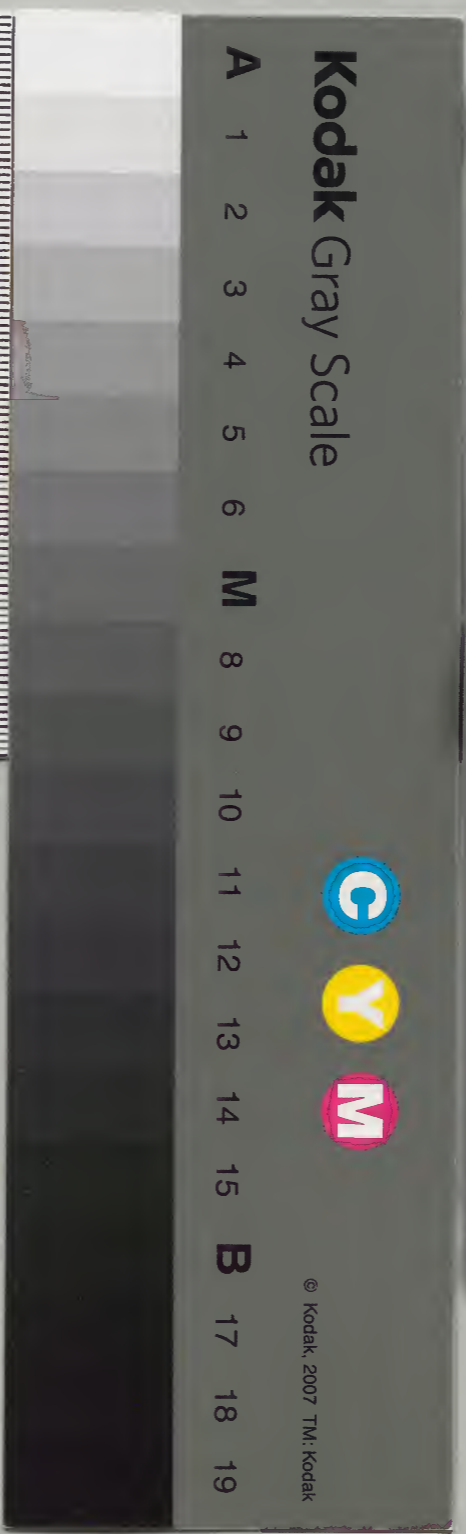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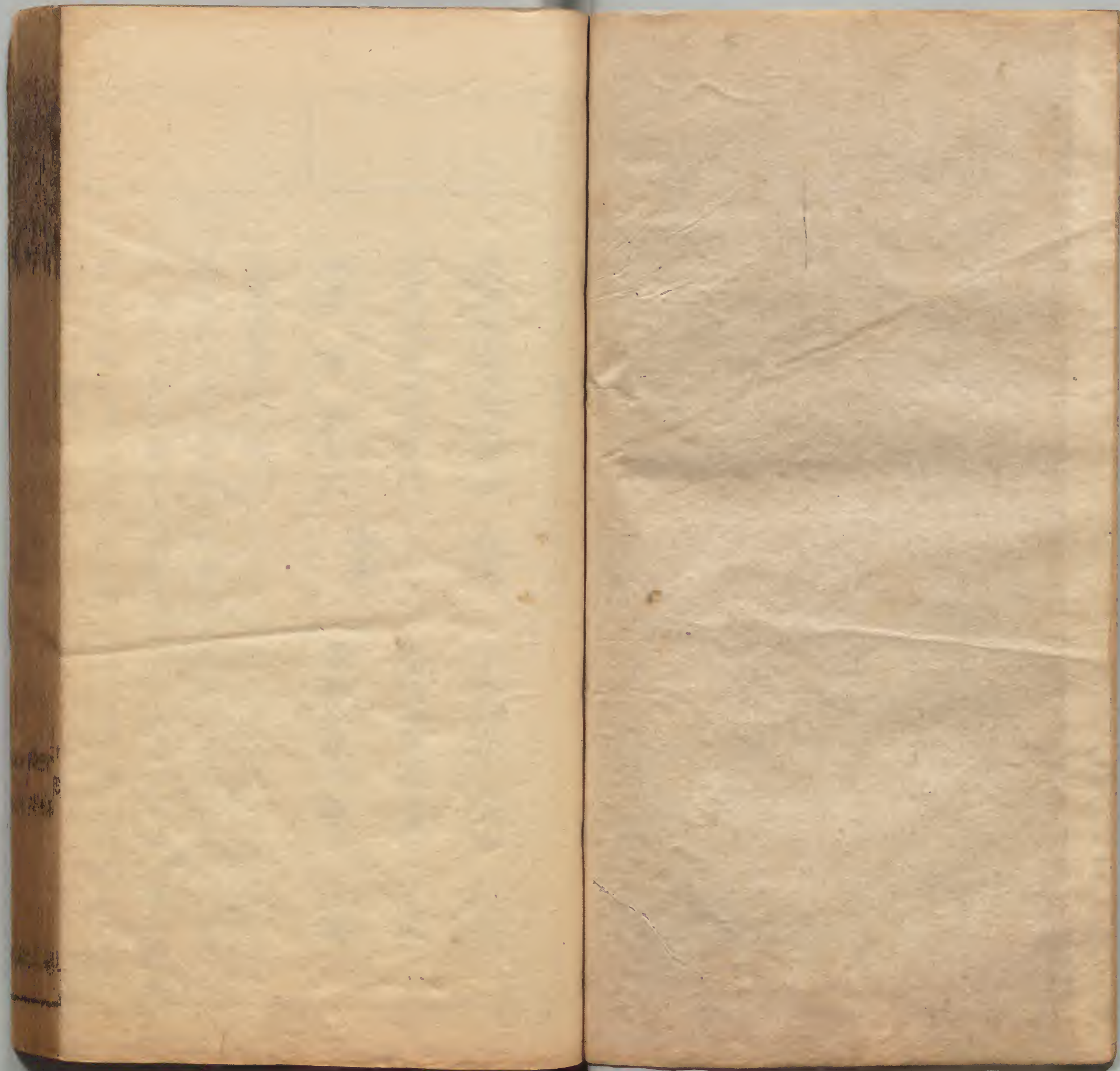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函號
架冊
一〇七六七八九〇

庫文閣行
函號
架冊
一〇七六七八九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47
冊數	10 (9)
函號	277 95





鐫錢曹兩先生新裁四書千百年眼十六卷

原溫陵李光縉宗謙 裁定

山陰祁彪佳世培 刪潤

近武水錢繼登龍門

閩樵張能恭禮言 較正

攜李 曹 勳允大

書林余應科謙吉 緝稿

新裁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離婁章脉

林叔衍曰此章總論為治者當以法運心正重此逐節相生獨重法以四個故曰分既與作三段分者俱非聖賢本是一口氣說話故始以堯舜開端而終以責難所為責難者正欲責其為堯舜之君也所為回天者以

離婁

此所為澤。今傳後者亦以此提出个仁心。而更插富强二意。蓋為天地間一段大事业。當時只被富强两字埋没。故也。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九四見是通章提綴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研直徐九一曰規矩六律。總是前古聖人所制。彼離婁等特用法者耳。非立法者也。與竭耳目之聖不同。借來引起堯舜。如詩興休至堯舜之仁。政則法多創。

此節借曲藝之制器審音。不可無法度。以况治天下者。不可無法度。然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離婁極明。能察遠見微。公輸極巧。能得心應手。然不用規矩。則方員之器。憑何而作。師曠音樂師。歌南風而決晉楚之雌雄。聽新聲而新衛國之將削。是他極聰處。然不以律管長短之法定之。不能考正

始。以因。前代。

致按六律共十二管。內六呂屬陰。以陽統陰。故不言呂。而謂之六律。歲十二月。故律十二管。蓋述天地自然氣數。以通之。聲成文。則謂之音。律所節也。

五音。蓋律是截竹為管。以出聲的。凡陽律有六。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托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夫律管長者音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緩。高者輕清而剽疾。故管有長短。所以音有高下。堯舜之道。對明巧者。即至神至聖之意。舊屬心思說自安。時說泥下先王之道。字欲融作一例。轉費詞說。第須知道是總名。仁政亦即道中作用。但不以六府三事之仁政。則道別無寄以成作用。把何物去整理天下乎。平治謂以仁政平之。治之。勿認作成功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今有鄭孩如曰。此與下節。總斷其舍法無以成治。言今之君有仁心。仁

聞宜足以澤今法後。只以不行先王仁政之道。民便不實被其澤。無足為後世法者。直是可惜。此點念頭。湏得歇動。當時意。又湏知仁心。溢為仁聞。澤今所以傳後。勿平看。行有潤澤。擴充意。以後道字。都指仁政說。重不行先王之道句。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泰畧董思白云。仁心仁聞之仁。不過一時之感觸。聲聞耳與堯舜之道。聖人之心。思不同。所謂徒善也。若是真有寔心。

徒善。叩心錄云。此節承言徒善不足為政。即徒有心聞者也。二句不平。要玩不足不自行字。蓋謂仁心為質。群生之所托命。以是為政。足矣。然而良法不布。美意安施。為政之理。固有所虧缺。未周也。是美足哉。試看法之行。全從一腔真愛流出。空虛文。其何能自運。自行乎。蓋見徒善不足為政了。不足為政。即不能平治意。不能自行。如舟車不

自然住手不滑。此意非本章所重。然不可不知。

能自運也。穩見徒善之弊。與徒法一狀。但勿云猶之乎。徒法似譬喻了。篇中三故。曰皆從上文斷之。之辭。非古語。

秘曹允大曰。此節上句已了。上局何為。又着徒法句。蓋孟子此章本意。重法。又恐人之泥一篇法。而不得其推行之本也。故特地點明。見心法決相離不得。故葛屺瞻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句。即指前意。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法亦必待人行。而不能自行。如非道弘人。一例。仍責人以行先王之政也。此故曰為第一證。如此講。更捷便透快。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一不愆。方文伯云。引詩見用法。又善于治。以起下法所由立法所當因意。口氣云。徒善不足為政。則政當取法于先王矣。假樂之詩云。人君所

為。不過用其精神而慙。不疎漏其精神而忘者。以其由先王舊章故也。蓋先王舊章由心而運。斟酌至當。纖悉備具。遵之自無慙忘。然須有精神。理會調劑。潤色。總是遵。若遵先王之仁政。而至于慙忘。不遵。今不法後世者。萬無是理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提眼錢龍門曰作文須說粘合。繼字即于心法相應。處貼出。還宜

聖人李衷一云。此不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此直說聖人立法之意。聖人知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聖人立法之意。原是如此。而後世可不遵法乎。聖人二字。總提。乃開

于竭字重看。言他蓄謀。處置不知。費幾番心思。如何存養。如何去教。直是仁天下之心。毫無滲漏了。故一竭之後。再無工夫。繼之口氣。極緊。

物成務之人。如黃帝堯舜造舟車造律呂是也。與前節此與不同。重後段。竭目力。是要做方員平直。目中既見無不盡。知不可無法。即從此目力竭。處引續出來。因想出個規矩準繩之器。繼之做出個方員平直來。此目法立。便可垂之天下。後世其用不可勝窮矣。竭耳力。是要正五音。耳中既聽無不盡。知不可無法。即從此耳力竭。處引續出來。因想出個律呂之法。繼之。正出個五音之清濁高下來。此耳法立。便可垂之云云。同上。這兩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俱屬聖人身上。未說到人取法人。被澤處。聖人。心思萬物一體。渾是至仁。其心思所竭。無一念不到。無一處不及。務要仁覆天下。知不可廢法。即從此心思竭。處引續出來。心源。自住不得。仁政都是載心以流。故政在一

時覆一時之天下。政在萬世。覆萬世之天下矣。此見聖人心與政一時俱流。而平天下者當遵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為高 秉旨云。故曰二字。亦是括上起下。二必字重。見得先王之道。莫非竭繼之精力。本足以仁覆天下。有不得不因之意。非特用力少而成功多。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定不可易者。不是制度文為。可以與世推移云。為政政字。當治字看。不智根為政二字來。不為政則可。若為政不得不因先王之道。以不得不因而不因之。坐失此仁覆之治。便是不智。舊以舍逸就勞。不達治體。言於本旨。甚無謂。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惟是 節何玄子曰。此又總括上文。仁者因先王之道。以仁心行仁政。便仁覆天下。是以宜在高位。若彼不因先王之道。不獨不智。且不仁也。不仁之惡。流播於眾。天下皆受其禍矣。在高位可乎。照下犯義。犯刑皆惡之所播。書謂流毒下國。正是此意。不必以臣民胥化為不仁為播惡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上無 道節。口義云。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不仁。無法守以下。俱是播惡。只重無道揆一句。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由是而朝不信道。云。犯刑不必依註分承。行仁者須揆量道理出來。宜民

曰不信曰犯
都是無法中
的各色無道
故無法無法
故不信由不
信故犯一步
深一步

宜人。即是成法。惟君上一身。不以道來揆度事物。故處事宰物之際。皆顛倒錯亂。法度紊淆。而下之人。因上無道。揆便不知遵守矣。二句串說。下四句皆承無法守來。不守則玩視而不憑信。各持一見。各效一趨。精神不相孚。法官明廷之上。則曰道虛名耳。雖有道。誰信道之可行。這是無法守。搃搃處。百官庶府之間。亦曰法虛具耳。雖有度。誰信度之可循。朝該在朝之臣。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工指內外百官。凡各衙門事體。皆無定準。不信道。便不信度。各相猜疑。能無犯乎。在位者。淫縱破義。為名教所不容。便是犯義。見法。雖不加。而理則可答也。其編祇將放辟邪侈。扞當世之綱。非必掛吏議。只不依法行。便是犯刑。綱紀凌夷。其何能國。之不亡者。徇倖而已。此皆無道。揆以

播其惡。屢作此只宜散。說去不糾纏為妙。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折衷後考陵
曰上無禮應
上無道揆下
無學應下無
法守道揆內
有許多推德
有條有理合
乎天理人情
之宜所謂禮
也學即效法
之義賊民興
應上犯刑喪
無日矣應上
國之所存者
幸而不起下

節。印心編云。復申結上意。不是即不強不富。以甚無道揆之禍。乃以當時不行仁政。祇緣要畜這些富強。故特破之。今強國者曰繕城郭。屬甲兵。富國者曰關土地。充府庫。我獨曰城郭雖不完。固兵甲即不衆多。而國之命脉不存。非國之災也。田野即不墾闢。貨財即不豐聚。而國之元氣未損。非國之害也。惟禮者道之品節。苟上無道。揆而不執。不物必不齊。之以禮。下因而不知學。禮惡。知守法。此謂亂源。而犯刑之奸民並起。亡國之速。不止兵弱才賈已也。

天之方蹙

泄：猶吝。不徒是釋其義。玩一猶字。震微相仍。千古同懷。

詩云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泄泄猶吝吝也

天之方蹙。夫不仁至。喪無日。此賴人臣匡救者急。矣。昔詩人刺厲王之詩。云上天方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然不急救正之。○詩人所云泄。猶今俗語所云吝吝。蓋感國事之凌夷。則泄泄與機。嗟世人之。聞葦則吝。吝示微。其意相同。吝吝非狹訓字。乃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罪。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吝吝也

陳慧生曰。由事君進退說。到言非先王之道。作一套看。事君無義。匡救之義。首二句。渾說。吊起。語進退不是。去就正以事君言。即進退。盡忠退思補過之進退。無禮云者。不恭不敬。無事君之禮也。於何處

見之於非先王之道見之歸重在此一句觀下所云恭敬可見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證脈陳本叔曰。玩通章語。氣貫注之意。居委當游諸。侯儘有仁心。仁聞可以行。先王道者。而其臣不能陳。善及道之播。惡故孟子發。此論。規結句。無君不能謂。之賊。即意可知矣。

一節。衷肯云。故曰。總括上三節。歸重末句。正以甚其臣之罪。如云為臣者必責難陳善閉邪。總謂之恭敬。彼泄泄者。遂謂其君不能責難陳善。惟務急緩悅從。以基喪亡之禍。則謂之賊而已矣。先王之道。寔非難事。世主不肯為。見為難耳。陳善閉邪。正是責難工夫。恭以尊君言。敬以小心言。總見有賊臣。因以有賊民。階之為喪亡無日。泄泄之罪。臣安所逃哉。義析大全朱子曰。恭與敬。大藥也。一服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也。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

了案楊復所
曰不為堯舜
德為能厲無
中立之路故
樂無知亦云
孟子學問改
事非漫無本
領者彼謂不
能為堯舜者
安知其幽厲
也。下半篇文
字更奇。

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所以自謂敬主

規矩 焦澹園曰以章之意專在為民欲若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輔君以仁民也故繼之以暴其民之說末以幽厲為鑿正以堅其法堯舜之心以仁民耳以法戒兩平講非古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節 規矩 董次公曰規矩不圓于方員而為方員之所自出聖人不圓于人倫而為人倫之所自出蓋聖人之於人倫欲方則方欲員則員惟其意之所之即為人倫天下不能加萬世不可易故曰至便見可法意

不可作聖人能盡倫者余謙吉曰倫非聖人不能立亦非聖人不能至也蓋聖人日用飲食隨在皆倫隨在皆至本先倫而命之名還即倫而標之極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其仁者也至字且與道二語相映發若其不至便無中立之理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欲為君節 鄭道圭曰道以堯舜為至皆法堯舜還分屬君臣而已矣三字最重乃通章血脉見不如此不可止也除却堯舜別無可法口氣云欲為君而盡君道以無愧欲為臣而盡臣道以無愧是二者皆當法堯舜不法堯舜豈得為君臣不可說欲為君當盡君道二盡字無工夫

下四句正足而已矣之意。兩所以字是其盡道處。亦是至處。即下所
謂仁也。倘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是君未必不可為聖而庸下之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是民自有恆性而鄙夷之便為不敬為賊。
可見只在不以堯不以舜上深明堯舜不可不法已有出此入彼意
了。故緊引孔子以明之。冰如不徒泥其迹而直會其心之說。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道二錢爾先曰引孔子只說就理欲說法堯舜等語未補之。孔子說道
二不是說道有二端言天下止有一道。然道心不能保習心之不乘
則道分二矣。所以道心之外便是人心。天理之外便是人欲。故曰仁
與不仁而已。這等危微之介。須在心之所以然處辨。人可不法堯舜

而入于不仁哉。此亦以申上節而已矣。三字之意。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研直施厚甫
云幽厲之名
正肖其行事
合民之公論
者也。論世者
快一字之誅
留百世之戒
子孫雖賢豈
能去惡迹蒙
入心而改之

暴其民甚字不連暴其民讀。苟君不以堯舜自待。而入于不仁。便是暴民
之君了。此新一下再云禍之甚者則身弑國亡。禍之不甚者則身危
國削。且身沒之後。加之以幽暗厲虐之惡謚。雖孝子慈孫生于百世
之後者。能率德以蓋祖父之愆。亦不能廢公議而改祖父之謚也。上
半是生前。後半是死後。其禍有如此。可為後世永鑒者。幽厲總是惡
謚。不是幽王厲王。

殷鑒引詩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迨在夏桀之時。正今人之鑒不遠。而近

了案阮堅之曰不仁決是
不可保是不
仁即死亡之
徒也而所樂
死亡而所樂
又在不在謂
之何執不但
死亡必不免
即是自己用
情亦是爭疾

松肯吳因之
曰點醒世主
全在惡死亡
三字蓋因其
所惡而進之
以強仁也惡
醉強酒雖喻
其難免寔喻
其醜而後自
昏沉耳

研肯陳慧生
曰視民如傷
痛癢遍身如
二豎既竭心

在幽厲之謂也。提欲人法堯舜。出於不仁。方可入於仁。鑒幽厲則必
不至於不仁。法堯舜則必求至於仁。是在綱紀人倫者加之意而已。
三代 吳駿公曰。此重在諸侯不仁。不保社稷。首備得失天下已然之故。
次說到國之廢興存亡之交。翻出個不保。又指出個死亡。總是激之
以行仁也。細玩國之所以并。今惡字。便見歸重諸侯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
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 金丹云。仁則不求而自至。不仁則雖得而亦失。此三代已事。彰明
校著者。而國可知矣。其廢興存亡迹也。而所以廢興存亡。則以仁不
仁也。可見仁乃收拾人心。而疑天命之本。與此存更甚。亡比廢較甚。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
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天子 諸侯卿大夫不仁。就暴民說。士庶不仁。就縱欲滅理言。即不
仁。就是不保。不待喪亡也。○今字指諸侯。謂上自天子。以至庶人。曾
見有不仁。而能自保其所有者乎。今之諸侯。惡身死國亡。而樂不仁。
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不死亡。不可得也。如此際。相承說來自安。
不必扼定諸侯。而以天子公卿庶人影說。

愛人 疑問云。此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于人者。發
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不親不治不答。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
之者之未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全不責人。只知責己。以正其身。

曰百十 曰百民 離婁 十六

思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則
仁至矣治人
不治者物情
爭勢格得處
置失宜故也
故當講求氣
理磨礪心鏡
而反其智非
所謂機械鈞
探之智也禮
人不答人字
與上人字一
例以禮下言
禮接臣下而
不得其股肱
心齊之報也

其文就快虛
糜而不正以
激其志赤也
故反其敬

其身正則天下之愛敬且治者已先在哉故曰天下歸之天下歸不
遠于身而其歸亦不出于正身之外此是寔理引詩專重一自字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愛人揚伯祥曰天下與己原不屬分外若不得而從人心求之則愈不
得須把人心收拾到自心來方謂之反如愛人原不求親將使我仁
磅礪充溢無形骸物我之隔也然仁道至大亦須使邦家無怨倘有
一人未孚一念未洽即我仁未至也反仁者窮根源究分量復下一
分鑪錘了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特人情物理皆吾靈瑩中故
物故中庸曰成物智也治是教化約齊不治則人已不遵吾約束此
必是我于人物上不能泰徹衷心使多拂戾故須反其智禮人不正

是加禮于人必我與人共範圍于禮中使人由其中不至拘而多
蕩而無節則我以是範人人以是有範若相倡和者然故曰答不則
無款洽之情故須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行有行有不得二句搃上言之須看一有字見三者一有于此便當反
求不必推出蓋三者已盡之美時說作推廣者非皆者無滲漏也搃
是無時無處不反求求推廣之義身正即仁智禮純全于身便是身
正蓋仁智敬人人同具故反身之至天下歸之然不重我愛我治我
敬只重我一身而可以管轄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耳此句當與天
下歸仁同看

研音曹允大曰自求多福引以証天下歸說者多援皇建有極欲福錫福之意亦儘恰合然較之古人文字寬渾之妙終不免粘帶別出手眼既脫他一番乃可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言夏肅公曰到天下歸便是履至尊受天命是何等福然本于反求諸已故引詩以証之此處引詩莫照此之謂也講言人反求諸已惟絕乎天而人為不忝焉則身正而天下歸便是多福重自守惟自求所以多福非自求其福也若有求福之心必非自求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言此重在末向身者天下國家之本孟子欲剔出以示人故舉恒言指明之舊以恒言不知其序不知本之所在非吳沈無回曰說一所房子便有個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即未之明言而意

已羅：可思矣。莊忠甫曰天下國家其勢相離：而繫之使合所以使人共聞而並悟也。家之與身其勢相合：而隱之使離所以使人獨觀而自得也。此恒言所以不言身之意也。不言身者貴身于天下國家也。置天下國家于身之內則可使草木昆蟲聯為肺腑置身于天下國家之內則可使喘息呼吸通于胡越故身者不可與天下國家並言者也。兩說看恒言皆有妙義可參。卓吾評尤簡盡曰好註脚着眼着眼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

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陳弓甫曰此全重一德字欲人若修德以服人心為政即德教非

辨真凌駿甫曰一說謂巨室能挾持國命者如此輩

離婁

十二

十六

何無得其
心即得之
人心愈不
何以能德
之大行還
從吾身之
而無可取
怒求若修
之外別求
得罪慶則
柄反為巨
所操非孟
立言之肯

是政教為政是欲德教四溢天下無有梗化然誠得其机括寔不難也機括只在修身而不得罪於巨室不難是于修身見不難非于巨室上見不難也巨室之人不一有世篤忠貞為國人所信服者難難以力服不得罪只是修身使舉動合理蓋巨室勢位與我相接耳目最真我既一無可議他自然不心非我而誠心向慕矣慕字深即藏身喻人有心孚而不可間者巨室既心悅誠服便自遠及遠一國慕天下慕一起俱到不消積漸德教何難沛然須知國人與天下不必是探討巨室消息乃人心不約而同耳蓋平日有德相孚彼此慕我則我之政易施于彼故沛然德教自朝廷而溢乎四海矣為政果何難哉而要之自修身始德教即政也政本于躬行心德而施之故

曰德教二字分不得

天下

陳慧生曰此孟子激發當時諸侯以自強之策其從有道說起極有深意正望諸侯好仁無敵而轉無道為有道也不是作無道一段引子天下有道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文王之臣商孫子殷士裸將便是天下無道小役於大弱役於強齊景公之涕出女吳便是可見有道無道亦不關天仁不仁之所成而已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二句極喝得醒快是一篇緊要激發語常說不貴順天貴回天添出回天二字甚碍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辨真陳慧生
曰時說不論
理而論勢此
語大錯無道
之天強大有
不消說彼小
弱者亦何嘗
有道故曰今
也小國師大
國如此則見
後于強大已
是便宜得匪
枉也第謂以
使首受後為
順天則似非

雜姜

十三

十六

聖賢勸世語
政時說以景
公一節截上
作順天全不
相粘轉從他
滌出句當挑
透下文和字
可謂一快愚
嘗與友人講
此書則天測
斯二者天也
句不是說受
役之為天
心在愛天下
原是要有治
無亂的而世
人耽于逸樂

不激不奮不
苦不用生趣
太濃則生機
交盡此治亂
之所以相尋
而天心在愛
之所以不能
已也歲有冬
所以開春曰
有冬所以開
且是故順之
則存逆之則
亡順逆之間
仁乎不仁而
已矣最合旨

小德自所蘊言曰德自其人言曰賢此節言天俱是勉當時自強意君

明臣良為天下有道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小德諸侯見
分片善存為故曰小德諸侯見役于天子之大賢苟天下已
役于大德之天子此便是諸侯小賢見役于天子之大賢苟天下已
無其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諸侯國土之小者見役于諸侯國
土之大者諸侯甲兵之弱者見役于諸侯甲兵之強者上兩役字有
心悅誠服意下兩役字有畏威遠罪意不必分理勢大抵天摠一理
理當然固是天即勢到不得不然處亦是理所當然亦是天今如黃
幼玄云指出德力相役則二者之中皆有天意在焉天意原欲人振
奮自立不欲人振頽卑弱不論有道無道能盡人事以自強便是順
天欲人振奮之意固便存苟厭樂怠教便是逆天不能自強之意固

必七如此不說出理勢看出二者之見皆天意王成人君至意不
以見在理勢言識力超卓亦可見天之可順不可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景公說宗云引景公言其不能自強而苟且以畜存所以愧諸侯不能
自強者絕物固是與人睽絕和好亦是必受侵伐自取亡絕意涕出
女吳只要點一恥字若以涕泣為羞事夷不惟背本章恥字之意而
吳為太伯之後焉得為夷第其計出無聊含羞忍恥振後不起難免
人役也

改傳記

闔廬伐齊太克取景公女為長子名終纍者婦女日夜思家
而齊門之怨則千古有餘恨焉且以為後世和親者之備皇室嬪妃
穿廬掖庭降於沙漠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垢辱尚忍言哉

離婁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小節也 秉旨云師效大國便是不能自強宜泛說註般樂急教勿寔入講
上命是命令即入役也下命是教命明人役之必不可免重人字是
激發他處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如恥 許玉史曰此言其受大國之命而不恥則可如恥之必知恥其不
能振振若將從前積習都振勵警省不能一日安者蓋文王以弱小
而強大是能順天的樣子莫若反其師大國者師文王直師其懷保
怙冒者以發政安民也仁字在下節方露出此處只以修德立政說
大國就小國中國勢並大者言五年七年參之時勢摠言其速意德

至則力亦隨之將道自我行而命令亦自我出必為政于天下正謂
大德大賢在戒而天命已歸凡仰德慕賢者罔不臣服了斯善于奉
天者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商之 黃太釋曰此言文王為政于天下者以仁而見其可師靡常以上
言商之孫子皆為周臣殷士二句言商孫子之臣皆為周臣而助祭
于周摠是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意故孔子讀詩而歎仁不可為衆也
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國君二句舊謂為孔子之言非也孔子宗
周不應有此語余仲弼曰此是孟子引詩及孔子而論其理照上必

證脈陳方南曰侯服稷將而天眷寔定于文王故以三由方百里起勢不在大行仁以克膺天命則不惟轉小為大轉弱為強亦且轉無道之天為德有有道之天矣最証

為政之意言仁者獨往獨來何計有人之為眾不知莫眾於獨往獨來之仁而眾不可為政蓋一好仁則與天為徒人心自然歸仁不必持提捷伐而後無敵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不以濯
今也李南黎曰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不濯而執熱則熱必不能免不行仁而望無敵則無敵必不能致槩見欲無敵不能不以仁此意與是猶句且輕發引詩繞重發誰能二字耳方文伯曰強大氣焰薰灼當時文王以仁恩濯天下斯能解商之熱今人與天下爭勢力自不能免女吳之涕

胡湛衷曰自取之義解自孔子自作之孽或諸太甲不仁之敗于誰乎何尤

不仁章
宋用晦曰本要與之言却從不可與言說起屬望之意更嚴蓋天下亡國敗家之孽雖不仁者取之寔惟不仁者自取之自字病根只為不仁安其危三句即是自取之意下兩節引証自取二字出來此必有所目擊感慨而發說他不可與言正深與之言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一節說朕云言有益于國家者惟忠者能言。不惟仁者能聽。若不仁之
君。雖告以忠言。必不見信。尚可與言哉。緣他心上沉溺於私欲利害
之分。如國勢危殆。彼不知為危。反以為安。然無事。天當人害。彼不知
為當。反自以為利。而自便荒淫暴虐。所以致亡者。反樂之而不知怪
夫亡豈有可樂之理。彼乃樂其所以致亡者耳。故忠言不可入。若不
仁而可與言。則灼見災危亡之幾。便是因人言而悔悟。尚何亡國敗
家之有。此二句不是反言以決其敗亡。乃寓傷悼之意。而動其轉移
之機也。或以樂其所以亡句。承安其危二句來者。亦好。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據眼陳子甫
曰孔子將孺
子可字換出
个斯字來便
有趣味妙在
點破閑寂不
是解詩清濁
並括自負妙
時說欲側重
濁一邊反粘
帶局促矣。
李卓吾云正
意先說在前
後面只一味
虛衍言語愈
纒愈切其可
令不仁者毛

子節注石臣曰。孺子之歌。全是無心。只虛寫天趣。二可以字。二我
字。亦自當味。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水可濯我。而非我濯之
也。○小子聽之。是欲聆其言。而得其言外之意。清斯二句。正從上二
可以字生出一滾說。下勿平。惟水清斯用。以濯纓。濁便移。而濯足矣。
雖欲與清同濯。與濯纓同貴。不可得矣。自取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夫人此即孔子自取之意。而推言之。夫人指不仁者。自侮是縱欲敗度。
自毀是傷敗彝倫。自伐是般樂怠傲。○引太甲以天來形容自取之
禍。令無可歸咎處。

骨都悚

四書章句

卷

禁紂 此章綱領在感發當時之為仁而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責成在今天下之君好仁一節前三節詳論民心歸仁而以必王
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而以死亡惕之蓋孟子見當時憔悴于
虐政故急以仁之一字藥之

○孟子曰**禁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
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開口舉禁紂
為例便是今
之諸侯樣子

禁紂 口義云失天下便由于衆叛親離而失其民失其民便由于暴虐
不仁而失其心四句言天下所以失以起下天下所以得故得天下
有個道理須得民身之歸有人便有土而得天下得民有個道理須

得其心之悅近悅便遠來而得其民得心却有個萬物一體之道不
過從欲惡上繫矩耳欲惡在民同然之情說聚者會聚合併便無一
不愜意施不必自裁貽之但使民有不得其所即上之過二句一串
事必去所惡而後欲可聚此正繫矩萬物一體之至仁故曰道爾也
見外此無他之意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故為淵駭魚者獺也為叢駭
爵者鷓也為湯武駭民者禁與紂也

歸仁
二節湯霍林曰此二節意思抑揚相承說去所欲在仁故歸于仁已不
待駭矣而况有不仁者以為之駭其歸豈不益速乎須重仁者一邊
不可把仁不仁平對仁字頂上與聚勿施說水就下二句非設喻乃

歸仁
二節湯霍林曰此二節意思抑揚相承說去所欲在仁故歸于仁已不
待駭矣而况有不仁者以為之駭其歸豈不益速乎須重仁者一邊
不可把仁不仁平對仁字頂上與聚勿施說水就下二句非設喻乃

四書章句

離委

十六

十六

字可見

狀民心歸仁之勢。下者水之壑。壑者獸之所猶。仁者民之歸。須知歸不是歸附。仁原是民之本。有不過返有生之常。作文只把歸仁字体貼。闡明而以就下二句。輕點。總是法。○魚爵喻民。毆是以勢迫而毆。使去意為字。要看得好。雖無為也。意寔有為之機也。此節善去所惡。而趨所欲二義。乃必然之情。此與上節是一項事。人君當自家為淵。藪最要緊。這把得民心得天下之竅。係說得最明透。下節方入時事。及後慨嘆。不過欲君之速至于仁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

今天下今天下三字要見民遭暴虐而思欲逃避之時。若有好仁之君。非徒與聚勿施。而誠心好之。則諸侯之不仁者。不止數桀紂。都替他毆。

民而歸之。諸侯非樂為毆。以有好仁者而成其毆也。雖欲無王。正得其民斯得天下之意。搃見此時易王機會不可蹉過。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欲王王觀濤曰此節恐人不激發。又挖入利害一層。竦動人君及時勉于仁。見失此機會。則必至于死亡也。七年之病。喻暴虐。非喻民困。三年之艾。喻志仁。不喻深仁。言以數年之桀紂。求為一旦之湯武。非全不可救。轉死回生。惟此頃刻耳。及今畜之。尚可及也。下苟為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苟不及時畜之。則終身無得艾之理。人君苟不奮然銳然。而志于仁。則國勢日促。人心解体。終身憂辱。相尋以

四書千百年眼

離婁

十一

十六

陷于死亡而已。憂辱即人役。則念之在此。自然于民瘼之疾苦常。
置于懷此畜之道也。即此便是致王之理。說得甚危懼。見不可不
猛省。下手志仁也。

其何能節。余仲弼曰。引詩只証苟不志仁二句。淑善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
善。只相引以及于陷溺而已。正此不志仁。終陷死亡之謂也。然則行
仁尚可濡滯乎哉。一歎之。王一悚之。亡不王必亡。勢何迫也。

證。鄭孩如曰。前引執熱之詩。謂當時之天下如火益熱也。非仁則無
以沃之。而解其熱。此引胥。謂當時之天下如水益深也。非仁
則無以拯之。而救其溺。此皆孟子救世之心。救世之論。

自暴。張侗初云。要得以仁義。醒人的意思。上二自字。下二人字。正相

應。見得仁義乃人所自有。所以失之為可哀。此是一章血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
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自暴。一節。秉旨云。自暴之人。雖與之有言。且不可。其餘一發不消說了。至于
自棄之人。雖未必一無可言。却斷不可與有為。此二句是絕之之辭。
非斷之之辭。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是自家害自家也。故曰自
暴。猶知仁義之為美。而自為不能。是自家棄自家也。故曰自棄。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節。黃幼玄曰。仁即是人之安身立命的宅子。正人所能居者。義即是
入四通五達的正路。正人所能由者。蓋所居所由之理。不越此能居。

證。脈郭朱源
曰。作曰自作
取曰自取還
是自裁造出
禍患來。曰自

泰曰自棄則
運我。家藏衣
賢通拋棄矣
日月底其廣
屢并心野處
路居眼前都
是康莊無柰
迷途失足

能由之人須重發固有意

曠安柰何自諉于不能而曠之舍之也。哀哉不徒惜他要喚醒他去尋

出自家顛倒緣故而望其居由也

辨徐自溟曰常說次節只稍抑揚歸到自棄邊云仁乃人之安宅義

乃人之正路既至美而無可非尤自有而無不可能者柰何舍而勿

由曠而弗居哉是真可哀也已若據正文下接弗居弗由宜單應不

能邊及據大全饒氏云非禮義之人已不可化誨矣那不能為底人

尚知得可居可由為可喚醒他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人嘆息其弗

居弗由非不能居不能由也故應單承自棄邊為確陶乃水云禮義

由云道理是寬套字面仁義二字乃寔落故下只申言仁義或云孔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言禮即是言仁亦可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

秘旨顧鄰初
曰人人者無
人無親長天
下之達道也
一人親長

長即滿一家
之分量曰天

下平見此外
無別法矣只

開論个理
若用一道同

風奇語解平
天下的事業

恐堯舜充其
難

道在錢龍門曰此章重在明道術上不重平天下蓋即孟子論性宗

旨運天下于掌上之把握也然必說到天下平者正見得性外無餘

道率性外無餘事求之遠且難者誤矣潛解云人人一道也道一平

也。只為世人崇虛炫異舍近而求遠舍易而求難不知所求者非其

所在則向往之徑異而囂爭之習成但得人各有親長人各親長其

親長則心俱還其初行悉歸于庸既無競奇求勝之意見亦無分門

別戶之參差是之謂天下從此蕩平矣

證陳慧生曰此是孟子提唱仁義處親仁也敬長義也其談道術
即以此開楊墨而力挽率獸食人之憂其談治術則以此告齊梁諸
君如五畝宅等所云皆是撥置人人親長的机括故曰天欲平治天
下當世舍我其誰孟子本領都在此大學治平二傳盡于孝弟慈千
古聖賢本領都在此張侗初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順日
用之常然因民心之自有入人勿穆處春風何曾纖毫動念費力
此正是易簡之謂道

章脈上表了凡曰提以誠身為主明善則深誠身的事首節言凡事本下
誠與中庸不同彼一句有一個豫字意此只歸重誠身耳次節推當
誠之意亦與中庸不同彼辨誠有天人此原其本有誠耳第契紫在

思誠二字正誠身下至處中庸誠之較捷此用思字較細明字正用
著這個思字蓋明誠無二境拈出一思字尤是暗室一燈書曰思作
睿思是明善根宗所以盡人合天也何非鳴曰思誠不是空思就
若民親友寔地上做工夫思誠之工未到極處便為不誠末節一正
一反決言誠必動物以見思誠之功自不可不至不重動物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
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
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居下節王佐之云不獲不信不悅就我說不是上惡我友欺我親尤我之
謂不獲上則情意不通事多掣肘故難以治民然獲上在信友不是

柳菴曰其純
之善自其真
是不妄言謂
之誠由其本
體良盡于善
誠之原而無
一毫或昧焉
謂之明季意

四書子百年限

謝卷

廿二

十六

一曰獲上信
友皆以有
道言亦有不
以其道以求
之者若說悅
苟容以求獲
乎上便佞說
詞以求信乎
友阿意曲從
以求悅乎親
其行助長以
求誠其身皆
是也第須知
誠是一條針
透首透尾的
理本直擊文
則散布雜云

須朋友薦引蓋君臣分隔而友為同志有所以孚于友便有所以孚
于君第朋友在外而親充一體故須我能諭親于道此心便可達于
友矣總是一點真心流貫誠身屬在悅親只是步下遞下的文法其
寔通節都本於此夫萬善之體于身者一一皆寔所謂不妄其身而
能事其親也誠身功夫全在明善不可兩平善者何天命流物與
無妄是也凡父子有親上下有義朋友有信皆純然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此善具于身本無不寔者人只因不明此善于父子上下朋友
之交多自處于不寔如何感動得人所以誠身在先明善真知其出
于天命者如此而不以一毫人為與之則身無不誠矣錢龍門曰明
善之學要將此身切磋琢磨見得私欲淨盡然透露必純是天理

無毫髮夾襍此為明善即為誠身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獲上以治民
信友以獲上
悅親以信友
名有道寔
無二道都是
這點真心貫
將去

誠者重在思誠上誠者天之道從人身中指出個原頭來見得此誠原
是天賦的天人無兩個道理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明善者
明此而已宋明皇曰天道人道只于君民親友中綜合思即于此思
明即于此明至亦即于此至耳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誠末節至誠本思誠而造到極處誠到至處無一毫虛假即是天命
人人各足觸之即靈感之即通豈有不動之理有不動焉者畢竟誠
有未至耳安得不明善以誠身也東慧生曰物字總攝親友君民在

提眼宋用晦
曰下句是上
句印快通節
又是思誠印
快反語正翻
方醒草脉又
曰至誠為天
人動為達天

離婁

廿三

十六

辨真錢龍門
曰舊重得人
望以為天下
侶。遂言西伯
行仁係天下
之望者且自
來歸而民能
他往乎。從言
行仁政必能
致民之歸意
故末節云諸
侯有行文王
之政云。未
嘗云諸侯有
得天下之望

也可見不重
二老。二老
末雖不重二
老。而養老之
政。亦為治者
之首務。故及
心。事。重。養
老。此言其子
為往。還。重。文
王之政。善。操
天下之大。机
括也。夏。雲。渠
有云。孟子論
仁政之得民
多矣。此又提
出。不。二。老。來
說。蓋。暗。以。自

離婁

十四

十六

裡。面。中。點。天。入。兩。字。極。吃。緊。揭。出。誠。的。根。原。此。孟。子。道。性。善。歸。宗。之
章。脈。講。錄。云。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末。節。鄭。申。甫
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此。文。王。之。政。亦。孟。子。所
以。告。齊。梁。者。當。時。見。為。迂。濶。無。奇。耳。孟。子。津。此。一。着。謂。鼓。動。耆。英。
與。王。大。机。括。在。此。不。可。草。看。此。孟。子。立。言。意。要。得。此。意。方。有。神。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
節。紂。正是。須。其。悔。悟。居。海。濱。未。便。是。長。往。不。返。只。是。待。時。之。清。意。
兩。吾。聞。句。俱。是。指。其。聞。行。商。先。王。之。仁。政。作。是。文。王。起。為。西。伯。歸。是

自海濱而歸工岐周皆仁政所招徠也。須知紂播棄黎老。養老之政
廢。文。王。以。服。事。殷。能。修。舉。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是。歸。商。也。非。歸
周。也。不。然。于。伯。夷。便。說。不。去。
○黃。幼。玄。曰。按。二。老。歸。周。太。公。實。在。位。伯。夷。絕。無。著。聞。晉。登。之。曰。伯
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見。勳
業。不。但。難。為。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為。叔。齊。之。受。父。命。矣。故。文。王。養。其
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達。可。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劫。之。也。
一。旦。被。劫。而。殺。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仁。亦。難。如。夷。齊。之。遠。暴。矣。
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如。此。其。後。又。鷹。揚
扣。馬。結。轍。不。同。鶴。林。王。露。所。謂。水。火。相。濟。益。梅。相。成。如。三。仁。之。自。靖

負則德辭較
確鄭申甫說
可理命
漢疏云天以
七紀故曰七
平楊漢所曰
此非漫言也
亦審計其農
桑教養之時
而已矣

自獻各為世間辨一大事。無負文王之所養也。我
章皇帝有云太公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計也。真
知二老之心者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

二老表若思曰天十大老便開天下治亂世道汗隆的人曰天下之父
全重德不重齒莫尊于父而德則天下之達尊莫親于父而德則懿
好之最親至尊至親故曰天下之父汪石臣曰天下之父歸必其于
仁覆之際察之熟矣興亡之紀決之審矣可通大老之心必可通天
下之心子視父以為進退焉能舍此以他往哉這句只是不約而同

之理父子勿泥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諸侯今諸侯有能發政施仁制田里教樹畜而行文王之政吾度其時
不過七年之內必地關民聚所謂事半功倍必為政于天下矣諸侯
何憚而不為哉七年言其甚速不必說小國

求也章脈陳氏說書云戰國以善戰者為第一等良臣故孟子痛發之首以

富國引起末以連諸侯闢草萊任土地陪說無非甚善戰者之罪又
富強相為表裏并按及富亦所以刻其萌也最妙在君不行仁政五
字是歇後語言外有欲輔君蓋大事何不輔以行仁意着眼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此首節是例
以節是案未
節是節

研音葛肥瞻
曰盈野盈城
真是原野厥
人之肉川谷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節求也

張彥陵曰富於周公便是惡德無能改季氏之惡非致主之忠而富粟倍於他日非足民之仁故孔子責之賦民亦只是設法催科不致違負非必加賦也徒非師徒謂非我輩也鳴鼓聲其罪以攻責之使知過能改可也

由此觀之若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節由此

盧未人曰由此二字指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富強均不可訓此非末減富國者之罪正以甚強兵之罪耳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八字

慘心食人肉全在此二句見之罪不容於死言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節善戰

宋用晦曰故字緊承罪不容於死來服加也上刑處極刑也下二句都屬戰說一是連與國而使之戰一是盡地方而助之戰都是一條路上人而曰次之非是薄其罪特以著善戰之罪無以加耳

節莫良

曹允大曰此總要人正其心以為眸子地毋令顯惡于所現而自失其良也極重一良字蓋吾人身上各有一段真精神凝聚處只是

察識不到耳合言以現眸子則瞭眊昭然人可不戒慎恐懼以慎所

自存之良耶不重現人上葛肥瞻曰孟子平生的學問惟有養氣與

現眸子是千聖所未發乃出于獨見真所謂善存養者方能議論到此

人况有甚然
若乎。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存乎。鄭中甫曰。莫良。字只頂上句存乎人者說來。未說到見人去。而
現人意自寓其中。存乎人者。亦只泛指一身之所具。凡五官百骸皆
是不必深解。莫良。即是良知良能之良。自然。而然。蓋目以神用。此衆
體。賊存之中。眸子所為良也。然。這個物事。極秉公極執正。雖經陷溺
之後。到底良心不死。這個物事亦不死。然則非眸子良也。人心良也。
此處極可。參出性命根源。勿草。看過良字。直照下文。正字看。是有
善無惡之元神。經萬變而不移。不泯焉者也。下不能掩其惡。正見良
處。人藏其惡。而眸子不為之掩。故胸中正則瞭然而明。而一或不正

則眊然而昏矣。瞭然是帶過語。不平。本意重在惡邊。見眸子之不能
掩惡也。如此人。亦何以自掩為哉。

聽言

項仲展曰。聽言觀眸子。以其言而質之于眸子。一串不平。不知言
無以知人。以言觀人。自是正法。然不良之人。言或覆之矣。故必取其
良心不死處。定針。追視攝魄。大是十幾。關羅鏡也。故張南軒有言。學
者讀此。不惟得觀人之方。并可得檢身之要。私心邪氣。一有于中。昭
昭乎不容掩。可畏也哉。陸象山常舉釣。是人也。章教詹子南曰。須是
使心官不曠。其職于南。因是便收拾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
下樓。忽覺此心澄瑩。象山逆而視曰。此理已顯也。問何以知之。曰。占
之眸子而已。陰符經曰。机在目。這裏閑寂甚微。理會得。便是回光返

離婁

廿七

十六

照之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證脉到元城。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後疑相去遠。絕此語非也。只是一個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即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又必千般。前此好名之。

恭者儉者。照下侮奪人之君。看不侮有匹夫勝子意。不奪有一介不取意。在心上說。此正是恭儉處。全要說得自然。與下為字相反。兩人字皆有寔德及人處。見人主之恭儉非就一身為之者。必刻滅侮奪之根。方是寔德。若陽為恭儉。陰為侮奪之君。其心惟恐人之不順其侮奪。假恭儉以文之。如欲見這個賢人。本心驕倨。不肯輕身枉見。只托幣招自名恭儉。其實欲以術召致。如或應用的財。或應分與人的。

與也。好名之心。哀則其奮。後必甚。故當。活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極指切世。主。胥。首。可。參。此。章。前。

物却該與不與。該用不用。其實是貪吝。欲浚人財物。乃把個不妄費用的美名來飾說。是惡得謂之真恭儉。夫恭儉原自寔德。豈可襲取於聲音笑貌之間。而偽為于外哉。豈可為與惡得正相應。聲音笑貌正從惟恐不順而生。宋羽皇曰。若寔說不侮人。不奪人。如何說得盡。只宜就不侮為恭。不奪為儉之象。虛實相挑。顯神自躍。

辨真湖南浦。喬問曰。孟子一生息邪說。正人心。字先。行後。那一日。

辨真說。統云。按此章意。有兩樣看法。有謂惟恐不順。後來畢竟做出。謂惟恐不順。欲得人之順已。掩侮奪之迹。以成恭儉之名。誅其心。豈得為恭儉。恭儉真可以聲音笑貌為得。此句即是上句。此主見在說。陳慧生曰。說出天下溺援之以道。大本領大機。宜一口道盡了。何等堂之皇。所云權者。特因嫂溺之言。偶爾拈出耳。今時說故把權字來與道字翻。剝攀葛附藤。精神反不吐暢。且孟子所說權原非肯。

不是援天下
既不必枉道
行權乃以為
手援天下何
自欺若此若
曰若以息邪
說正人心就
為援天下孟
子又何必愿
說齊梁急以
要得君行道
奚亂昌曰何
以謂孔子為
世為上孟子
功不在禹下
曰濟世安民
者見之寔事

道而馳者若援天下舍道別無所從權老學究喃之將權欲說合一
豈知揭出道字而援之經綸俱是矣况禮也權也兩句初只為標出
個權無病于禮未嘗曉得他欲以援天下相嘲也及後答以子欲手
援天下乎明明見徒手難援道則須用之者說枉道意反落一層
致禮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
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
三節 湖南測曰淳于髡要語難孟子不援天下之溺把男女授受引起

其道行立言
垂訓者托之
空言其道明
雖曰功在萬
世然此乃目
前道不得行
者之所為若
舍目前顛連
不顧而遠驚
後世則聖賢
無此倒行逆
施之學問後
儒欲張儒幟
故極口誇大
謂不必得行
道而孔孟之
自勉其實不

來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經常之理嫂溺援之以手是濟變之權權雖
不用禮而實不害于禮者○淳于髡得了手援一言便說今天下溺
矣夫子何故不援明是詰孟子無援之之具○不知孟子援天下之
具專恃有個道在故說天下溺須援之以道嫂溺只援之以手若舍
所學以從人便沒了道只空出一雙手故以手援反詰之而辯士亦
自無辭矣
易子
章脈 默雷云父子係天性至親世未有父而不欲子之善者正慮其責
望太過其勢或至于相激古者易子而教假朋友以全父子之愛正
其曲成人材苦心處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

雜
十六

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教子

二節覺斯集云妙在枯出勢字于情于理俱所必然正無如勢何以下正從勢說大率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夫子未出於正何所據而云然慰詞也亦見人家教子貴在得率感諭之力居多若威嚴督責則付之外傳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古者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為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父亦未嘗不教易子不必相易只付之于師便是○秉旨云責善重父責子違父子之間四字當味蓋父之于

子子之于父其間喘息呼吸相為流通一團天性豈容睽隔故不責善責善則以義勝不以恩勝自兩相睽而至于離其情悽便是離父子有親豈其離之離則不祥莫大焉蓋不止於相夷已也此所以勢不行而不親教也

守身此章總提是欲人守身以事親新安陳氏曰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

所以論其理及後寔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不之及只說了一邊去不及其重者何也此正見古人文字之妙張侗初有曰曾子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者是也所以必請必曰有真念茲在茲就是一頓飯一餃餘皆親意所在能

如此常。問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于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不守身者能得。沈無回曰。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于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說俱痛快。然有會心。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孰 林叔衍曰事孰為大守孰為大是叫起語不可以君長等大意來相形下孰不二句亦然大以善統言吾人有所欲承不敢棄之謂事孰者為大惟事親一心可以通天地塞四海得為人順為子皆由

徐自撰曰大
字與本字有
辨大是無所
不包本是無
不自此而生
惟其為本所
以為大

恭冕饒受之
有云自古慕
儒親老家翁

此豈不大有所操持不弛之謂守。孰者為大。惟守其親之身。雖近取而寔大。關係大体。要所在。豈不大。張彥林曰。不失即是守。即是大。須暗含下。養志發意。蓋吾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于親。故曰能事其親。若云遺親令名。與下養志不貶且粗了。

孰不口義云。夫親何以為事之大。蓋凡以分承者。孰不為事。而非其本為節。事只有一親。良心獨此真切。寔為事之本。所以為大也。身何以為守之大。蓋凡以心守者。孰不為守。而非其本守。只有一身。且守其事親之身。工夫最緊。寔為守之本。所以為大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

離安

三十一

十六

失身于祿養者多有毛義奉養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孝故曰不失其身云云如曾子散耒耕嘗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養志正以其未嘗失身于魯節問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見不

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李襄一云守身固所以事親然事親之道非曾子不能只看數必字曾子直以已心親心照貫為一無一念一息不在親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也非一時口頭勉強得來養志之孝豈不守身者所能得曾元段不重但引出養口體句以形容養志耳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探之親志已形而曲體之養志非止一事言酒食者非舉以見例見日用飲食無微不然且如曾皙欲有所與此是及物之志正是道之所在曾子承順其志正所謂論親以道與從親之令有別節可也存見云事親必如曾子這等總可謂之事親若字只貼曾子身上

能守身如曾子規是不能養志以之而親斷不可也雖非正肯然學者亦不可不知此等議論廢頌立懼大有關係在

說蓋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然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可非僅可如可以為人以為子之可蓋子事親雖極至只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橫黃葵峯曰或問孟子何不直引曾子謹身修身之事以著其養志以應上文而瑣引酒食事見例不曉得古人文字最靈活寬渾如孔子稱管仲奪餅邑一事為人也之案並不及其一匡九合之勲業于此可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此章論相君者當從第一義做起湖南講云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問阻不是輕這人政單只要剔出箇大人格君心之非來故曰

泰西漢說訓正朱子亦云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

離婁

于正也。下正字應此格字。揖仁義言之。莫不兩字。一表本體說取純粹之意。如足色紋銀器。無毫厘銅鉛夾雜的一表作用。說有便有用。暗相人政而言。未云國定國是定也。

不足見所重。不在此。然君心之非。那裡見得。照下君仁君義反看。乃心之殘忍。非張慶格是通徹。把那不仁不義的所在。都通徹了。他便君心都是仁義。而莫不仁。莫不為了。君正即頂仁義來。故下邊徑接一正君而國定。其國定內人政都可該。何消去間適一字矣。字甚了當。直截與上兩不足相呼應。高中玄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子子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中正。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已心上做。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有不虞此章依註說為長。虞字求字。都屬自已說。不虞云者。無因至前也。求全云者。自反無缺也。見得毀譽有這樣不根的。可見修己要自盡。觀人要責實。一切毀譽置之不問可也。餘說甚多。大都側出之以見奇不贊。

○孟子曰人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章亦依註說為長。責。過責也。謂失言之愆也。或云責。實也。如猶名責實之責。即審己量力之意。或云責任責也。天下任事難。談事易。錢不坐。言與之病。不着身。言忍之也。兩說可參。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患。好為人師。人之通病。在一好字。蓋滿假易造。故也。最猛快處。

諱人倦是。愛人之心。好

為人師是上
入之心

是打破學道先生的招牌。

從教

章原云。孟子教之齊。當是樂正子偶然不嫌與之俱來。勿太說壞了。正子蓋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正子不合與之。但好善雖誠惡不嚴為可罪耳。若真謂貪圖道路與糧失身匪人。則寬正子甚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

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

克有罪。

從子

子亦來見我乎。口氣要令別有所為而來。不必以我為見意。正欲他就。不早見長者上。自悟所從之非。克以昔之來為未久。孟子即以

曰。賢欲有
為。天下。頃
要。定。脚。跟
其。子。小。人。一
憂。假。借。不。潔
孟子。不。與。右
師。言。而。樂。正
子。從。之。未。恐
他。畧。習。負。通
便。忘。却。邪。正
二。字。故。急。心
喚。醒。他。伊。尹
一。介。不。取。皆
慎。之。子。散。也

昔者罪之。蓋謂昔者來。便當以昔者見耳。○玩克有罪三字。正子亦已自悟所從之失。有不止于不早見長者矣。玩下章徒舖啜之責。正子不復自引其罪可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

而(以)舖(啜)也。

徒舖

李衷一云。克既知罪。而又以徒舖啜責之。云子之從于子敖來。非有他也。但徒舖啜耳。夫舖啜亦時俗之常。哉不意子學古之道。乃隨俗習非。而以舖啜也。舖啜指道途所需言。此孟子儘諒得正子。非有他意。尋思其故。殊是無謂。講須渾融。勿太鄙賤。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不孝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徒論事理而以舜為証也言
 焉後正為猶告伏案有三本文不說不孝有三並不曾說三者為何
 事註不必用鄭孩如曰猶告通作繼祀上說方親切曉之不欲舜
 娶乃一時迷亂非本心也若論父母本心豈忍廢夫婦之倫而至于
 絕祀舜不從其一時之迷而從其心之所必至故曰猶告全在他點
 體親心而善為斡旋上形容
 仁實曹允大曰此是指人從孝弟識性也見世間雖有仁義智禮樂之
 名號然無可着仁義智禮樂處孟子一一歸到真心方有實際故謂
 之寔非實外又有華也亦不是仁主于愛義主于敬如此又似有仁

告也
 不孝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徒論事理而以舜為証也言
 焉後正為猶告伏案有三本文不說不孝有三並不曾說三者為何
 事註不必用鄭孩如曰猶告通作繼祀上說方親切曉之不欲舜
 娶乃一時迷亂非本心也若論父母本心豈忍廢夫婦之倫而至于
 絕祀舜不從其一時之迷而從其心之所必至故曰猶告全在他點
 體親心而善為斡旋上形容
 仁實曹允大曰此是指人從孝弟識性也見世間雖有仁義智禮樂之
 名號然無可着仁義智禮樂處孟子一一歸到真心方有實際故謂
 之寔非實外又有華也亦不是仁主于愛義主于敬如此又似有仁

曰義從仁中
 分出亦從
 親中分出原
 這合處分則
 分處亦未嘗
 不可合戴明
 又問送來四
 德只說仁義
 智禮此皆增
 个樂來孟子
 恐人認名理
 太拘故復于
 事親這兒中
 寫出一段活
 潑生趣樂乃
 和合仁義禮
 智的似更為

義以待事親從兄了不知從孩提來遇親而事遇長而從只此一團
 真愛敬就為仁義之實此外再無處尋仁義總之是揭本体非表功
 夫即智禮樂俱從此領出俱在本体内發揮故各下是也二字指點
 之詞也然樂處獨不下是也二字者何蓋上四者尤得指其所以寔
 處只在此到生則惡可已光景天然動盪之妙無名無迹不是與仁
 義智禮相融治直是與孝弟相忘于不自知故不得以是也按核之
 或曰樂則生教句分明畫出是也二字亦微然孟子示人之意却不
 不在此只要把仁義智禮樂說得極簡者正不必更尋支節
 提眼宋羽皇曰首節事親送兄分領下又以斯二者通領平分五段
 知斯二節文斯二樂斯二皆是事與送內天性自然知自然節文自
 樂樂處率性之謂道也

發前所未發
谷曰。要曉得
他重旨連說
幾个之實原
為世人特仁
義禮智樂的
各相說。做一
个鐵板道理
故把事親這
兄極簡易活
發的事。未指
點。掃除那各
相之障得若
浸得樂與仁
義智禮另端
一翻。比量互
于通章宗旨

現。變動。靡徒拘。于頤養。送行之迹也。
然根極論之。仁義禮智樂皆由二者出。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之實字只是真切意。事親從兄全在良心止發得真愛真敬透徹方見是仁義之實是也。二字證明實字意。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智之實字項仲展曰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添入之知是本初帶來知愛知敬之知正是良知不去是這知愛知敬的無時不在念不是要他不去知得真原自不去弗去只完得個知莫說知了又要弗去作兩層謬矣久久不去則細細露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容自然

標亂不清矣
研古葉慈縉
曰孝弟人之
初心也知斯
二者是最初
不容銷沉之
一脉自為含
存節文斯二
者是最初不
容增損之一
真自為調劑
樂斯二者是
最初不容過
強之一自
為動盪
于蓋揚優所
云非非替疑

有許多文彩不是把礼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自然之矩度自然之條理意現濤曰心雖無窮不得止于有限之分意雖真寔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錢龍門云以一脉真心點出仁義智礼此孟子道性善常法而又收之以

樂者是又將許多名號銷融于一樂中見父母兄弟之間融一洩一雖欲不樂不容于不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所謂心紅則氣紅氣紅則形紅此便是無聲之樂曰不知則化而忘焉者也

大悅說統云首節原舜之心下節表其為大孝通章重舜盡事親之道一句李衷一曰道即是為人為子之道順親于道亦是此道須知舜

離婁

十六

離婁

十六

孝子。天下。乃。世。孝。子。也。天之生。馨。碑。三。亦。亦。亦。為。一。人。也。為。天。下。万。世。耳。若。無。這。个。榜。樣。不。知。今。世。父。子。化。為。何。物。矣。所。以。曰。馨。碑。底。緣。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舜。其。大。孝。也。與。

陳惠生曰。不。得。乎。親。四。句。極。淡。淡。淋。漓。是。舜。千。載。事。一。知。已。所。謂。舜。不。事。親。之。道。若。時。也。

之順親。不是有意要感動。從親心上討順。只管自家所為。一一與道合親心自然順。舜何曾見馨。碑有未合道處。就是焚廩浚井之使。舜亦逆其命而不違。只是要自家盡道。此心直到終身不忘。怎曉得天下歸已。故謂之大孝。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大悅。錢龍門曰大悅三語。劈空起語。甚奇。是立言妙品。虛想他一片心事。下方指出舜不是浮雲富貴話頭。蓋天性重則世味自輕。此孟子真切指點處。裏一口義云。最難得者天下之民心。乃若盡天下人至性相感觸。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天性毫無動念。猶草芥之輕。

不易此衷之至情者。此惟舜為然耳。為然不必加能字。以人來形。只見得千古惟舜一人。視此真如草芥。正是把君子欲之樂之之胸懷。別結一番想慕之世界。何者。彼其心在得親順親云云。講上三句。全要得他令人猛地想像。意王永格曰。得與順何別。從承事上。悅親心為得。從道理上。合親心為順。得以為順之地。而順可施。順乃為得之精。而得始。惟得有形順無象。得可知。順不覺。有象而可知者。事職其能無象而不覺者。道神其用。故下接曰。舜盡事親之道。極說得渾融人字。對天地所生言。子字對父母所生言。

舜。盡。事。親。之。道。而。馨。碑。底。豫。馨。碑。底。豫。而。天。下。化。馨。碑。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節 叩心錄云盡之為言皆泛不可為人不可為子之慮疑結於中允
 人子之道所當為所欲為所得為無一不竭盡也此句最重下化定
 不過盡道中事底訓致字豫非悅哉乃悅道也化者感動于上而興
 孝與慈也就心神說定者盡倫于下而止孝止慈也就分上說以化
 以定合天下以成其孝故曰大孝

秘旨 精神流貫不露痕迹為天下化定意來但要肯與上底據做一團
 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之
 量如孟子以滿得分量始非一身一家之孝合天下以成其孝而謂之
 大孝岳食微所謂情量者也。不恭勤到此豈足以言性學哉極說得
 深宏今時說故欲稅歸律自己身上謂舜大孝不在化天下上而在
 得親順親上是尚信得親順親之與天下化一性通徹處不及也豈
 見肚腸肚皮一此不敢放可知

離婁章句下 三章

錢爾先曰此章分明是言道一却不嘗露道字獨言舜文舉時地
 之最相遠者以例其餘馮猶龍曰不言心而言志者心體難窺而志
 之行有據自古無循途守徹的聖人正要在作用各別處見其心心
 相印耳不曰道同而曰揆一者道是個虛套字眼揆乃心精之微正
 志之所以行處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節 東夷西夷只言極東極西意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提眼陳惠生曰堯舜若居一堂文武父子繼體其餘聖人時地相去若亦不如舜文之隔遠故特以舜文言之李卓吾曰借舜文為話柄耳非實說舜文也極有眼

改符節本二物行者纂刻

文字而中分
之古用竹故
字從竹後世
則易以金銀
銅鐵弄詭鑄
物象以示私
用處亦不一
要以防偽若
圭璋之判合
史稱魏公子
竊符卧內漢
高帝剖符封
功臣是也節
亦以竹為之
或用金玉柄
長二尺有進
乃出使于外

所執以為信
者史稱蘇武
節是也周禮
八節中一名
符節係析竹
以為蓋影中
分之義得各
也與此重符
節不同註混
為一物誤矣

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地之 翁一獻曰餘字亦要點猶云莫壹千里千歲中國二字猶云天下
正與東夷西夷相形隱然見東西不足以限之行處自有萬變怎麼
合得因時用中固是活局論恰遠不論雷同也蓋合處不在行上在
志上聖人之道每涵于志特要者是何等樣的宇宙以得展其志耳
各有當于中國之理即均有協於聖人之志故云若合符節以一二
事揆者謬矣

秘旨 陳慧生曰得志兩字甚重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
也非一身之私圖也向此處參合便見萬物一体之學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相枕投窾揆裕如矣又何不合之有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達道者達志者也。是得志之說也。所志既真所行自合
先聖後聖猶旦暮遇之也。

揆一 余仲弼曰揆一正是申其若合符節之故于聖一心萬古一道任
是許多事業發揮皆從心體中流出其字屬聖人身上言雖有聖帝
師相性反功德之不同其宅心制事相時度勢者聖聞聖不二也此
指聖人心極協于揆度者言猶云其執一也之意本推開泛說粘着
舜文上結便不是

聽鄭 葛屺瞻曰通章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以平政二字着眼蓋子產
是春秋殊絕人物他為政一年與人謗之孔子稱其使民也義豈是
行小惠的。秦洧瀛人事出偶然要必有故百餘年世人猶傳為美談

泰異徐自漢曰孔子深許子產之惠此

摩似不得必私息小利解

之須云子產誠惠矣而據

此事則不知為政有大體

在惠字打開說至不知為

政方自濟人之事言之此

說亦可致濬洧二水

合流平時緣及濬春要暴

漲奔騰數十因橋不可施

理或然與此本不足深論

但放寬將去便字活眼

孟子恐為政者效尤故斷他只是小惠而不知為政的大體指示之以平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濬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二節 章首一句是書法張侗初曰既說聽鄭國之政便須無偏無黨不

令人喜不令人怒蕩平做出來若不可徇之情不可繼之思

是歡虞小補豈關王道故但謂之惠不謂之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一節 徒杠一節亦只是承濟人說來泛論個經畫原不是責子產不修

橋梁子產治鄭封洫廬井無不修豈獨缺一橋梁不修者乎口授云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謂就濟涉一事言之亦自有當舉之政

歲晚發開民力可用徒杠與梁同在十一月做起但徒杠力少易成

故於歲十一月而可通徒行之橋即成與梁可通車輿者與梁力倍

難成須十二月而可通車輿之橋始成或如廢者與之缺者補之這

等豫先舉行民得以濟並未有病于徒涉者病字反悅字看但得民

不至于病涉可矣不必悅也未字亦可玩預憂其涉及時而成若臨

時則民已病涉了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平政 錢爾先曰平者周遍廣濶無有餘不足之謂君子以心之平為政

之平因民之利而利之如天地之於物德慈均所不受也行辟人可

也 不必以乘輿濟人也焉得人人繫根上語氣來若云君子只消平

研言君子平其政是就橋
原一事上推
廣說每人而
悅是就委與
濟人上推廣
說能平其政
則辭人亦可
每人而悅則
俗人亦不可
私言楊後所
曰說書澤下
于民則天之
主君臣之事
若俱可知矣
李卓吾曰全

虧膏澤下於
民膏澤不下
於民而諱不
然哉不成話
漢滅云無為
于其內者腹
心也。有為于
其外者手足
也。君臣相須
猶一體極親
切。
提眼傳見俞
曰此處宜令
下云君有所
以任手足處
有所以保手
足處臣有所

政足矣。焉得人涉而人濟之。人人字正與政之操約及廣者相反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政節 允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出一悅字
以破之。徐徽弦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
欲無涯。若恃每人悅之之心。非惟力有所不給。即勢亦有所不周。日
亦不足。即日日悅之。亦難周遍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註人多日
少句不可泥。

視臣 王觀濤曰通章只是做人君使厚待其臣。若忠臣之自處。天當別
論。張彥陵曰天下忠臣常少庸臣常多人。君若慮到報復田地。安知
不有寇視我者。孟子此人情窮處言之。即舟中若敵國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君之 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視字亦有意。是心相視非形
相視也。手足腹心兩下須交會說方切。腹心必不忍使手足動而毀
傷手足必不敢使腹心坐而受病。安危與共真有一脉貫通而毫無
勉強之意。馮猶龍曰如犬馬非不用之。但以為分所當然而已。不必
說到輕賤上。如國人亦未嘗不為之用。但食祿受事只如雇工一般。
兩下全不關痛痒。然此猶以君臣之分相縻。到土芥寇讎。叫不得君
臣了。故末節首云今也為臣。而末云此之謂寇讎。明其非君也。衷旨

以謂腹心之慮
有所以痛腹
心慮此語方
合得去留兩
意非退山曰
禮為一節只
問何如斯可
為服並未露
出所以詰問
之意亦只圖
關說去為妙
提眼徐震字
曰諫言是為
君之民計非
專為行己之
道方見是手
足之謂腹心

君之聽且行
雖是為己之
民却是行臣
之道方見腹
心之任手足
徐傲曰諫
行言聽宜無
可去之理然
亦或有故而
去義也諫不
行言不聽宜
無可留之理
然亦必有故
而去情也
致史記孔子
將西見猶簡
子至河聞其

四書千百年眼

云冠雉二字有惟恐被其毒害之意非離君也

禮為徐九一曰齊王疑去國者且有三月之服見得君之尊大如此臣之厚君如此何如待臣斯可為之服不必說言為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諫行諫是閉邦言是陳善渾融者亦可膏澤屬君說臣無私恩天風天雨非風雨所得尸也其所以於民則直從明良泰交神髓上淪洽不是行一諫去一弊聽一言興一利零碎上見有故而去自有他故非與君不合也要活看求其所以然則得矣吳因之曰諫行二語正腹心用手足處導出疆防手足于無虞先往實手足于有用三年收

田里倦々不忘手足必有膏澤下於民方為諫行言聽三有禮內不必數着三項只是重々疊々有加無已之意如此搃承在國去國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今也膏澤不下於民是無任重手足處此有故而去明是可去而婉托有故而去孔子之以膳肉去義也亦情也君子忠厚之至也而君則以在疆界可追反搏執之出疆外而搏執所不及則又窮追至所往之國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何等刻薄此之謂寇讎思義已絕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離婁

四二

十六

殺士
 也。嗚曰美哉。水洋；乎立之不濟此命也。夫子曰。而。問。孔子曰。立。聞。之。也。刺。將。殺。夫。則。雖。不。至。郊。湯。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郊。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請。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殺士。張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從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輔慶源云：可以者，此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仁。此章專戒人君。其句解則依格心章說亦不妨。君仁君義主君身上說。莫不仁莫不義主民感化說。或曰：玩莫不二字，要人主件。今于仁義亦可。張侗初曰：仁主覆露義主裁割。仁義雙行，生殺並用，帝王之道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非禮。張彥陵曰：此示人以精義禮之訓。今人只說禮義便好，所以。其。箇好題目去做。大人却又不在禮義上模擬，此等去處不可着。一毫擬議，蓋非禮之禮非處正在禮上見，非義之義非處正在義上見。孟子只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而解之者却曰大人所為者禮義不知禮義從大人出，大人不從禮義中出。

提高中。玄曰：非禮之分於禮，非義之分於義，易辨也。惟非禮還叫做禮，非義還叫做義，是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惟大人察理至精，觀會通連變化，豈為之哉。只說他不為非禮非義，不必說他為禮義。徐玄扈云：如小人之無忌憚，亦是非禮義，而托之禮義，看來不必添小人來形。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

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中也此責成賢父兄之詞養字最重天性不可損傷書曰敷教在寬養

正寬之機權註曰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涵育容受不急迫意薰

陶日與親習為觀化意徐做弦曰如養花木培壅灌溉不徐不疾自

然欣々向榮天融性洽中以德性言不剛暴亦不柔軟未可便言無

過不及才以才調言傷聰明強幹邊樂有賢父兄樂字從養字來乃

條暢融通無辛苦艱難意亦猶木之向榮也不養則棄新安陳氏曰

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其

子弟子弟固不中吾亦成甚性氣亦何以異於子弟之不中子弟信

不才吾有子弟而不能教亦不才相去何能以寸要知此是極責備

之詞着較量語便痴與泰揚復所曰不肖不指子弟說此語根上樂有

賢父兄也來蓋說人樂有賢父兄者以其能養子弟耳若棄之不養

則與父兄之不肖者何以異我人亦何樂乎有父兄之賢也以不肖

指父兄終覺刺眼愚意相去不能以寸猶俗云汝豈和他是一般人

所謂極責備之詞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有此人字是有關世道之人高中玄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裡凝然不動沉心

定力蘊蓄有素方純任着事定然做得來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為

雜安

四四

十六

盤雲大師曰
天地包涵萬
物山澤藏納
汗垢人遇不
善不可無此
度量

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為能靜此意極可體會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言不善章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後患主報復說自悚然沈無
回謂言人不善的滿腔都是殺机不有奇禍必有奇窮推開者不粘
定報復意見亦大然不如報復之說之悚人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甚章 此舉贊至聖以示則事為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已甚不必說
到驚世駭俗只作一毫意思便非恰當至好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
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去便是加此意思便
是已甚此孟子贊孔子之至聖不是說孔子為平易的聖人主學術

提眼余景王
曰信果不是
空信果不是

說王觀濤等謂照唯何甚疾之已甚的甚字看主處世說者以喻垣
閉門反之不如衷一解卓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見得義在此
耳第不知義
係我與天下
相迫而現原
無可必處一
有取必之心
是驅義以必
能之所在不
能之所在反
于義有碍了
大人惟義所
在者政無可

言不必此是精義之學提出大人來說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果無
必節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董思白曰不是義
當信果大人執義為信果大人自然合言之宜初不知其為信果
也如有執義之心則亦必信必果之心了故徐自溟曰看所在二字
義原隨時隨事以為在而無不在又無定在如何以必信必果得隨
義之所在以為在正是無必心處議論透脫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粘着信果也。搃具義之活。現處盡是信。果之真靈妙。處原自不必。得本是一氣。說下須認。秘古張個初。曰赤子與孩。提不同孩提。知愛知敬已。落知能赤子。混沌初剖塊。然純樸無知。無能一天命。之性老子所。謂如嬰兒之。章

節 不失 陳慧生曰此章書搃是指出最初真元以示人要人保任之意諸前輩大儒已拈得粉碎愚尤愛李崆峒先生教語謂如草木之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但能培之使足耳非能矯之使增也可謂簡要初問亦云赤子之心是精金足色情識一開銅塊鉛和矣極透截一洗宋儒支節之障了註黃太釋曰要在大人身上認出一個赤子之心來此論本體非論工夫宋羽皇曰不失二字有多少戰兢惕勵保護奉持在試與君子存之數章相照帝王師相各戰兢惕勵終身惟日不足如此始稱不失愚夫愚婦涉孩至老如一如一濼得甚事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 方孟旋曰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此是人子養生做到盡頭處養

生雖云大事而與送死較便不足以當之極言人子於當自盡心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 陳慧生曰此章要認個逢原字與深造深字自得自字相關今這個原字正其深處深造不是向往之銳惟其原本甚深欲得之者須是用個深造工夫然雖要深造却又非動力能得須是以道猶路也行路的必循序漸進着實地一步便跨不到且少一步不得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是也然工夫劈頭便向原上走不是力求故曰以道如此方能自得自得者得自也本其家珍非從外得寶珠在貧子袖中一旦拈得曰自得亦自然得也自得了認得本來面目大悟徹底一得

永得。更不復失。如鑛已成金。不復還為鑛矣。故居之安。居者。居其所。得也。如居財之居。與居住之居。稍別。俗說着寧謚靜定等語者。非也。居處便是資處。如居財的要做經紀。有資本一畝。所造深則所資深。淵。其淵立本不窮。至此時。滿目是道。無處不可以見。天真不但見吾裡面深處。是吾家珍。信手拈來頭。是道無不逢其故物。真如左之右之。又何所取。而不與原相值乎。此子思子察道于鸞魚之境也。居安資深逢原。皆自得後。一時光景。無有節次。自得之妙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工夫。自所不容已矣。

真陳慧生曰。註以進。不已釋深造。以進為之方。釋道極有見。凡入根器不同。得力亦異。時節因緣。毫不可強。方便精進。亦各從其致也。

提眼。冥無知。曰詳說詳字。妙學問若不詳說。斷無反約之理。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彼不知者。謂學在躬行而已。何用講說。此皆門外人。

以字內有許多遲速。頃漸在世。無一蹴便到之聖賢。顏子由博約而証末由。曾子由忠恕而証一貫。這就是深造以道的樣子。豈是無主腦工夫乎。凡聖賢立言各有所為。此只為速化者。立計道字以循序解為安。時說過慮其沒主腦。謂道即率性之道。以真正路頭言之。恐深造之或差。故直揭性宗。原以成其脉也。與下句自得得意呼應甚不叶。不玩聖賢語趣。動以性諦相籠。机填趣索。幾令人悶殺。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學。此示人窮原之學。曹允大曰。這須認得博學二字透方。於詳說反說處。看得融通。吾人之博學。原從約裏來。故究竟亦從約裏反。蓋當其學時。正一腔而六合方寸。而千古有主腦的博。所以直接而詳說。

之言耳博約
是死名理位
置詳說長活
各理机鋒說
處活則博約
處死則博約
博約分一處
博約分一處
浩繁一邊徑
省百忙裡裡
不來也
研旨吳因之
曰大聖若虛
若谷不但不
以已之善去
服人且以已
之善去養人

以人之善納
于己善中浸
淫薰餅使彼
之善有所自
見而且使其
未純者養之
以至于純如
大舜善與人
同取人而因
以與人為善
是也

三字見得從博學裏便詳討論其通貫處愈精詳愈貫通貫通即是約了所謂剥去枝葉自露本根不是既博學別去裡面尋討箇約也李衷一有云最透徹謂詳說之一字極喫力此一字便包下全句了。下句不過道破其緣由謂其博學而必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反之。一机絕不費一絲氣力何也其得力處已盡于說之詳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善服李衷一曰此關王伯心術之微服人養人正是微細分別處稍見為善便是以善服人若養則內不見我外不見人且相忘于善矣直如水中鹽味令人可會而不可知觀末句心服兩字則上面能服

與不能服皆就心上說若就形迹上則桓文假仁仗義雖秦楚之強亦不敢與之相抗豈不能服但心裏不曾服矣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未之有正與上未有服人相應蓋以反語作正語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言無此為有國者示信諛之戒一說言無有寔不祥者謂任是那樣不祥的語言總算不得不祥惟蔽賢的語言總算不得不祥之寔一說言無實者是個不祥而又有一種不祥之實謂明是不祥却說得甚似寔變亂是非倒置黑白比之無寔之不祥更為難辨也此惟蔽賢者之言當之二說皆可後一說長也

仲尼此章雖是欲學者務本之意然須就水上泛論末二句繞找到學

問來其實上面原泉而集正有本無本之分故末二句只用找足之詞又要曉得孟子此言是隨札說法孔子之稱水不專在此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

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徐子水哉水哉正是亟稱之意即川上逝者之嘆何取疑無關於道術

淵源也

原泉鄭文甫曰重原泉有本不重漸進不舍晝夜三句乃形容其長流

不竭之意其所以能如是者有本故也衍明云孟子說你試看原泉即是有本之水但勿露本字其勢混混然湧出晝不舍夜不舍繼則

了蓋張侗初

曰學從根本

上做起踏看

寔地性命上

築基自然充

滿盈溢出來

揚於四波發

于事業即之

不窮用之不

竭矣聲聞過

情要看不可

過寔而曰過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

情若子恥之

無本吳駿公曰苟為無本與原泉反七八月雨集與混不舍晝夜反

皆盈與盈科反立涸與放海反恥是獨知之愧無實便可恥自欺不

得豈必待各不繼而後可恥哉若慮其不繼而恥彼家邦必聞將不

足恥耶註不繼意不必入講須知無實便真味索然不待敗露之日

離婁

四九

十六

情正在自己
真情所不能
掩飾處說

析義朱爾善
曰幾有二樣
說莫晰于周
子有分善分
惡之幾周子
謂誠無為幾
善惡是也有
有無動靜之
幾周子謂寂
然不動者誠
感而遂通者
神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者
幾是也孟子
所言即此有
無之幾此幾
即誠神開通
之幾此即道
心純是善不
與惡對易曰
幾者動之微
言之先見者
也不與凶對
此幾自無而
有一性直遂
出來只一條
路無非善者
少滋思為即
動以人即為

幾希

陳慧生曰此章提出幾希係千古聖賢種子所言君子存之合下
四章相連在內而下數章于每人身上或渾括以教語或單舉其一
事湊成一幅道統圖聖賢道理融液体用合一以此而言存幾希極
為了義首言舜者以人心道心之傳自舜開之也上節言幾希之理
獨存于君子下節把舜來做個樣子不待存而自無不存此意不重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之胡湛衷曰人說起聖人便說以為難及至禽獸則必以我與彼分
倫矣不知既稱為人之倫必有所以異於禽獸者其異安在在此幾
希幾希兩字形容性体妙甚猶云這此見此寔重言之非輕言之也
乃是指這此好的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然須當于所以二

字上看出其意見人本異于禽獸而所以異者至微而無形這一點
微妙處只爭此子今時說却解做差不多則轉微而言危走却道心
一線而錯說向人心邊去了蓋幾與希與微本合義老子曰視之不
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搏之不得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虞廷括之以一道心之微王陽明謂微字乃微妙之微非微少之微
然亦不妨說少惟少故妙惟妙故少而能多曰精曰一皆少皆妙之
謂也孟子言幾希者三二幾皆具又幾希二字渾言之微妙之義析
言之則幾字覺幾希字少幾幾警幾覺此處針鋒上一點耳一閃便
過不可控執以其靈物無着力處故但曰存之是其義也翁一獻云
孟子見當時楊墨之教克塞仁義率獸食人故首提人之所以異于

旁實別徑而
為人心之惟
危者知幾者
立此幾頭耳
而歸之寂然
不動之誠體
而達其感而
遂通之神用
拌誠神幾句
而為一則謂
之聖人周子
謂誠神幾曰
聖人是也是
又則存之
說也

禽獸者幾希一句即繼之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不有君子之存則
庶民入于禽獸又豈成個世界故云存存字不粗淺易曰成性存
是也然去存二句側重君子邊言惟庶民易去全賴君子葆而弗失
使人類不滅而世教常存也註以知不知判去存正照下文明察二
字看亦確馮五云有先天之君子則揭明此心以振千古之上
而天地之心賴以昭垂有後天之君子則遞承此心以衍于萬禩之
下而宇宙之脉賴以常流此把存字說得有關關係可參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節舜明楊伯祥曰下文引舜不曰明庶物察人倫而曰明于察于者是明
察原具于幾希之內故明不在庶物上察不在人倫上也而明察又

如據幾玉德
以察七政敷
土濬川以亮
采惠時便是
他明物處如
父腹子均弟
象君禪妻帝
二女無不由
蓋其理是他
察人倫處

不徒在知人與物之別總是一點幾希也常明常察庶物自
明而庶物中之人倫自察大舜見得倫物即是所性之幾希故明察
處便是行是為由仁義行衆人見得倫物只是倫物故幾希之體不
現即周旋日用總謂之行仁義引舜明察正是示人以存之法非
二也禹湯而下諸聖人都是明察都是由仁義行豈曰反之而為行
仁義乎張天如曰須知由仁義行與行仁義正是存去關頭曰由
仁義行則仁義在人中戒固有之者也曰行仁義則仁義在人外
樂裁者也依傍各理視背馳者幾何究而言之其行時已早是去時
矣何也謂其不從幾希認取而以仁義為各理向各理上塗抹捉摸
也此是千古作聖頂門針此處一差千錯萬錯故孟子特為扶示其

寂妙則在明察。仁義者倫物中所以固固有之理。萬物皆備于我。物與人原是牽連不判的。而倫曰人倫。與生俱來自不必說。

察異 按漢疏以人倫應上人字。以庶物應上禽獸。謂明察是洞察人。明于庶物。則知自異于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人皆為物。

之靈。察于人倫。則又知自異于人倫矣。應上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既明于庶物。又察于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而窮亦可醒目。附覽。

旨酒 楊維斗曰。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叙群聖事。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不忘。曰思。皆是指其心之精神處。非謂其事盡于此也。其中發出憂勤惕厲存亡不已之心。來便是幾希之存。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節禹之明德遠矣。此獨舉二事。以盡禹蓋帝降而王之時。人心之危較多。道心之微轉渺。旨酒善言不必粘。只重好惡兩字。蓋嗜慾之端。開幾希之統散。此處正人禽分界之關。故首把禹來立好惡之防。所以清理欲之源也。而字有相連意。既防其危。又保其微。正是聖人精一之學。

中周章甫曰。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于一堂。其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立賢無方。即是執中之一端。立字甚妙。曰用便有不用。時了立者一定而不易。此非真見其賢者不能。惟立者必賢。則賢者必立。所以無方。蓋中無方向。有方便不是中。時以行政用賢。並言及。

楊升菴曰。虞夏用人。止于世族。元八。世族。皆高陽高。湯始垂其途。商一則曰。殷求哲人。再則曰。旁求俊。

又任尹萊未
皆以賢非親
秘旨吳駭公
曰視民如傷
印堯舜猶病
之心望道未
見即堯舜舜
業之心曰視
曰望二字不
可輕講全在
注月瞻望時
刻不傳慶生
若輕講則如
傷未見亦偽
矣

以立賢作明揚側陋說者皆誤

文視如傷未見李秉一還主註說而字當作如字者要摹出一段愛民

深求道切的真精神為佳或云如已有傷即痼疾切身意看來不如

做若有傷者求治無已更形容得視民之心出未之見或去道不可

見即不墮落知見意看來不如做未有見者聖不自聖更形容得望

道之心出又漢疏云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此意絕大未有者

不泄說統云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綴

衣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箴銘此是不泄邇的樣子蘇老泉曰聖人心如潮

必歸燕翼貽謀所必預此是不忘遠的樣子蘇老泉曰聖人心如潮

水上來灣坳浦淑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此是真精神流貫處若說易

忘易泄而矯之便看小了聖人最形得親切朱夫子稱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節思兼曹允大曰重一思字此思即明察之竅也四聖而曰三王著其代

言之本是四聖故事亦四聖之事公益原三王所施四事定不是在

事上鋪張必有一個來頭故知在我自己心上尋索如此始用思

則直兼其憂勤惕勵之脉而施行四聖之事便見得於三王一求

合不但我與三王殊即三王亦相矛盾須知此不合不是時異世殊

處不合乃是未得三王會合的真源頭處只可仰而思之思而曰仰

是仰其丰範而逆其心志見不俯憑思慮之憧也其中有個現成

湯腫卷曰三
王四事極是
一箇精神命
脉俟之于後
周公思兼極
是一片心源
意緒合之于
前

四書并百拜眼

離婁

五

十六

不煩思慮者此思方可夜以繼日。祁世培曰：夜氣與旦氣交通于前。王則幾希之成性存矣。豈徒澈哉。到此精神則靈變。施行則圓通。神情自相欣慰。故曰幸脉。理殊覺躍露。故曰得一得之之時。便坐以待旦。便可以繼日之心思。達旦于施行之四事。而思始不是懸想。不隨情識。非往來之憧憧。乃明察之精神也。余景玉曰：施四事。深思。兼三王來。先通以思慮。便隨施可舉措。蓋精到神隨。不煩擬議。此時併無三王無合不合了。即待旦而主張由我行了。是亦得由仁義行之精。而通其竅會者。待旦只可說不煩再思。註急行意。勿用夜間想得現成。腔子至旦未必行得去。且世豈有得此意思。而即傍徨終夜如此乎。雖是形容之詞。怨于幾希真脉。不肖。

按時說王

王

吳駿公曰：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群聖之統。重末句一義字。義

按時說王
迹熄是作春
秋。的骨子詩
亡。只見深王
迹熄不甚重
今勿泄蓋春
秋之作。為王
迹熄此不待
言者。然撥亂
反正。革亂者
是非。一途人
心不死。故可
藉以提君臣
之義。因王迹
熄而詩亡。政
類則教湮也。

章脉

者人心是非之公也。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迹。而美刺具于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伯圖。而是非存於聖經。蓋王迹寔開大義。不容泯滅。即所謂幾希也。孔子以為欲存王之迹。續詩之亡。不若仍將幾希一點。以提醒之。自然感動。故於魯史上。明出此一義。以是非代詩人之美刺。斷伯圖以成王章也。若云借春秋以行賞罰之權。則孔子先借王矣。勿誤。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一也

詩亡

黃維章云王迹即禮樂征伐之權。天子所以行於天下的事跡。註

詩亡

離婁

五句

十六

同詩亡而後
春秋作理明
則教復矣教
復而後政可
維也。是則夫
子作春秋意
也。本文着一
而字。然後字
承接緣起甚
明。詩亡兩字
豈是贅綴字
眼。頌淫陽曰
但看春秋有
是非。詩有美
刺。便見春秋
所以續詩之
義。二經始終

訓政教號令自妥。袁了凡作王者巡狩轍跡不及天下。亦一見然曰
王迹熄。隱然見所存者特伯者之迹耳。蓋王者盛時政教號令大行
於天下。太史採列國之詩上于天子。天子據風謠之美惡考政治之
得失以行賞罰。自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太史不採民間風謠。天子
不稽政治得失。是為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吳因之曰詩亡是王者之
詩亡也。天子之詩名曰雅。侯國之詩名曰風。東遷之後乃有王國風
焉。由天子卑弱等於列國故也。詩亡與春秋作何干。蓋詩書春秋皆
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
得不作。所為六經為宇宙元氣有絕必續。况以衰貶繼美刺則春秋
正所以續詩之義。若單指雅詩有何美刺。

之際正人心
錢希絕續之
介有旨哉

洪樛杞一曰
西方荒中猛
獸長一丈八
尺。攬亂荒中
一曰非惡獸
乃惡木也。樛
是剛木。杞是
樹之無枝者

辨金華王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
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竊意王制有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莢澤之舟。穆王西徐方之馭。而巡狩絕
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於三百篇
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
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
載。諸國之行事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王河汾窺
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
晉乘說統云。此邇未經筆削之前。春秋之同於列國史如此。以見一經
筆削關係便不同。口氣直觀着竊取向。隱為義字伏案舉晉楚者例

从木从寿从
兀寿久也兀
不動也不从
分則非獸明
矣又舜四凶
一名禘祝師
古漢書註經
崇伯之名即
禘祝也倫覽

其餘也。乘取紀載當時之事。禘祝取懲惡重戒之義。至于春秋取其
表年以記事。同是列國之史。何足以存王迹。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在竊取之矣。

何非鳴曰。其指春秋。春秋所書會盟征伐之事。休則桓文為盛。春
秋所書會盟征伐之文辭。則史臣職守。然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
出于史官文。未必核。故取其文中所載之事。而筆削之。故據事直書。
立箇公案。其是非得失。付之後世。自明。然未嘗云書某事。用某法。亦
未嘗說史官所書不是。我來書過。故其義字。只在正例。變例大書。
特書中無一毫假借。處見之。即褒貶二字。亦只是讀春秋者看出。况
曰賞罰乎。後儒因竊取字。便生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如此則犯非其

分為下不倍之謂何。即道在而可以竊取耶。須知竊取即竊此之意。

夫子本意。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耳。陳慧生曰。只是口頭謙抑一故。

温良的語氣。後人看作許大吃力。可笑。蓋義出於人心之公。即所謂

是非是也。從古帝王。撐持世界。仁義兩件。而孔子作春秋。單取義以

懾服人心。直從其不容泯滅者。以提醒之。則生人之脉。斷而復續。義

固所以成其仁也。李卓吾曰。春秋一書。亦不過提人明察之竅。以存

幾希云耳。正恐人為禽獸也。

辨真楊伯祥曰。春秋之筆。只可言是非。不可言賞罰。賞罰者。天子之權

也。決不可借。是非則人人得而言之。此乃天下之公論也。何借之有。

有問者曰。此義何在。而孔子取之乎。曰。此義在戒心。亦在人心。在天

了案賴九修曰王若曰誠自現行于天下言君子曰澤自流溢于後世言馬孟河曰孟子此言非但明己之學有本源實是闡明孔子之道在吾身推其明晦之開以示天下後世知此

幾希之謂由未我研直葛維章云私淑私字猶云自己下功師不能傳之于弟子焉仁由己此蓋子極澤力虔然切不要捨在孟子口中勝在孟子口中便弄背本了細玩氣大有無限謙抑在李卓吾曰私淑諸人

下萬世之心。但天下人棄之若擲。而孔子挈之。故曰取曰如是。又曰竊者何。曰譬如一公物也。人皆棄而我獨取。安得不為竊乎。荅極醒。私淑章脈。羅文止曰。此孟子自叙得統於孔子以存幾希也。見得幾希一點。我所固有。不是倚藉于人來的。第此一脈。鍾於心源。衍於教澤。其間承接嗣續之際。全賴此幾希相傳。毫不容混。私淑二字。正是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教。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脈。正是喫緊為人處。上節引起下節私淑二字。孟子頌學孔子以教世。自任正此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二君子陳慧生曰。凡有所遺于後者。皆澤也。教澤。德澤。惠澤。可以滋潤。

後人者皆是。世數遠則漸泯滅竭盡。無論君子小人。大約五世而斬。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聖人安得有澤。曰五世者。孟之於孔。猶在五世內。記稱孔子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知孟子之沾孔澤。不在三世。必在四世矣。高中玄曰。註云澤謂流風餘韻也。流風餘韻。百世聞者猶興起。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為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王瑞毅公曰。澤色澤也。猶禮所謂手澤口澤也。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可復知矣。故約皆五世而斬。○宋羽皇云。私淑諸人。正幸在五世內。從徒字說下。極可玩。有欣躍自附意。蓋曰予

私淑諸人

離婁

五七

十六

豈真有所重
承者哉亦自
明自察而已
矣以上數章
以明察其較
好

之去孔子僅百年。雖未得於親炙。而親炙孔子者。尚有其人。余得聞
之。竊孔子之教。以自淑。芳徽未湮。靈响可親。未及門而津。乎有及
門之契矣。非若世遠言湮。而想像之下。不得真者。比看澤字好說。更
淋漓。剴切。異。泰。葛。屺。瞻。以。君子。小人。之。澤。作。有。德。無。德。者。言。君子。是以
學業。落。後。人。者。小人。是以。術。業。遺。後。人。者。謂。恒。產。技。藝。必。有。為。人。所
憑。守。如。所。謂。紹。箕。裘。云。云。亦。一。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
可以無死死傷勇

取可以取 指示人當精研于義。須從中可以辨出。不可以無來。鄭申甫曰。天
下道理有明白決定不可者。此何消說。有一種道理。騎掛在兩可之

間。最難擇。精守定。如孟子於齊。祿以養賢。受之未為不可。然而孟
子志在行道。不為虛受。此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不取者也。若他人雖
見及此。而以為名目無害。隨狗而取之矣。是固以為無傷於廉。而不
知其為寔傷廉也。又如舟子之於子華朋友通財。亦何不可。然為師
服役。又非貧乏。其寔可以無與者。舟子與之。則傷惠矣。子路之於孔
悝。食焉不避其糲。是亦可死。然出公拒父不正。則亦可以無死。而亦
死之。則傷勇矣。廉。惠。勇。道。理。自。有。精。微。恰。好。處。擇。之。貴。精。而。持。之。貴
定。渺。忽。疑。似。之。間。未。易。言。也。按。此。說。本。出。張。南。軒。暨。義。極。妄。今。註。說
則。謂。之。初。自。許。再。自。疑。而。語。類。中。又。引。孔。子。再。斯。可。矣。之。言。為。証。則
是。不。當。取。也。不。當。與。也。不。當。死。也。而。犯。之。直。謂。之。非。廉。非。惠。非。勇。可

辨其余仲弼曰人謂以臣廢名不忠甚矣何云以端人與之不知學問有淵源有本領事君不過執此以事之借如盡忠以殺孺子是以其道反害之徒知在朝廷情一忠名設無此技忠亦安施哉

也奚啻傷而已乎

逢蒙

此見取友當以自身之端為準端人取友四字通章之案羿之罪不在知人之不明在立己之不正研陳明卿曰以弟殺師罪在弟也而反罪羿蓋隱然取其存君臣之義師弟之情所勿論也以臣廢君不端在臣乃曰端人也蓋明乎取其存師弟之情而君臣之義所勿論也只徒以端不端論恐非善讀書者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蒙傳見俞曰弑君之人忍甚故以射愛蒙欲蒙助己之遂也盡字便是禍根思天下惟羿為愈已這思便思得不好了端人便不如

擬馮猶龍曰羿篡夏之賊本不可以師弟論但蒙從寒泚之命則為殺其師矣孟子特借羿為訓豈真以取友責羿哉孺子事孟子亦止取不信師為証若論事君之道無害於事全之可也有害于國殺之可也不然以誠

此曰亦有罪者對蒙之罪而言也此句已含得自取意引公明儀曰

以下正以發明其意非辨儀之言也而言宜若云者謂殺羿者逢宜

若可無罪焉推儀之意蓋曰羿之罪特輕於逢蒙為差薄耳安得謂

全然無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

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

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告君使他將往亦可也何用虛發四矢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發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鄭人錢爾先曰何以知羿有罪其不能為孺子也孺子之侵衛也以鄰構鄰也羿之侵夏也以臣弑君也此事正可以相照今日之事二句是孟子誅羿隱旨須為拈出潛師掠境曰侵見勢不利而遁已去而耳之曰追以庚公之藝精而使今日我疾二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是以人而料其生庚公之斯至必端矣是以友而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為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庚斯報德之厚也端人泛就立心制行之正言夫子之道即善射之道今日之事即追逐之事雖然從不忍一念迴想師之道曰不忍君之事曰不敢不

提眼陳伯玉曰看上節動修的也驚一跳着下節暴擊的也着一鞭頭緊相相形說方醒或欲倒下節反不整氣

忍與不敢之心合而後君師得以兩全使羿而以君事不敢發蒙亦以師道不忍害矣析抽矢扣輪去其金就矢袋中抽出矢扣于車輪之上以去其鏃令不害人乘矢四矢也車一乘四馬故謂四為乘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西子搢示人自新一念時刻不容放張鬱然曰不潔之蒙齊戒沐浴俱是倏忽間事一念之間何等危惕側重下節須知這一節搢說個影子與人看精神全在况乎未必西子未必惡人者

言性錢爾先曰此章是論性密諦所言智者指性之一點靈光言也因智者過之失之於鑿而昧窮理之學故發此論見理本自然故老子

有論性論智 雜表 十六

之異說然論智而鑿性非智也論性而自小其智非性也其智一而已矣何必紛

析義為此瞻曰故有不同有自然順利的有勉强穿鑿的故者以順利為本然不以穿鑿為本然如赤子入井人皆憐

欲絕聖去智其實良知良能不學不慮這一點靈光是沒造作的或以此章專為智而發孟子見當時人好用私智以處事其原在不識性故有此論看來還是勉人當順性以為智非惟不當鑿而亦不必鑿也下二節乃一串意不必分屬治水治曆要知故與利不容分矣以鑿為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言性揚伯祥曰天下之紛去請明本性者都要指點性出來然在那裡去指點他繼善成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只有那發現的成迹所謂故者好指點得蓋欲知性之本然當就性之所發已然者觀之儘足以見性矣而已矣三字當玩謂性即故已明再不必別生見解

揚這其說便知他本性的仁了然這個性場縣于下見自然觸發這乃是利若作意去做便穿鑿了

也然所謂故者本體自利自然而無一毫矯揉如孩提之愛親以長之敬兄即是故也然愛敬即本于不學不慮所謂利也非性中有利不利之兩歧正見利者是性不利者即非性見必以順利為本然也全要在發用處認出本性利為本字不必作本折亦莫誤以本字對末字只作虛字看為是利字亦不得以善字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節所惡陳慧生曰夫故本自利可見凡事只依此行去便是莫大神通只為世間一等小聰明的人捲入意見失却本來混沌是顯性者智也而壞性者亦是智故提出智來說智以處事言勿作窮理言首二句

是提綱。下正發明之。孟子主意。只是欲人行所無事。而古來行所無事者。莫如禹。故把禹來立個標準。發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不是此喻。方孟旋曰。鑿對混成者。吾性之理。渾淪淪。無處可容。吾私智。今乃妄生意端。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不曰治水。而曰行水。可見水自行也。禹特行之耳。蓋非壅而決之。以穿鑿水性也。如智者不務穿鑿。若禹之行水也。則智以成事。非以擾事。何惡于智。行所無事。言雖有疏淪決排之事。却是順水本性。曾元贊曰。如知者二句。須看兩亦字。承上文禹行無事。固為大智。如智者亦行所無事。是事應於有心。還於無則無。將迎意必之擾。本性上覺得空洞無碍。故曰則智亦大矣。秘蘇紫溪曰。性本至靜。實未嘗不通於事。雖至紛寔。皆統括於性。以有為為應迹。以明覺為自然。則神感神應。而天下裕如矣。所謂視有事若無事者。此也。透甚說出体用一機。性絕不是枯稿的。引禹治水。亦不是譬喻。禹之治水。乃正其用智處。正是性光布護處。用智之事。莫大于治水。是標個準。則錢抑之曰。治水明臂二意。似兩平。上下節口氣相承。則倒落相足。為是。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括於性。以有為為應迹。以明覺為自然。則神感神應。而天下裕如矣。所謂視有事若無事者。此也。透甚說出体用一機。性絕不是枯稿的。引禹治水。亦不是譬喻。禹之治水。乃正其用智處。正是性光布護處。用智之事。莫大于治水。是標個準。則錢抑之曰。治水明臂二意。似兩平。上下節口氣相承。則倒落相足。為是。

研旨楊伯祥
 以此見天以
 星在運。然不
 可致之。度數
 人以此心之
 靈明。運亦無
 不可知之。事
 理若說天之
 故可求。而事
 物之故。亦可
 求。則又是以
 心去逐事。為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與上條語意一貫。勿作兩平。若曰智須行所無事。豈惟治水為然。即明曆至難。苟求其故。云云。按天雖高。而運行有常度。此天之故也。要見是天所原有的。星辰雖遠。而次舍有常分。此星辰之故也。要見是星辰所原有的。天與星辰。其運有常。自古如此。非後來遷換者。

了謬哉。
豈異悅王汝
曰要知歲月
日時何故皆
會于子。此不
可作故迹看
也。復所曰冬
至子之半天
心無改移天
開于子分明
說。性善源
頭出來。

故只言故而利在其中。然須知故是天與星辰運行之迹。畢竟天之
故。漫星辰上推。蓋天無體以星辰之度數為體耳。求是造曆者布算
積分推而求之也。千歲之日至。主已往者。說日至冬至之日也。凡造
曆者必以曆元為據。日至謂冬至千歲以上之日。至年月日時皆為
甲子。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至極也。日之短至此而極。治曆先就今日
逆到起初源頭。然後從源頭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可鑿而致。見其故
可推而不待於鑿也。或以上節言故下節言利不可從。
改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為體。星辰之位次不可名。以日月纏度為知
故。日月皆有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周天也。造曆者歲以日至之
日為數始。傳所謂履端于始。序則不惑是也。又推上元大初之時
歲日月時皆甲子。以為曆元。則七曜之行皆會牽牛之次。無復盈縮
餘分。曆書所稱合璧連珠是也。

右師

摠見君子以禮自嚴。不徒為遠小人也。莫誤作自重道說。初問有
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個大題目。壓倒他。揭出一禮字。小
人之意自冷。舊說謂時卿大夫以王命往吊。故稱朝廷。近說卿大夫
位階各有定分。在朝廷如此。在出吊亦宜如此。不必云以王命吊。稱
朝廷也。較是。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
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而相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公行
三節
大有曰
有子之喪
自為人子
而執親之喪也
右師往弔
最諸臣

李卓吾曰許
多人與他言
未嘗悅孟子
一人不與之

離婁

六

十六

言快不悅的
是妙人與言
衆人豈不自
愧又曰衆人
知有右師右
子只知有孟
子

承君命社吊而王驩亦與焉入門指王驩見是衆人羶附之會進而
與言揖之進也便不能以禮處人就而與言親其位也便不能以禮
自處這都是叙親媚之私情○孟子不與言兼不進不就二項正孟
子以禮自處不隨衆媚悅意右師不悅而敢與明言明是挾寵而憾
孟子○薛諧孟曰禮朝廷三字極重乃授此以儆衆人非自解也位
是本身站立之位階是朝廷叙列班次位在階之中也不歷位句人
不歷位而進言于已吾亦不得歷位而就言於人不踰階亦然我欲
行禮兼承上二句越位則越禮踰禮則踰階禮與簡正相反不以爲
尊朝廷而以為簡王驩非惟輕禮并輕朝廷故可怪異

存心
章脉陳明卿云此孟子揭存心之學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

見正于三自反處見之憂之一字極抉出自反的精神所謂存心者
此也而法傳二字又是發明君子憂的念頭蓋君子以仁禮存心不
只是在自家身上討好正欲合天下于仁禮之中以成萬物一体之
學方能可法可傳果能自盡即瞽瞍傲象可化何況橫逆其不能感
化橫逆正我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我之不能如舜處故深以為憂君
子所以異於人者如此
奇秘黃幼玄曰或謂以禽獸待橫逆亦覺不忠厚不知這正是君子大
度量處若猶視以為人計較之念決不能忘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
不怒禽獸無知當虛舟一般看古今善處橫逆者無如舜故引來作
準則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瞽瞍傲象乃成其為舜有橫逆乃

成其為君子於此着眼學問更有進步處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異節義根云異字便含法今傳後意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與人不同耳人非不存心而非君子之所以存也存字無工夫仁禮正

在存心處人皆殘忍君子却是仁存于心人皆慢侮君子却是禮存於心然君子亦只存得箇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存便見君子之異

耳切莫誤作君子以仁禮來存於心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仁者夏膚公曰此二句不是仁禮存心而愛敬見於外之謂只承上說以仁存心即是常存此愛人之心以禮存心即是常存此敬人之心

不重施上恒愛恒敬亦不重驗只要起下橫逆意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入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我

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初世培曰惟愛敬為常故君子不敢信天下有反常之事而自責無已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

物莫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有人 秉旨云此字正指愛敬說言有人為乃我之素所愛敬者何待我

以橫逆此必我必不仁必無禮我果仁禮此橫逆之物莫宜至哉安

離婁

十六

卷

秘直郝子知

言云愛人者

人恒愛敬人

者人恒敬君

子豈先施而

望報哉必如

是而後萬物

與我一体耳

愛人不親反

仁禮人不答

反敬君子豈

望報而計施

哉必如是而

後我與萬物

一体耳但人

已立達堯舜

病諸天地之

大人猶憾焉

故曰君子有

終身之憂此

之不能不可

以盡責之君

子此之不憂

則非君子之

用心矣錢龍

門曰學至于

不責人蓋矣

蓋功深而心

平識定而量

宏鑒之千仞

之淵豈石所

白書

離婁

卷

十六

能激而鳴乎

得不自反

其自忠是仁禮之極盡處愛敬有分毫未懇到便是未忠非有加于仁禮只是形容其存心自反至于極處無已也

研直二句字勿作猶字看橫逆由是正由自反而仁自反有禮自反而忠來所以為橫逆不然則順矣

忠節李卓老曰妾人三句非置不較也不忍較也此際我只仁敬而不責以吞如養禽獸不求其報也自脩工夫何嘗住手一說雖字不失去聲謂看鳳儀獸舞禽獸何難感化只是德未到至處此句暗伏下無患意人未有患禽獸者只是馴擾之無法耳一說以君子曰此亦妾人句是代君子說的話如說君子到此而說他是个妾人如此則等之禽獸耳若是禽獸又何難焉惟其非禽獸是故君子有終身云云亦妙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胡湛衷曰是故君子句括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終身之憂即堯舜猶病之心無一朝之患豈以外來之橫逆芥蒂而分其心乎勿云惟有憂故無患恐非本旨乃若所憂則有之謂非徒憂有所

以用其憂也稱引舜者以其遭人倫之變千古之橫逆故也舜為法可傳亦重在反身嚴密仁禮極純處所以可法可傳非羨其行誼之高卓也我由未免為鄉人非全墮鄉人蹊徑言我着寔要法舜而不

此節文字翻翻地上文三自反關得此淋瀝痛快大奇大奇

離婁

十六

十六

能徹底省躬。未免猶是鄉人也。未見字當體貼。憂之如何。有轉轉無窮意。如舜而已矣。是籠統說。若自反即如舜。一時不自反。便不如舜。更無已的時節。故曰而已矣。究竟要如舜也。如舜就心上如之。不至底豫。允若。而化天下。亦非如舜真面目。必如舜方能化。橫逆也。惟君子以舜自期如此。則外患之來。方且借此為反躬內省之地。矣。足以分吾憂哉。非仁二句。不是完解。無一朝之患。正見時時念在。此仁禮。故非仁而此心無為。則所存皆仁矣。非禮而此心無行。則所存皆禮矣。一朝之患。即是橫逆之加。本是不當有者。偶然有之。故曰如有。君子亦只自反。毫不為患矣。余景玉曰。如有二句。正畫出無字引之。歸併于憂。非置之度外也。

平世 此章總是見顏子可同禹稷。陋巷之中。具有唐虞事業也。以寓自負之意。張侗初曰。此章既有地字。則禹稷顏子只是隨地。以盡道耳。更不必添出時字。平世亂世。正兩者之地不同也。禹稷之思。顏子之樂。則心之因于地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

稷顏回同道

當平世 錢龍門曰。平世亂世。是書法。平世見天下一家之象。而時可以出亂世。見天下隔絕之象。而時可以處此。禹稷顏子之地也。禹稷顏子之所乘。以出以處不同者也。或云平世不須汲。禹稷却如彼救民。

而孔子賢之亂世不宜坐視。顏子却如此退處。而孔子賢之。此是設
 疑端以發下面議論。亦是平世是治平有道之世上。孟天下未平。謂
 洪荒未闢。主氣化言。此平世指君明臣良。主人事言。不重氣化。亂世
 主簡賢棄禮言。不改樂主退處言。不重安貧。要想他一種閉戶獨樂
 光景。

同道。王觀濤曰。道非二樣。顯晦一途。遇則憂。不遇則樂。都從道上發出。
 不着一毫意見。所以謂之同道。只渾講勿露心字。註救民二句。留在
 易地句用。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徐九一曰。禹
 思節。明禹稷
 所以急之故
 正以明顏子
 之不必急也
 急生于思
 生于責任

秘尚錢龍門
 司同道本就
 根源上看。三
 子却。不說破
 却。就應迹之
 上說。他易
 地則皆然。蓋
 地者位也。位
 也者時也。隨

一節。衷音云。首四句。只重一思字。未說到救民上。救民在是。以如是其
 急。句內發之末點。顏子無此責。故得以從容。陋巷意。兩已字。亦有味。
 顏子修己。固盡其在己也。禹稷以飢溺由己。而救民。亦不過盡其在
 己也。此便是其心之一處。陳慧生曰。由己。由字。即自字。言自我致之
 也。全在責任上看。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
 樣。故下云。易地則皆然。下兩可也。處極員妙。易地則皆然也。
 吳駿公曰。由己。飢溺節。只為禹稷下註脚。不及顏子。遽接云。禹稷
 顏子。易地則皆然。極可會。今古無自了之聖賢。禹稷之思。即顏子之
 思也。特地有不同耳。若論到根源。處顏子不改其樂。已。收禹稷許多
 生意在箇中矣。禹稷由己。飢溺之仁。不過即顏子樂。体抽暢之。非有

時變化而不拘者道也故禹亦曰有天

下而不與
研旨甘大哉
曰同室鄉鄰
正發明此之
不同兩可也
亦隨地而以
為可耳閉戶
不救非言其
心也易地則
皆然也

二也。其實此章不重禹稷之能為顏子而重顏子之能為禹稷與孔子論顏子用行舍藏之見同。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同室二字可見同室無不救之理。雖被髮句又深一層以應如是其急句。鄉鄰有鬪者下無救之二字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添一往字想他多少懸隔多少勞攘則惑也有欲救而不必救意閉戶便是陋巷獨樂景象玩口氣亦側重鄉鄰節。

匡章陳伯玉曰孟子不絕匡章亦因章子必有不自安處欲成就之耳。

了案唐元朴曰重設心二字童子無五不孝之幸特以責善得罪亦不能無罪但其設心處多小若思而可原也孟子取之蓋論心不論迹耳

馮猶龍曰通章命脉俱埋伏在世俗五不孝內勿草看過連用三箇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地步而私妻子一句正對出妻孥子說殺字危字正對責善說責善而成不孝是童子罪處亦是童子可憐處。○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公都子之意謂不孝惡行也通國公論也與之遊又禮貌之不巳過乎何也意其必有獨見不是疑孟子。

離婁 十六

提眼余元礼曰章子不养其父當時想必以此議他不知章為父所逐是欲養而不得者與世俗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同况又有自責之心乎

舊微之曰此二節是說他得罪的緣故言外要見其

可不忍致按章子之母得罪其父父殺之埋馬槽之下後齊威王使章子將禦秦勉之曰全兵而還必更獎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獎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故不敢此章子所云責善豈

世俗匡章以通國為言便是世俗之論故孟子亦就世俗所謂不孝者

以辨之五不孝從輕說至重一不孝是怠而忘親二不孝是縱而忘親比怠情稍肆矣三不孝是溺於財利而忘親比驕佚稍私矣然已上皆是缺養猶未辱親四則荒淫聲色貽辱於親猶未取禍五則忿戾逞凶禍及父母此五件章子並未犯一條也好貨財二句不平是好以貨財私於妻子一說好貨財是吝私妻子是私還是兩樣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雷念裁曰子父責善只是子責父以善不相遇指為父所逐說

因其為父逐遂以不孝稱之責善句不重特引起下意耳言責善

特朋友之道也便含非父子之道意以諫友之道諫父故誤而為賊恩之大耳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豈不項仲展曰承上言誤而至于賊恩亦不可深以為罪得罪後而又痛自刻責此猶為人所難子章子之子母章子之妻屬眷屬此句叫起出妻屏子為父所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屏非休逐也責善見逐已有罪矣我欲養其父而不得而已乃受妻子之養則罪益大曰豈不欲曰設心皆是探其隱情言之末句括上文謂以責善之故得罪真是可原以得罪之故自責尤為可矜是則章子而已矣直是原其心

當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諫之與抑欲其毋之不終棄也而以改葬祈之父與意章子之言亦可哀矣而威王亦謂其為子不忍欺死父豈為臣欺生君哉任之不疑卒破秦軍

而憐之也。豈有他不孝耶。秘徐岩泉曰：這不自安處是良知一點天理之明也。從此開通，便有可以成就之理。聖賢不輕絕人，只為人人皆具此知，多因屈於無所啓之也。
武城此章還重。曾子能為子思，如大節不奪是也。沈無回曰：孟子以賓師居齊，於齊國之事未屑，然也。景且氏之徒嘗以君命召，不俟駕責之，不知為賓為臣，道同地異，孔門自有家法，故借此章發之。李卓吾亦云：搃為自家下註脚。
○魯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理應死守，只是小各成其是，心中曾不見存利害兩見。上二節只敘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在先生字君字上。

居武城節。林爽侯曰：曾子居武城，是武城大夫延之設教，無寓人至將反，皆語其守舍者之人。室內必有薪木，二句串看，自此至曾子反，全要模寫曾子遠害一段情景。一去一反有休戚，漠不相關意。左右曰：至不可，是門人私議之詞，忠在心，敬在貌。今寇至，人心已危，乃先眾人而去，以為民之觀望。人心益危，寇退則反，而安居焉。殆於不可疑，其不當去，不必兼反。沈猶氏有負芻者，乃另是一人。非沈猶行從先生，乃相從之從，非門牆之謂。七十人，非不可禦難，卒去之，未嘗有與其難者。知沈猶則知武城矣。勿露賓師不與臣同意，須知癘疥小寇，傷止

提眼張伺初
曰頹子未嘗
不胼胝禹稷
未嘗不葦
武城亦有軒
樂之勞臣衛
國亦有先哉
之高士隨時
圖轉到慶靈
通開此眼界
方知書冊上
古人都是活
局

薪木原不足為邑社憂不然師弟之情不且怒然去也只是兵與寇
至之時非講道聚樂之日共守非休絃誦非時不得不去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孟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

則皆然

居衛二節子思居衛是仕衛而居也君誰與守兼社稷人民言一去之開其

所係之重如此蓋示以不去之意也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不去便
有死難之理○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徐自溟曰此處只要
重曾子之能為子思上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曰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此可以知其能死難矣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

儲子此亦見聖賢之不能為異也沈無回曰只重何以異于人哉一句

孟子全欲以不異接引世人王令人問在日用動靜上矚若容貌則

齊王已見之若心術則非矚所及也有疑其或勉強于人之所見故

欲私視之觀下果字可見果有以異于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矚之

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何以異二句連珠要得銜口喝破語氣不要定

填痴講但暗含顯微無間意方與矚字相應何以二字荆川說以何

者異于人只就事為上講與矚意對不可說到形性之同上言我所

為只平日常其所所以燕居獨處即其所以大庭相接更何待矚就

了靈錢龍門
曰式云孟子
每陳堯舜王
疑之故以同
耳之言破之
亦不妨然不
如只作口類
話答應輕
帶說妙有私
錄也

離婁

十六

是堯舜大聖人。亦不過盡得人道。與人同耳。說堯舜是明已。無異不重堯舜上。只虛就人品說。舊以知能形性等填實。誤甚。

齊人

曹娥雪曰。此深愧求富貴者情狀之可恥。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

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就中矣。又不寔說破他。

狀箇乞人來作影子。劈空撰出。刻畫如畫。一個人轉幻作兩個人。鄭

文甫曰。通章只重由君子觀之一句。上文乞人情狀。都是由君子觀

他。故覺如此。故云其不可令妻妾見。不則彼人自不知羞。一移向火

乞。見到津羨他。濡沫他。幾點餘瀝矣。

子與氏設出
个妻妾未把
他做個大文
夫。愧死世間
不知羞的驢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處室便見崇
孫共之者

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憫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齊人

汪石臣曰。妻妾疑處在一必字。一盡字。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所

為也。要得致疑聲口。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要得哀怨聲口。

卒之東郭三句。影下求富貴之可羞。全在此處。見得求富貴之人。搖

尾乞憐無異乞。播轉頽。形狀故鋪叙極詳。極透。則下文鄙賤當世之

意。可不言如畫施。二字正畫他個醜態來。

兩處師云富
貴利達。雖係
不作東郭之
骨。祇存其所

嗜之餘以待
來播間音現
在之求可泣
已往未來皆
可泣一場春
夢人何苦目
旁碌我體骨
不媚青繩甲
容亦且岸之
朝市之行不
余未見其往
于播間之英
魄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幾希矣
由君子
子節
所以也
即當其所求者亦與求富貴者同是一樣心
所以也
惟君子超于富貴利達之外旁觀獨清獨醒故由君子觀之則
所以求處倫極醜態當令妻妾見之無不羞且泣者彼乞播朝端者
試於余影自頽愧死無地矣要之彼求富貴利達者滿眼榮華舉家
慶幸誰知可鄙所可鄙者只由君子觀之耳
提表若思曰獨言齊者功利之俗孟子所以最切齒也關目亦奇

千百年眼十六卷終

萬章章句上 九章

秋古言峨雪
曰章中憂字
極重怨字頗
險慕字極奢
總一人少則
慕之心貪戀
不休今觀孺
子慕父母不
得懷抱任是
可悅東西都
寬解不開非
怨慕之至情
然乎

怨慕 徐九一曰通章以怨慕二字為主至明其所以怨慕則盡括於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一句故三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
錢龍門曰章中父母之不我愛為不順於父母惟順於父母重
出一慕字到末節方說明慕父母而怨字更不須另解時解妄生分
別謂惟順句以前是說怨末節是說慕大誤蓋怨慕兩字原渾淪拆
不開的怨即慕之迫切處下文以憂字代之極醒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于田
項仲展曰怨慕者以怨為慕悲感中之眷戀也二字要連看怨不
是怨親亦不是怨已勿作慕結為怨倒了白文人知怨之為怨孟子

是怨親亦不是怨已勿作慕結為怨倒了白文人知怨之為怨孟子

獨知怨之為慕。最得大舜心。勝當其抑鬱無聊之懷。意天其有以鑒我乎。曹娥雪曰。此因論號泣事故。先言怨。後言慕。號泣是怨。所以怨之心是慕。時說爭怨。慕先後皆愛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漢疏云爾雅秋曰旻天出陰氣也以其情主乎憫故訴之琴操云

父母愛節陳明卿曰。怨在慕中。不與慕對。今時說謂怨者戚。若有歎慕者。皇。若有求。劈開平提。大痴大錯。况萬章所疑。舜怨。非疑其怨親也。謂人子只管盡職。添此懊惱。便不是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邊。故孟

此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恩因作歌虞帝之迹操中為多不倫錄

子借長息公明高之意。而推出明高不若是。怨之言辭之。怨與慈。正與怨字對。言舜孝子之心。必不能若是之怨。然無慈。蓋凡人處世外邊。順逆不可必。可必者。盡其在我而已。此外誠不必看懊惱。至父子這一種領直法。使用不得。舜是以怨慕也。章所疑。正坐是。怨。所怨。正坐不若是。怨。楊子有云。事父母。而知其不足者。其舜乎。夫孝聚百順。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中一事。其他欠缺。處甚多。特未知罪之安在。此所以怨而慕也。

參高中玄曰。不若是三字。直貫到底。蓋使自謂我只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便吾事已畢。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且柰之何。此正所謂怨。而孝子之心。不若是也。看來本文是如此。備參。

窮人則無妻
子之可奉無
人心之可依
無富貴之可
集其上止相
反蓋情不能
自達身不淨
自安心不得
自釋也其怨
慕迫切何如
乎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使王觀濤曰說者皆以此節承上文言怨慕之實看來非是此二節
已進一步設言舜處達如窮之心仍是這箇怨慕以見號泣出于至
性即草莽天下亦可豈但往田之日為然哉夫以糞之耕稼之夫蕭
草野之畔而帝子環事朝貴紛集百物羅列以事舜于畝畝之中
此一段是供養之後乃非常寵遇也况乎群情係屬天下之士向慕
德化多就之者此一句是人心附言士便該民且帝始則使之為相
與之共視乎天下胥相也終則將使之為君移天下以與之此一句
見得若陰這等顯榮他只為不順父母就是窮人無歸這一着耳順

謂論親於道心與之一也歸即歸根之歸萬物本乎父母不順父母
此身如何歸着直勘破他怨慕心事此不順無歸之心只舜知之他
人不知也須知設論以推極其心見舜在當時非去可快心者但
惟知有怨慕矣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
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

士悅楊維斗曰上節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句；從上節看出
沒說一番只要醒出他惟順二句說怨猶疑怨親故拈憂代之憂正

管東溟曰此篇自舜慈慕章起至百里奚食牛章止萬章俱述舊節孟子亦隨事據理以卷之不細辨其真贋蓋不如是不足以為事理之極致以見聖賢之

用心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輕信疑執皆不可

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故其憂為不易解耳。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到底慕少艾是悅親之心。移于悅色。慕妻子是仰事之心。移于俯就。慕君則心在朝廷不在家廷矣。此常情類然。亦逐物而不覺其然。熱中者正見富貴奪人。惟舜處富貴之極。不足解憂者為不可及。蓋大孝處心積慮。終身知慕父母矣。此句且虛勿指舜。即五十不足言終

身。然至五十則好色少艾妻子皆歷閱過了。此而不改則終身之慕。心可從此見矣。故云五十而慕子于大舜見其心矣。謂見其終身之心。于五十也。非謂于大舜見其人也。予於大舜見之句。正與是非爾所知句相映。予字照爾字見字照知字。

娶妻章。陳新安曰。提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為主。變而處之以權也。后二節以傲象為主。變而處之以誠也。或單要

重孝親上愛弟者。正所以孝親也。不作兩平看。亦是正理。王觀濤曰。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

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娶妻引齊風之詩言娶妻當如之何乃盡道必通姓名以告父母有不
敢自專意信斯言也指詩必告而娶之言宜莫如舜謂盡此禮無過
于舜也告則不得娶此句最重正答他不告而娶之間然不得娶未
必阻而止之聖賢事親視妻形聽去聲替嫂即不敢違堯命或中心
默有不悅則舜定不得娶矣男女居室莫把作現成看正是几蓮音
廟以行事時節這是繼祀傳後莫大之倫如告而不得娶則廢大倫
以取懟怨于父母懟怨即在廢倫上看出如告而廢倫絕祀則此怨
少不得歸之父母此以理勢言非以舜之心言陳慧生曰這個懟字
何處承承曰妙天性本然微處承承不然嫂未必懟其無後也下以愛

兄之道來亦如此看顏壯其曰此聖孝之獨洞精微處在他人只知
從命為謹而已王祥童子元德秀陽城諸人終是一節於聖人猶隔
祇緣此去處未及承承不免有過不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
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亦知節林叔衍曰此節即從上節生出來的枝葉帝之不告帝亦知告這
二告字直做堯自已不告替嫂說不必作不令舜告則不得妻也全
在舜逆父命上蓋替嫂雖不敢抗堯而舜見替嫂之不欲則亦必堅
辭諸堯矣故堯只一不告而妻極善處舜父子之間正委曲以全舜
之大倫處

政今河府
有舜井二井
相連謂是匿
空旁出者宋
直宗名之為
廣孝泉史記
云舜完廩浚
井皆謀之二
女得不死稗
編金履祥云
虞氏自慕以

下竹有國體
係國若殺舜
之事其奪嫡
之謀乎又烈
女傳云舜有
女弟繫與二
嫂諧趙註云
砥彫弓也天
子彫弓堯欲
禪舜天下故
賜之彫弓徐
傲弦曰堯事
舜九男二女
百官牛羊倉
廩備象欲分
取牛羊等物
禾及百官舜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
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怙怙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
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廩朱爾兼曰父母使舜要見是聽象之計舜在牀琴重象見舜尚生
說或作遇變而不失其常見聖人之天定也鬱陶思君是臨時撰出
愛兄言以掩入宮之罪而色有怙怙終不容偽也臣庶即臣妾之官
非百官也治只是照管意淺看象憂二句重喜邊總是形容舜之
與象天性至情流貫融液無形休間隔處宜寬說就平日休戚相關
上言勿以謨蓋為憂鬱陶為喜講完二句方找云今者鬱陶之言是

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婦重喜邊與下文偽喜相
應李襄一云自來象之憂喜父母亦隨他憂喜舜之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固是愛弟亦是順父母處
辨高祖大風破圍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靈異多矣况舜哉天
休震動神明駭赫元倉子之言不虛也時說着意研尋以人點天夫
亦不語怪之旨也金仁山曰捐階謂已下階去也出謂已出也完廩
已下去而瞽瞍之浚井已出去而瞽瞍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不欲使親有殺子之惡完廩浚井隨即指出而瞽不知
焚之掩之則不及矣李卓吾曰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只
一瞽瞍此舜之所以得免為廩上灰也出浚而掩之此句尤明白蓋

四書千手尺

萬章

六

十七

却擇其未及
考言之撰此
者可甚
秘直陳慧生
曰象憂二句
總是說不至
愛涕洽之意
不要尋着落
掩映開合判
開講又不足
旅次漫語云
舞。象。仍。若
孩。提。然。未。嘗
責。以。知。識。余
亦。云。舞。與。象
仍。若。孩。提。然
未。嘗。泰。以。知

秘直余仲弼
曰此時欲捉
摸舞之喜處
亦難形容何
處得偽所以
子與氏亦只
能於以象憂
亦憂象喜亦
喜急口吞來
可想象不可
言泥若也聖
人與化俱徂
情順万物而
無情蓋至人
渾洽之至情
非亦憂亦喜

雖感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新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暇
儘有經濟儘善調停即謂之慈父可也此其所以終底豫也欤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
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真偽焉
舜偽黃幼玄曰說出亦憂亦喜來明是照常無隙之兄弟如何謂其偽
喜總是代舜懷着殺已一事物而不化耳不必謂舜喜于偽到了文
法章以象之鬱陶思君明是偽喜故疑舜亦偽而喜者與章試但故

一未嘗謀蓋之象久不見舜一見舜而曰鬱陶思君舜喜乎不喜乎
愛兄之道與父母懟無後之心天性大常舜未嘗見有毫髮異也表
一潛解云曰否者見舜所信象處本與信他人不同如子產之信校
人亦從自己好生大常中流出取証舜喜極為真切而時說尚有信
孟子不及者表出舜許多机權來此小聰明是烏識舜與象大常無
隙之妙哉引子產一段只重可欺以其方一句曰生魚見有可生之
机饋于子產又見過好生之人校人主池沼小吏子產命他畜之又
有生理烹而食之便逆其生理固久困而尚未舒少頃洋洋舒而
稍縱然天猶未復久則悠然而逝與水相忘矣這三語撰出一段宛
然是個生魚道理所以欺得子產不重子產好生只重校人以理欺

不足以傳其神也。陳慧生曰：只為孟子說兩亦字太輕快，遂起章偽喜之疑。不知這即是下童不藏怒，不宿怨的。大道理，雖然與世俗言，則不藏宿為有把柄，究竟不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情理出天然也。李卓吾謂象入辟章。

子產而子產誠信喜之上。可見子產之嘆魚得水為所，亦猶舜信象之以愛兄為所也。重複言之，何等誠信。又形出孰謂子產智一節。此便是疑舜之偽喜同情了。或云引校人正見其事情不同於舜耳。校人之說鑿空，駕虛可以欺售。象之喜情理必有，決不可以欺售。如此看便把引子產一段沒趣去了。借令舜當校人，豈意遂之耶。陋見勿從下文，明接君子可欺以其方了。蓋聖心誠一無偽，以誠投即可感。動是可欺，誑以理之所有，以偽投便不入。便雖蒙蔽以理之所無，彼象以愛兄之道來，一時良心發見，亦一點誠處。天性相觸，一見他走來，便真實信而喜之，奚偽焉。

象曰：全章摠見舜善用其仁。張天如曰：重親愛二字，其封之是親愛其

亦喜再無別法。慶妙切神情，片語甚玄會。

封之而善有以處之，無非為保全地。亦是親愛，雖然一轉更說詳懇。又是親愛仁人之於弟如此。陳慧生曰：四凶之罪在天下，象之罪在一家。慶之不同，此理甚易曉。而孟子不言以親愛言者，原情定罪。此世法之規，非天性之論也。且萬章劈頭以殺舜問，明是代舜藏怒宿怨，其慮及害民，乃轉側旁意，不知舜之於斯，已有以處之矣。若親愛之心不篤，則害民之慮，遂為藏怒宿怨。寔天性之謂何，而徒以世法槩也。不藏怒不宿怨二語，把萬章代舜的一肚不平盡渙然冰釋了。故但言親愛而章所稱害民之慮，竟不道及章亦可不復執也。

攷按左傳列四凶共工係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驩兜係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淫。三苗係緡雲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鯀係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頑。此四皆望族也。堯留之以待舜，所以處其始伸其推也。書載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

傳功帝曰吁靜言庸遠象恭誦天工之罪於斯可見此之比周亦于斯可考矣三苗負固不服書稱禹徂征三苗逆命益贊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其所以致討之由則禹之誓師詞可覈也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極渾含正大罪狀自招左傳云鯀不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黨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而克直蔽之以方命圮族狗四岳之舉遲以九載夫亦憐其才也云爾而鯀竟劫僻深負帝恩跡其築堤與城捍禦澤洞大是莽僕九載績用不成罪狀既彰周攸救堙則亦惟賤逐而禁錮之耳非真如呂氏所云副之以吳刀者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羽山東裔也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是其據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象曰口義云章以象謀焚廬謀浚井日日以殺舜為事正見罪不容逭及立為天子而操生殺之權即殺之以勵天下乃天子之事亦不為

過不其復仇何也疑放之罪輕孟子曰舜實封之也或者不知遂以為放焉放且不為况忍誅乎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舜流張來初曰章疑封之非仁孟子言封之正所以為仁舜流至不仁是起下意放流殺殛四字重且闕說不仁意留在誅不仁句說出四罪字作活字看成服其刑當共工靜言庸遠不仁于身驩兜

析義怒怨二字據理之談不藏不宿則為對世人藏而不言若仁

人之心則已
無可怒無可
怒矣

比周為黨。不仁于君。三苗負固不服。恃險為亂。不仁于國。縣方命。圮
族治水無功。不仁于天下。故摠曰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
庫之民。奚罪為相對。奚罪言何罪而遭象之虐。仁人固如是。緊頂有
庫之民。奚罪句。說仁人固如是乎。在他入則誅之以除其害。在弟則
封之以貽其害乎。三句一氣讀。正是發問之意。固如是乎。舊謂疑其
刑賞不公非也。都在貽虐。違說仁人之于弟。便見與處他人自不同。
仁人就指舜說。或謂至封之有庫。方寔指舜。非是不藏怒不宿怨。謂
可怒不怒。可怨不怨。直是忘其怒怨。不留一點于胸中。非有怒怨。但
不宿藏也。或作弟有怒而我不藏。云云似不必。親是親密而不疎意。
愛是歡愛而不乖意。親愛之而曰已矣。見舜只知有親愛。此外有可
怒。可怨。都。不知耳。親愛虛。就心上說。親之二句。只推親愛之所必
至。二欲字亦是心上欲。其如此。至封之有庫。方是寔事。親屬貴愛屬
富。不是互言。親對疎看。愛對忍看。貴賤異。則勢分懸。隔是疎之也。故
親欲其貴。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其身逸樂。不恤弟之窮困。是忍
之也。故愛欲其富。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既欲其富貴。便封之有
庫。富貴之也。正所以遂其親愛之心。為用情所獨鍾。處封之。所以為
仁也。末三句。只反言以見其當封象意。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證脉李卓吾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此數語遂為後世封藩之式真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不然藩王暴民之禍不忍言矣張侗初曰舜之待象一誠心至于封象則委曲等畫滴水不漏可見帝王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

有仁天下萬世所當取法

問李衷一曰此節明放字意亦重在親愛其弟上不專辨以封為放之疑也敢問或曰放者何也意必迹有近似者不知舜當時雖封象于有庠却不與以事權代理納賦稅亦是保全他令不得肆暴非束縛制馭之說或人只泥其不得有為之迹故誤以為放耳豈得暴彼民句與有庠之民奚罪正相應汝謂有庠之民無罪遭象之虐這等看來象雖不仁而事權不在手亦安能暴彼民哉雖然又一轉語言舜這等處象其心却又不專為愛民正所以為親愛其弟之無已欲常見之而不令踈濶亦親愛意故不煩以政事使之得以源而來也加使之二字方明不及貢九字一氣讀下此是書詞及貢以政即五年述職也五年便是常期述職便是政事若拘列侯朝例及期

以政事來見便踈了切勿以貢政分作兩項相對此之謂句政常而見源而來之謂也末要見舜且不然以諸侯之例槩待象又豈忍以四罪之刑槩處之
秘陳慧生曰不得有為于其國豈得暴彼民哉論理正對着有庠奚罪之問今上文都不說出於問放者何也出之此聖賢析理極精處這等處置還屬世法不論天性而論世法于事理愈顯愈近于真心愈晦愈遠矣今惟先提出天性來淋漓恻怛然後以世法補之則此處置周密處都是親愛布護處與後世之法馭術籠者自不同也然猶恐涉在世法邊去急轉到常而見挽歸親愛上來大舜心腸虧孟子扶得出哉

提眼沈無曰
曰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
子古語本是
形容臣子之
盛德當世遂
倡說臣克臣
父即人心敢
于萌此一段
意思人不敢
于述此一段
議論便是無
父無君故辨
臣克說到無
二王使人分
義凜然說永
言孝思使人

良心謝然且
義止詞嚴顯
是為戰國人
心重關一字
宙故曰孟子
之功不在三
聖下
祭墨艾子子
曰二十八載
是舜攝位的
年數百姓如
喪考妣三年
指有位者古
若民無姓有
婦者皆有爵
有三者也如
喪考妣三年

曰書千百年限
萬章
十七

盛德 楊維斗曰此見舜以身立萬世臣子之極首節破無臣君之說重
堯老而舜攝向中二節破無臣父之說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
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
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替瞽之分尤隆于舜安得謂之臣
父末節又引舜能化其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

咸立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覺孔
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
矣

盛德 盛德之士君亦不得而臣之父亦不得而子之文法與天子不得
臣相類所以舜南面而立堯朝之瞽瞍亦朝之見瞽容覺天性至親
自不能安殆哉謂綱常紊亂孔子亦老之否謂無是理此非二句兼
臣君臣父然以為齊東野人者蓋齊國習見篡弒之事以為常故以
此等議論歸之堯老而舜攝向最重攝如代之主祭主事之類曰舜
攝則堯還是為天子舜何嘗即天子位下引堯典及孔子之言皆以
發明此句史臣紀堯之典曰舜攝位二十八載放勳乃魂升而魄降
畿內百姓如喪父考母妣一般即畿外四海之民亦遏密其八音之

為君斬衰三年也。禮也。若庶人則不及之。故四海但遺音八音而已。下云率諸侯以為克三年喪。諸侯即百姓。三年喪。即如喪考妣。三年。照應甚明。此說宜哉。

折義徐九一曰。詩云。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語自微婉。若云。我以賢才而勞若便。較然無味。且亦非詩人渾厚語意矣。是賢勞志也。莫非王臣。辭也。憂旱志也。應有子遺辭也。故辭不可執云。

樂如是者三年。三年屬下。讀引堯典。只見得堯是一個天子。且孔子嘗曰。天無兩箇日。民安得兩箇王。此二句平時之語。設堯在時。舜為天子。則堯為之臣矣。堯死。當待以臣禮。乃又帥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之喪。是以天子之禮待堯。必堯垂死時。猶為天子也。舜既為天子。堯又為天子。是二天子矣。民無二三之說。孔子何以稱為臣堯之謬明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賢。賤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節。潛解云。聞命矣之下。當補云。乃其不臣。賢。賤。則尚有可疑者。引詩云。非是之謂。是字。指子臣其父之說。大夫勤勞于王事。不得歸養其父母。故作此詩。意以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莫非王事。合當均任其勞。我何獨賢而受此勞苦也。賢猶云會。勞不必說。賢才文是一字。辭是一句。逆謂迎也。將自家意思。迎候詩人之志。不敢自必。而一聽之於彼。先入之見。不橫于中也。故從言諷詠。使自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一氣說下。至無遺民也。蓋雲漢原是宣王憂旱所作。然其辭曰。周餘云云。若錯認詩言。把憂旱之意。認作真無遺民。正以辭害志也。此只破其引詩之謬。下節方辨無臣父之理。

萬章

十三

十七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孝子張天如曰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見得舜做天子又有許多尊養在節尊養以做天子而隆豈曰天性以勢分而格乎故首言孝子之至四字提起看孝之至其間有許多無限盛情許多無限崇奉摠從一尊而生蓋孝子深至之念必藉此尊親始展布得出故曰莫大也然盡尊之之寔莫大乎動之懇直摯九州四海之奉以敬共其親此四句逆言下四句方指舜夏膚公曰大字對上勢分言彼反謂以天子可臣父此只說為天子正是莫大尊崇處全重由匹夫而得之上夫

舜貴為天子尊其父為天子之父尊之極至也富有四海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極至也然尊養雖兼備亦惟有舜之思故至也維則句全要取破臣父之疑剔透玲瓏為妙故引大雅下武之詩者一永字謂據蒙之見一做天子勢分所格孝思于此泯矣故以永孝示之此之謂句見得此正舜尊養之思可為天下法之謂

節載然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大禹謨之書曰舜平日祗敬為子之職事及往而見瞽瞍夔夔然齊栗敬謹而恐懼之至瞽瞍雖頑亦信而順之由書以論可見瞽瞍不能沾染于其子且反化于其子是謂父不得而子也豈如子所云哉

提余謙吉曰如必尊養以天下則匹夫獨不可言至孝乎須知這言

尊養正是為孝子出色不是為孝子抗尊亦伸其必至之情非必于
不必然之勢也蓋此至字即是大字的精神大字即是至字的分頭
分頭豈必皆然第人子孝親無已之心到此始至極無加耳雖然大
孝終身慕父母即尊養已極而永言孝思終無以解也故下特借武
王造王之詩挑出一思字以贊舜與從引詩者不同末又引書以証
孝思虔則尊養未嘗拘之矣正見思至便是孝又為尊養開一局
天與張彥陵曰通章以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為主至究其所以
與則歸之于天至究其所以為天則驗之於民故末引大誓歸到人
心上然以人證天非天人並重之說吳駿公曰是慕也三字是章內
微旨使天子能以天下與人則能與者亦能取矣亦能奪矣安知無

借與之為文奪之寔以欺天下者故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誰孟
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把天與都就入歸上討分曉令暗奸天位
而托符命者無敢藉口孟子之杜篡逆者至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
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堯以天節黃貞父曰章此問大奇豈不曉得堯以天下與舜但見後世如子
嚙子之之流且接跡而起故特尋個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問堯果能
以天下與舜否孟子答得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將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事不能二字最有意正是下

文天與之。人之若天不與。人不與。天子無如之何也。但此處未露
然則王觀濤曰。然則口氣承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來。孰與之謂舜有
會堯亦不得而知也。天下明是堯付託。非堯與而誰與之。孟子歸之天。以天潛授。歷數之
二節。章諄之問。非以言求天也。正以為天無諄之之理。何據而稱天
與。○孟子亦非辨天不諄。其曰否者。言汝說非諄。果非諄也。
天之與舜。原不在言。但因其行之出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示之如
云德行事業是也。示字對命字者。命是顯然有言以與之。示是隱然
無言以與之。默相其行事。若啓若啓。若翼無不如意。只此而已矣。無他命
之言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節能薦。書脉云。章謂既以行事示之。必有示之之迹。故問何如示。孟子說
天子能薦人於天。此二句是主。下四句是客。猶之諸侯大夫云云。昔
堯薦舜於天。稱揚其美。使分任天事。而舜行事上合天意。而天受之。
顯暴舜之德于民。使之為相攝政。而舜行事下合民心。而民受之。兩
受之。都是受堯薦。非受舜也。摠之受於不言之表。天受固天示人受
亦天示。故曰天不言。但以行事示之而已。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問曰啟天之曆數在爾躬孟子本此說天與然所謂薦暴而受語涉渺茫故章復究其何如翁一獻曰主祭主事即指攝政言此二段極重正禪行與事所在使主祭如顓帝祀宗之類主事如微典叙揆之類享在祥應上看出如七政以齊便是天神格山川以奠便是地祇順主事以此耀百姓之耳目故曰暴事治即克從時叙也安即若于政率於訓安字甚好以臣而代君百姓必駭為非常却安然不以為怪便是受之為君了天與二句亦不平天既與之而又得人與以驗之則

天與益決故曰天人交與一毫之已私無與焉天子豈能以天下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舜相此相堯即主祭主事時非又生一支節總欲發明天意之深故二
十八年重施澤久意此功德在人不可以假借者也天使之得久固民心這便非人所能為分明是天意及堯前後三年喪畢舜避堯之丹朱於南河之南舜欲示天下有嗣若冀望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必避之喪畢後者三年中舜尚攝天子事也當時天下諸侯述職而

朝見於若者。久被其禮遇。不朝覲堯之子。而朝覲舜。獄不決而爭訟者。久蒙其欽恤。不取決于堯子。而取決于舜。短聲為謳。長聲為歌。謳吟歌誦其德者。久念其好生。不歌堯子之德。而歌舜德。歌功誦德。不必至前。故不言之字。此句要根避字來。蓋舜方避之。民固就之。益見非人為了。由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年之前。乃至此響應于二十八年之後也。避人婦不可得。夫然後不得已。自南河往中國。而踐天子位。以順人心。使不為南河之避。僣然居堯之宮。就是逼堯之子了。逼相逼。近意。勿因墓字認作逼。迫看末二句。一反便見。久而猶避。豈是篡者所得藉口。天與哉。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節 太誓 蔣楚珍曰。引大誓証朝覲。段接上云。夫人心之歸。而吾遂以為

秘旨陳慧生
曰繼為正局
亦德為禪為
亦局亦險局
蓋天喜正不

天與者非無徵也。太誓云云。此之謂也。即吾所云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即天與舜之謂也。講此句全要見得民歸。即為天與。乃鑿可據之理。非渺茫也。二自字亦要玩。合民視聽更無天之視聽。

攷 按書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宥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此皆徵庸後事。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于有土。二川濟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炎肆赦。赦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放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揖政後事。合觀之。而神享事治。民安可見矣。

與賢 曹允大曰。通章提見天與賢之意。推其意。又不過欲天下平成安。民心為固然矣。何嘗以子與臣較量賢之輕重。而揀其孰賢者為禪。

善樂稔不
樂險况時當
洪荒非大聖
巨繼起不能
底定其續光
之緒憂勤指
據以開千古
太平者正未
有已也且二
聖臣功成名
立天下見之
從民之欲挈
權以付民安
為固然何奇
與險之虞乎
是故朱均之
不肯天寔為

二聖臣當之
也何也此開
蒙開混之時
非守成中主
時也禹時則
不然矣經數
大聖人勞畫
之餘經緒已
脩得中才而
君之可以不
敗故生一啓
以誣益若曰
有子而若啓
也者是亦賢
矣蓋稍順與
賢之局為與
子之局民用

為繼哉。要知章內啓賢二字是眼。與子。總是與賢。繼道。斯能繼世。傳
與禪。心法原不殊也。故首二節言禹傳子不傳賢。合賢與子而傳益
光。匹夫而有四節。則言由來皆傳子不傳賢。中忽入天廢。必若桀紂
二句。的眼在此。見天意不過欲得一善守成者為天下禔福矣。不然
賢子不數有。不肯子亦不數有。天生賢臣多為輔治計耳。豈拘為
較德。賢爭天位耶。此三代所以家天下不疑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然猶曰子賢也。仲尼亦不有天下者。何現其言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則知出一義字。真可為千古奸雄破胆。此一義不
必執着。謂一定之義。凡不出于自己之私意。便叫做義。便叫做天。便
是莫之為而為之。天莫之致而致之。命豈收狗私情。憑左右袒而趨
之乎。瞻烏逐鹿。藉口聖禪者。讀此可寒心。睥睨之謀可寢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
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
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
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至於節翼註云。至於二字。根堯舜傳賢盛德來。否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
言非也。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邊。天與賢不欲使器訟忝帝位。而大
德終側陋。意天與子不欲使明德不世及。而外禪啓爭端。意從之兼

不疑而寔翻
與賢之規為
與子之規斷
自禹始天下
用是以不爭
不亂也

析義李東一
云如舜禹未
嘗而繼便是
莫之為如堯
舜豈以失教
致子不肖益
豈以薄德致
民不之也此
是莫之致允
世間一失一
得皆由前定
何以有天下
這寺大爭人
若不曉天命
只看莫為而
為莫致而至

朝覲訟獄謳歌禹薦益句重見禹亦欲與賢但舜與賢而民從禹與
賢而民不從耳吾君之子主克肖言勿云思舊王王三有曰三年喪
畢政歸于啓滿盛而不可居也非若舜禹之避乃避君之與而不忍
逼也況益雖攝政而禹當日無傳益之命堯舜禹禪繼生前已定矣
近焦漪園謂舜禹之避蓋以待胤子之遷居宮逼子是篡孟子已為
下註脚也益避則如伊尹復辟而告歸周公以成王冠而告明農之
類古之賢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見蓋如此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
父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丹朱微言云丹朱段重歷年多二句是以相之賢而遇子之不肖此民
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啓賢段重敬承一句是以子之賢
而又遇相之不肖此民之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啓賢句重敬字敬
者帝王相傳心法啓能敬便繼得禹之道便是堯舜之淵源不亡故
可以有天下相之久近出于天非君之所能為子之賢否出于天非
父之所能為故曰皆天也非君與父之所能為也莫之為二句又推
開廷說上為字是作為下為字是排定以目前得失之事言致是招
致至是自來以後日禍福之幾言通章只說天賦出个命字亦只是
天蓋天與命一也自其定于人者謂之天自其受于人者謂之命但

這說天命了不平之過信賞讀此釋

改吳越春秋云尊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書有庖氏怠棄三正格命伐之六戰于其遂城有庖氏復昭夏功能敵者自若此也彼不肯者抑何以

為君哉

私旨陳慧生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虛操大意得虛寔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

凡不吳人為慶便是天不必紛于氣數主宰之說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匹夫秉旨云二節連絡說去重繼世不輕廢意承上云自古不有天下

者豈獨一益故凡匹夫而有天下者必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

之若有德無薦故雖以仲尼之聖亦不有天下然則益是有德而

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也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彼繼世以有天下

苟能嗣業即不輕廢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極言不輕廢意想天

亦因先世有功德于民故報之也啓非桀紂天豈廢之故益雖有德

有薦而與伊尹周公均不能以有天下伊尹周陪說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

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慶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湯 楊維斗曰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是咸有一德不愧舜禹而又當

嗣君之顛覆值可以有天下之會然不肯改而為賢則天亦不廢之

矣况賢如啓者乎而益安能有天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時太甲幼

未可立故立二君而天奪之速者意在太甲也此後則甲長可立矣

事理甚明以年為歲之說甚非放桐放字亦是訛傳何也以桐知之

也書云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夫豈是放但不遽以冕服即位或曰放

焉然尹放君寔自放也何也大甲居桐伊尹同之以聽伊尹之訓已

借空形主。而猶益之千夏。又。是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虞。大奇。六奇。引孔子。禪。繼。二言。亦。收。得。上。大。滴。水。不。漏。義。字。妙。與。時。宜。之。之。謂。義。蓋。洪。范。開。後。繼。為。長。洪。荒。未。關。前。禪。為。急。時。勢。自。是。不。同。說。个。義。字。天。机。流。盡。矣。又。

何哀平禹德。提眼陳慧生。曰。章。中。以。正。天。下。為。禪。而。正。天。下。則。以。樂。堯。舜。之。道。為。主。腦。其。樂。堯。舜。之。道。則。又。以。先。覺。字。為。篇。可。見。尹。學。問。寔。有。淵。源。豈。類。夫。急。功。者。之。所。為。世。不。過。欲。污。之。以。自。掩。醜。耳。

知之也。設使尹果居亳。甲居桐。雖有伊尹之志亦篡。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過云。若夫有元聖之德。又有輔相之功。亦宜有天下。而周公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亦猶伊尹之於殷也。何疑於益。湯武不能違天命。以與伊周。禹豈能違天命。以與益哉。

孔子世慕於禪。而疑於繼。故引孔子說。唐虞以天下相禪。夏后殷周以天下相繼。迹雖不同。其義一也。見提。是一般心。以禪視堯。不嫌其同。以二代視二帝。不嫌其異。上言天似涉渺茫。故歸到義上。義即天也。此引孔子括盡禪繼大旨。以應天與賢四句意思。破德衰句。但此節

勿插入天字。言外補之則可。

揚維斗曰。此章須先識得堯舜之道。是何道。蓋堯舜即正已正天。下之道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出處無不正。而卒能正天下。觀其耕莘時節。不樂巢由之道。而樂堯舜之道。便有自任。以天下之重意。但其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弗取。與湯幣弗受。原是不肯輕試其身。以苟進。非終甘處于畎畝也。及至三使來聘。乃始覘湯有為。幡然而改。且其自述。應聘之意。又全。不放過自己。曰。我何以。曰。吾豈若使。曰。予覺。曰。若已。曰。自任。提重先。不枉辱。這個已。污濁。這個身。然後出。而正天下。自然如桴鼓之應。風草之隨。何有難事。故末只以伐夏之績。煞之。正影出。必非割烹要主。者可能也。一篇議論。甚是緊嚴正大。

勿依舊說分窮養達施為兩事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湯 祁世培曰古書多譬况記稱尹負禹于湯本謂尹有禹之才猶
書云迺衡也近橫議輩不知有道義之學汲于富貴功名雖枉辱
有所不顧遂相傳以尹身為庖人借此喻王道使湯知而用之上以
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曰彼其由天
下子駒助至

耕莘 張彥陵曰否指人言不足信不然指尹所為不若是也伊尹當未

一介沾地
看做一條故
由耕莘以至
伐夏故民亦
治發地看做
一稊木童維
為割烹而發
亦宜曉得聖
人繫身遠是
聖人身分不
顧不視不取
不與及能聘
等事宜說得
寬暢洒落不
可太說向繩
楚矩步邊去
反以傷其神

遇時耕于有莘之地是可卜其求志之會矣道即精一執中之道樂
不是空想慕直德沉酣屬屢不肯一息放手若非其樂便行厭苦
之意豈肯一生窮達奉以周旋須知莘野耕夫與堯舜何干此一樂
便有正天下氣象然樂道非誦讀之說乃是心神交心契直遊精于
勲華揖讓之會也吳駿公曰辭受取于正樂道之寔義與道不平非
義就在非道上勘出是一句話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自現前者言
之耳而有一非義則與堯舜之道不叶故曰非其義也即非其道也
非道即非所樂矣雖祿之以天下彼胸中自有大于天下者弗顧也
繫馬千駟彼胸中自有重於千駟者弗視也惟有大而弗屑之魄力
便有細而不苟之操持故苟非其義之宜即非道之所樂視一介即

危微相持之介。豈敢輕于取與哉。夫必至一介不苟。始完全這道義。不是慮以一介傷廉傷惠也。蓋無時無念無大無小無非道矣。無非樂矣。真祿之以天下四句。統是樂堯舜內事。大全朱子曰。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愚竊謂如此。然後足以見其覺之全。

湯使人以幣聘之。冀冀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虞獻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使人節聘字便與要字反。湯之幣聘。雖不是非道非義之物。尹之視聘。則猶然弗顧弗視之心。所以能致湯聘之來。蓋然三句。總是樂道性篤全要泛置。然三字想摹其神。我何以我豈若便見他。以現在道

我自有得無欲之真景。况非輕身功名者流。正見其重。始進而不輕就功名。意時云托辭以觀湯意之誠否。及以堯舜為性分。湯聘為外物之說。又云。涵養者大出自不輕。俱拙俱板。艾千子云。尹在莘野。既度世。又度君。又度民。知己一出。便要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徘徊顧惜而不忍就。此意却高。可參。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獻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王三有曰。當湯始聘不出。乃為道而重身。其持守為中節。然王觀濤曰。初辭非觀湯意。幡然非因聘勤。乃度湯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故幡然改其不仕之心。使字重。不以堯舜期其

甚嚴及三聘
幡然而出為
頂而重天下
其期許為甚
大

君民而以堯舜使其君民于吾身見者從使字決之親見二字當玩
正是樂堯舜寔際只可云私樂於一身何如公樂於天下意項仲昭
曰蓋然時見堯舜于有莘潘然時見堯舜于有商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天之凌駿甫曰言天以覺民之任付我正申明所以應聘之意緊接上
文知覺註分當然所以然知淺而覺深新說知是全体覺乃知之初
幾故下文單言覺似勝良知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曰後斯道
即堯舜之道覺即覺此道也惟覺故樂處便是覺處覺性體也此
一字創自尹始大是見性之談在唐虞謂之危微精一尹寔契之故

以覺名為然則尹之所為樂正樂其覺非取堯舜者以樂我也天使
二字從先字看出天原以賦之即重以責之使字重聖賢使天下天
使聖賢政天與聖賢兩相交付之處上言君言民此單言覺民者為
君以覺之也所謂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而使君為堯舜亦即在此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了案余景玉
曰自尹透此
覺机而明德
新民一以貫
之矣
下節沈絃臣曰思字透覺民念頭來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
亦所矜憐直是萬物一体之心真切篤至如此非言其任之大也澤
非恩施即覺斯之澤有一人之覺未如堯舜之痛徹就是不被澤了
納溝之恥正是尹之覺處自任自字正與前後已字身字相照伐夏

救民自任之寔事。這伐夏一舉。非正已有素。一介不取之操。可服天下。鮮不責其為亂首。此又是其正天下。處於湯曰聘於尹曰就。正破要字。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了案陳慧生曰。最妙在克舜揖讓而尹翻之為征誅事不相仍。而今一則曰克其君。克舜其民。再則曰匹夫匹婦被

吾未聞二句。是通章新案。過當云。尹之以伐夏救民。是以道正天下也。若割烹要湯。則辱已甚矣。吾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已又甚于枉已而能成正天下之功者乎。曹允大曰。正天下。根上任。天下來任之。乃所以正之也。不辱已。根上弗視。弗顧不取。不與來。惟有一介不苟之操。方能建萬世不遺之業。可見大凡聖人之行。不必皆

克舜之深。其机險於正天下。而用券于承天。征誅之與揖讓。尹了然不見異也。以此知學步。耶耶者。又不足與言尹樂也。

同。然斷無有不潔身者。何獨疑尹。第人以為要湯者。徒見其近。湯而不去。而不知聖人之行不同也。盖有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重近與不去。上然遠近以出。處言就未仕說。去不去。就己仕說。遠而去。固不肯苟同流俗。近而不去者。亦不肯輕變平生之守。故摠曰歸潔其身。為伊尹別白。處全在此。潔字。上潔。即與辱對看。聖人皆要潔身。伊尹便安肯辱已。其必無此事明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吾聞。馮猶龍曰。聖賢之學。全在正己上。刮磨淨盡。方可建功。初無所謂節。

要也。世凡有挾而求曰要有所以致其求亦曰要道在尹而湯不得
不求是湯之求尹致之也。即謂以此道要湯可也未聞割烹借他語
反掉一下正見其非要

曰伊訓述伊訓重朕載自毫句見伐夏之功全是伊尹一人做得此何等
樣人而疑其有辱已之事。蔣楚珍曰末引書詞是何等自任把宇宙
征誅事業任之一身全無諱忌如此膽力如此雄議豈是割烹之人
提南嶽氏曰放桀之事湯猶有慙德而尹直任之曰奉行天誅始攻
桀于牧宮由朕載始其事于毫都也。此尹之胆極大力極雄大都見
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迹上躲閃便是見道未透處嗚呼非先覺
之尹其孰能之乎。而謂要湯者能之乎。謂要湯者先覺斯民之胸反

見出此下乎。

衛主 陳慧生曰通章新不苟主以禮義兩字為骨引衛事相拆極妙。癰
疽之毒弗重于痰桃矯車者如引過宋事又極妙在忙如此在閒可
知禮義之守不以得失生死動其心則好事者之誣不攻而自破矣
勿以常變平對未引觀人之法貞邪臭味果斷乎不可移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
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或謂萬章所問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故下言進禮退義以所之好事
者為之是干進之袂誣聖人為口實有謂癰疽即癰腫依註瘍醫謂
治癰疽之人也。衛靈公佞臣侍人即內侍齊景公狎臣

是不合時宜亦可為奇主一解嘲矣。而且習禮樹下何與桓司馬事。豈道學取厭乎。佛高一尺。魔高一丈。宜其蹇也。孔之樹。與伯之。深恩。慈。並足。千古。

魯造衛去衛。造宋微服過宋。以人合天。不任乎天。以義安命。不諉乎命也。然亦有聖不可知的妙處。是時孔子當阮句最重。見得在衛。猶平時也。乃在陳當阮之際。猶擇司城貞子之賢而主之。貞子先是宋司城大夫。此時又為陳侯周之臣。故孔子遠陳而主之。以賢選賢也。說出一臣字。見非癰疽侍人之倫。只重貞子之賢。不重陳侯之賢。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觀近臣節。袁旨云。觀其所為主。言看他為何人之主。觀其所主。言看他主于何人之家。所為主即遠臣。所主為近臣也。專主各從其類。發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足為孔子之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于癰疽侍人。若孔子主癰疽侍人。是君子與小人為類矣。何以為孔子

人為類矣。何以為孔子

百里章。一獻曰。這章辨奚無干主之事。議論都是無中生有。其叙置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个知字。來說他知廢知典。知食牛干

主之汚。都從知默一句。生來正意已完了。當時好事者。豈不知食牛干主之汚。但欲借奚為口實。必反指自鬻。以成其君為枉尺直尋之權。而以此為賢。故入辨出末二段。以終好事者為之之說。勿以賢智平看。李衷一曰。叙列假道一段。至宮之奇句。無非為奚不諫地。備言賢貨。諫正以見奚不諫之為智也。能智而賢。豈有自鬻干君之事。就品趣上判断。手眼極高。文法亦靈宕。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養牲 陳慧生曰按食牛之事奚必有之英雄失路偃蹇嶮崎井為人役

亦適丁其時也但謂以干君則大不倫莊子有云百里奚爵祿不入
其心故飯牛而牛肥此語極有深識呂氏春秋謂奚未遇之時飯牛

於秦公孫枝得之獻諸穆公請屬事焉以飯牛為未遇時事極要而

又以公孫枝薦為進身之階遇合亦甚正大當為奚寔錄餘史記趙

良及說苑之論俱謬至張溫自理表則直云奚欲干穆公好牛因

賃官以養牛蹄上乘向三寸公使禽息視牛入言之公不信怒至

跪請之公乃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是則奚真以自鬻

食牛干穆公也章所述正是溫說嗚呼奚食牛一瑣事耳士未致身

青雲時易為辱耳而緣飾以為干君至刻畫若此字經三寫烏為成

馬其五殺大夫之謂乎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人 此節舉其去虞入秦之事以為下文論斷地或云奚楚人少仕虞

看來不必泥只照本文云百里奚是虞人常事于虞因晉人假道之

諫云云宮之奇諫句便可為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

里奚可以不諫也不然只消不諫二字已打倒他一生生不得下節

賢智意了

故按宮之奇
之諫詞極詳
盡如輔車相
依唇亡齒寒
號虞之表也
瑞亡虞以隨
之及將虢是
滅何愛于虞
昔語情理若
指掌而公不
悟公之不可
諫也明矣傳
又載奚與奇
相語謂子蓋
子心吾行吾
志恐後人增
飾之詞未可

萬章

三

廿七

信說者又謂
晉時強大可
與晉敵者莫
如秦矣相秦
三置晉君典
子房始終為
韓故事同提
欲以此了矣
不諫之局終
屬年強尚論
者商之
提眼此節智
字泛上不諫
看出賢字又
從智字看出
前四段以首
段為主下三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
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知虞曾元贊曰過當云矣之不諫非不知諫也彼固知虞公之不可諫
不得已而去之秦年已七十儘是老成練達人也然此知且不重只
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干主之汙則非可以
少年不經事為解矣斯乎是不智了須如此一氣看下下却轉云然
而矣則非不智人也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不諫是知默之智先

段一正一反
上一段第起
以存其案皆
是因有以推
無即此以明
彼
秘吉宋羽皇
曰末節文勢
瀾翻細看則
一麻看書者
切不要散亂
作文者又切
不要扭捏看
眼着眼
不盡寫此勝

去是知廢之智相秦是知與之智三既雖平然俱由知默來豈有不
知干主為汙哉顯其君即以其君顯之顯如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并
國二十擴地千里遂伯西戎是也可傳後亦指其君言之謂歷景康
孝悼皆憑藉先世之威靈非特一時之顯也賢字猶云道足以濟世
眾才足以經邦國意苟非有抱負之賢能如是顯君傳後乎若夫自
鬻以成就其君之伯業即鄉黨少知自愛者猶不肯為而謂美之賢
者肯為之乎蓋美而智也必知自鬻之為污美而賢也必不為自鬻
之事即此可辨食牛干主之為誣矣

伯夷
陳慧生曰此章足見孟子尚友願學之意重孔子聖之時句而時
萬童章句下
凡九
萬童章
十七

測云此句論
聖由于智先
遂聖說起故
歷舉群聖以
發明其旨若
伯夷伊尹柳
下惠孔子或
指其事或述
其語或推其
意然不外乎
使進退上分
別各一臚列
一番孟子乃
自起斷他說
伯夷伊尹柳
下惠孔子這
都是工力造

到極處的聖
人了。但聖有
不同有聖之
清聖之任。聖
之和聖之時。
既同是聖人
怎麼又不同
這有个所以
然的緣故又
將孔子來發
明孔子合清
任和而時出
之兼集三子
之長謂之集
大成把集大
成譬之以樂
專要別出個

之妙在於智此作聖秘密藏也章中語脉通叠自聖之時句以前不
消說以後亦聯絡開生切忌畫層打斷又單承孔子說去超獨出
切忌回頭轉腦再把三聖來纏其前四節所叙清任和時之案已具
叙三聖只平說至孔子節獨着孔子也三箇字便有鄭重意在五
節判斷一字不移孔子嘗評夷惠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茲
以時字揭案大有淵源也遂接以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句揭起有
萬夫之勢截住有千斤之力爾時遊神甚曠所以尊孔子者至矣集
字就時字見講時字且勿露集字意講集字即粘時字意脉貼便得
然時以智運孔子智無不燭聖無不收故曰智之事聖之事言此大
始大終者孔子智聖之能事也是之謂集大成也此處只就大字形

容而說始與終裁則相連非由金聲之大始亦安有玉振之大終聖
妙于智中間消息亦儘已逗露了再承說智聖譬以巧力其義益見
集大成之妙其在斯乎復特地表出中字應轉時字所謂洗心所欲
不踰矩也未節即申上節雖語有次第不可凌躐早洩其旨致末節
不得力其寔非兩層也又只單說孔子與三聖無干今時說却若
分別謂三聖如何小成如何巧不足如何未中徒費辭說葛藤滿紙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萬章 十七

始終兩字即
將始終字比
量不智聖出
來亦只狀得
智始聖終而
始之能貫乎
終樂裡還狀
不盡故又比
之於射把始
終智聖托在
巧力上來如
新篁之根層
層剝出到此
方見得智不
但開聖之始
而并要聖之
終則聖由于

智德然見于
言外到底還
不道破說个
中由于巧此
是主聖宗風
恭得透的方
評登壇

伯夷 周季侯曰此遂段摹寫一個清的形象但清字勿露首二句是身
之所接不苟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橫政三句是所居不苟思與
三句是所處不苟此數句散說不必如上孟一節深一節當紂三
句總証上意大槩聲色政事皆非正是濁世故避之以待清也待清
亦是伯夷借潔身以悟主而非趨于去商玩一待字可見若謂慈念
去商武王之時不常會朝清明乎夷何高首陽之骨哉頑者貪昧無
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愚謂頑是頑鈍無恥正與廉反懦
則雖有恥而不能自立微有淺深

伊尹曰何事非若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

伊尹 錢龍門曰首二句是尹之言次二句承其言而度其行次七句又
是尹之言次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何事非若言一事是若即使
之為堯舜之君何不可事非所事即若也何使向亦然惟其事使皆
若民故進退無分于治亂所以然者則以天覺民之責自任故也意
自一串歸重末句伏个任字夷惠言風伊尹與夫子獨不言風若伊
尹勲業著一代若夷惠則惟風聲可傳耳故獨言風孔子雖六經燦
如然太和元氣風不足以言之也

柳下惠不羞汙若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了善揚見字
曰者伯夷須
者其不視不
听不事不使
不居是甚
樣心腸骨柳
下惠酒肴其
不羞不辭不
隱不怨不憫
不去是德
樣行徑然伯
夷則不忍居
柳下惠則不
忍去兩個不
忍皆是仁人
之心于伊尹
納溝之恩何

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節下惠此由立朝說到居鄉搃之是不分爾我。不憫世况意。口義云古有
柳下惠者。不羞汙君而亦事。不辭小官而亦為。進而事污君為小官
也。不枉在已之賢。必以其直道。雖遺佚而不怨。既窮亦不憫。蓋遺。既
于唐虞三代之朝。則可。恥遺。既于春秋之季。則宜也。不特此也。雖與
鄉人並處。亦由由然。其中有自得。不忍去也。故下述。惠爾為爾之言。
以見由由與處之意。看惠是何等。和煦。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
狹隘鄙夫。亦化為寬。而有容物之量。雖鄙吝薄夫。亦化為敦。而有惇
厚之性。柳下惠之行然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
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宋用晦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數仕處久遠亦因上叙三聖而及之
論仕處久速又以去齊魯兩橋作例標指見月之義也蓋以孔子當
晏嬰之沮而去齊也接淅而行不容頃刻留者當女樂之受而去
魯也尤待于郊祭之舉曰遲吾行也蓋以去父母國之道情不能
熱然與去他國不同也夫以播吻不至便不脫冕猶謂之遲者去
志決于女樂及微罪後行也即此二事觀之可以速而速非失之怠
迫可以久而久非失之濡滯可以處而處非以隱為高可以仕而仕
非以仕為通是此心負融無可無不可孔子之行然也徐自冥曰叙

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末。獨以孔子也三字。熟之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內有決斷意。而字內有負活意。徐若泉曰。四可以字。便是時。四而字。便是因。時。本文所說時字。不在四。可以字之時。而在因。四可以而字之時。要渾四句看。不要拆看。要離四句看。不要執着時字之竅。丹家所謂活子午也。一日中有仕處。久遠一刻中有仕處。久遠。脉之運轉。如珠走盤。無傾斜。珠無止息。淵乎妙哉。是之謂時。但此且勿露。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時者也

聖之清節 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

分別出來倒轉便非。丘毛伯曰。然聖字是統籠成德之名。四聖人本。是聖。孟子特加以清任和時之號。重下四字。不重聖字。不可倒作清。任和時之聖。謂是極清極任極和極時也。謂伯夷聖到無一毫點染。處。伊尹聖到無一毫勉強。柳下惠聖到無一毫乖異。所以為聖之清。任和。鄭申甫曰。聖之時之字。乃孟子上個孔子聖號。不可說孔子隨時亦不可說孔子聖合乎時。乃是直以時名其聖耳。三子之行雖各極其至。然皆落在一邊。故皆可以一行名。曰清曰任曰和。若孔子則神明貫徹。無一毫凝滯。下文智字正發此旨。不可以一行名。清任和攪做一團了。無色相。如溫涼寒暑各司其一合而言之曰時。故上其號曰聖之時。此時字粘着聖字。對清任和看。還是統論聖人之德。

萬章 三 十七

就聖心全體上說。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者。時說謂其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却太認真。且三聖之清任和。亦是因爾時當清。當任當和。而應之耳。難道他盡執然不識時。所微分者。朴散而成。為器。不能反為朴。結轍遂爾也。傳子有云。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為今看孔聖之時。當就元氣渾淪者始得。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集大成。李東一曰。集大成。句緊。根孔子聖之時說來。蓋惟道妙于時。則不拘一定。不扭一方。萬善衆妙。完全體備。是群聖之大綱。紀大統。領也。

故云之謂集大成。此重一大字。是影借。勿寔指樂字說。此就大包小不是。湊小成大。其集之之妙。則直到揭出智字始灼然。下正指樂明之。亦不止兼三子重金玉二字。言金無不聲。玉無不振。而八音無不統貫。尤重金聲二字。一串說玩一而字。便包得中間許多條理。玩一之字。亦見玉振由于金聲。但勿先露出始終字聲宣也。振收也。蓋金以宣之。而玉以振之。則允自金而下。自玉而上。皆兼提之。無遺條理。指衆音之節奏。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此二句甚妙。分明。歲得個時字。始終只共是這一個條理。非有兩個條理。曰始者。謂以後之條理。皆自此引起。曰終者。謂以前之條理。皆自此收拾。若一音自為終始。則只是一音之條理。便是小成。不得謂之集矣。始條

了盡余謹言
曰這一章書
只須全末二
句。此乃插神
話頭。蓋至典

萬章

三

十七

中原出一時
何有兩力非
爾力之分這
因說个集大
成却似只說
會衆美以成
大孔子不過
一个大包裹
了不知孔子
之大處人都
曉得如出類
拔萃并語許
多稱贊擬議
究竟只道得
他至的力重
大矣試問其
胡以至之必

理者析衆理于毫芒也。終條理者脩衆理于一貫也。故曰智之事。聖
之事。智妙于時。萬理兼照而不遺。其虛明通達無蔽于始。然無蔽乎
始。自然憑他千翻萬轉。祇見其員活流動。無一不與時合。其衆善具
備。而無缺于終。是開苗結果。只是這個智。聖即智也。本不可拆。豈曰
智屬審察。而聖屬踐履也哉。細玩此節。由聖字推出智字。曰始曰終。
分明說聖由于智。末節恐人泥始終為先後故。又以巧力譬之。蓋力
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舊說前以樂喻見聖智之全。末以
射喻見聖由于智。則將上節始終二字抹殺了。
析表若思云。孔子自然之時。無所事。兩個事字大約自其條理之
著者言。若孔子之智與聖則化于其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

中胡以至之
無不中又胡
以至亦中未
至亦中無
非至無非
中毫髮盡是
無心正的神
矣微矣形容
至此只可心
會終不可言
傳此處若把
三子同形便
達蓋三子雖
有巧力亦不
是偏他終
是力量小智
獨出豈若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余夷庚曰。智聖本非判為兩事。第智之妙于聖。實有可譬。然者不
觀之射乎。云云。舊解以智為人之慧巧。譬則射者審括之巧也。聖為
人之力量。譬則射者及遠之力也。如此則智巧聖力二句判開不相
粘了。陳慧生曰。須知最妙在以巧力証智聖。把智聖併在一團。而臨
了處。只言其中非爾力。不點出巧字。而巧力合一之旨。自覺員切。蓋
說聖譬則力句。原是粘智譬則巧的巧。講下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巧。
中之力也。非是白着氣力。下由此三句。正解上二句譬意。由即由此
射彼之由。勿作猶字解。言由此而射。至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二

孔子智巧出
于萬金力量
存乎神明者
哉思議不容
至孔子亦莫
可自形容也
孟子頌學精
隨蓋于此章
而此章精妙
又盡于末二
句巧力教言
金針訣度盡
矣

正見力由于巧以見聖由於智孔子時中地位其至者聖其中者
非聖也由射之至者力其中者非力也勿云力不可無巧聖不可無
智講須不露巧字為佳若云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便誤妙處在
以巧字形容智字巧者非心非手純是天机智者非意非念恰中時
宜以巧形智以智形時極是淵微張侗初有云孟子以智說時以巧
証智正獨見聖人先天處何謂巧太空無翳明鏡無塵不起念頭不
落邊際胸中完完全全有個正鵠這個就是一團元氣輕脫發
處都中紅心雖然用力原不着力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說非爾力云者見這裡全靠力不得今但依本文躍趣挑弄便見消
息休要把力字硬殺聖字了也

研旨項仲昭
曰周哀王室
既卑諸侯去
籍以便私畜
然有畧可聞
識者猶得稽
其制焉有制
可稽則稽功
兼并之罪可
繩孟子此言
便是一部春
秋筆文亦高
古似周禮
提眼陳未叔
曰去籍者諸
侯也諸侯上
稟天子下御

周室錢龍門曰此重尊王意以天子為主正以錫爵詔祿皆自天子
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天子一位乙節是班爵之制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六節是班祿之制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于天下者君
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
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于國中者也說天子一位
便見名分等殺統于一尊截然不可亂說天子之制便見國都大小
稟於一人凜然弗敢越二句當另提起不與下混書云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班爵只是公侯伯子男今添天子作六等班祿只是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今添天子千里作四等作主也亦作例也
內外相馭大小相維摠之說無頭不行是則周室大一統之規孟子

曰書子白年辰
萬車
十七

知大夫之須
要。喚出。方得
意。諸侯。大三
意。中間。祿足
代。耕。九。三。見
正。隱。然。見。得
井。田。封。建。相
表。裏。之。義。且
周。禮。始。于。諸
侯。秦。亂。始。于
侯。人。細。玩。又
可。得。井。田。封
建。之。利。病。處

尊王意也。過脉起束。忌用詳字。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

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朝也。嘗聞其畧也。

班爵。李天開曰。爵祿之制。備于我周。故問周室。亦有感于當時。爵祿之制。非成周之舊。爵以位定。祿以田分。爵設而祿因之。班字有等級分

明森然不敢僭差意。○孟子曰。昔之制固詳。但今日不可得而聞。蓋

由諸侯侵占土地。俸祿踰制。與班祿相犯。越分于各等級。紊亂與班

爵相犯。既與班爵祿相犯。故惡班爵祿之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以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王觀濤曰。此節是班爵之大畧。天子一位。天下之一位也。公侯伯

子男各一位。是佐天子以治天下者。君一位。一國中之一位也。卿大

夫上中下士。是佐君以治國者。君一位。兼天子為天下之君。王朝之

大夫士輔之。公侯伯子男各為一國之君。列國卿大夫士輔之。五等

統言班爵通于天下。六等分言班爵施于國中。父天母地而為之子

者曰天子。爵位盛大以無為。德曰公。斥堠于外。以君人為德。曰侯。德足以長人。曰伯。子字也。養也。德足以養人。曰子。男任也。安也。德足以安人。曰男。自天子至子男。皆有君道。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

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卿以下至于士皆有臣道。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五等封建之典也。內外相維而統正六等命官之制也。貴賤相臨而名分明。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制地說統云此以祿班于天下者言。通下六節是班祿之大畧。班祿以地言者祿出于田也。惟爵自天子而遞降故祿自天子而遞差。王畿千里重居重馭輕強幹弱枝意不能是不足意。周禮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于大國以達于天子如諸侯之達職故曰附庸不獨通姓

名爾也。此句甚輕。方千里方百里的方字不是地方猶云正也。橫直皆千里之意餘倣此。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受地此節班祿乃尊天子而重王臣意。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侯田二萬九千畝。卿視之。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視者視其田之所入。所謂祿也。非視其國而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須知公侯伯子男扞禦于外。天子之卿大夫士輔弼于內。其功本相等。故以內臣之祿比外之君者尊天子而重王畿也。此班祿之施于天子國中者。不言公者公與侯皆百里。不言中下士者想亦視附庸耳。

研奇余景王
曰。揭見下士
與庶人在官
者。各以事。莫
食足以代耕
不致有內顧
之慮。可見周
制。周西雖與
隸之賤。亦有
下士與同祿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大國李襄一曰。此後大國次國小國三節。是班祿施于諸侯之國中者。其地制上文已明。茲復提者。君為臣綱。亦所以作主作例也。其寔君十卿。祿俱不重。只重在臣上。卿祿有殺。大夫以下祿無殺者。祿厚而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矣。而復為之殺。則臣之所

多寡無相戾
若分崩之世
安得有此光
提眼李道存
曰。卿以上三
國異者。蓋祿
厚猶可少殺
亦見為國節
用之義也。大
夫以下三國
同者。蓋祿薄
不容再減。亦
見為臣養廉
之也。

養不足以自給。小荀子有云。公祿之。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貪生利。匱廉。賤公是亂也。先王重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要活看。蓋下士寔受田百畝。本不曾有差。儼是上農。夫了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職有勞逸。祿因以為差。而曰下士與同祿者何。因庶人在官者。只是受祿。不曾有田。故表出下士。雖有田。亦只同庶人之祿。不曾有加。可見下士之職分。宜爾。力量與所祿養。亦只宜爾。正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不能耕矣。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是以字當味。見先王之體恤。至虞析。表了允曰。註府史胥徒。府以治藏。如今斗庫。史以掌書。如今書手。胥以治叙。如今承發。徒以徵會。如今承差。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耕者 胡湛衷曰此專指庶人在官者言不重耕上重發明代耕之義只

因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漫及之見庶人在官

者豈盡同下士而無其等哉即耕之所獲例之所獲即指所得百畝

之田言非指其所以獲也糞者治田之名以耕所必資正可稽人力

故以勤惰別其上下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身有勞逸故祿亦有差

等末補若下士之祿則有定數但如上農夫之例而已

秘 姜嵩愚曰末節叙農夫織屑極矣腐甚肆甚朴甚老甚余酷愛之

太史公酒肉帳經手皆為佳製不及也且封建井田相表裏天去籍

之日經界不正復致穀祿不均孟子叙此大有微意封建上制下者

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七十五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王畿者矣

井田下奉上者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

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武周強幹弱枝之良法漸成

脛大子股之頽風故曰今之諸侯天子之罪人也

問友 曹允大曰論友直說到泰交上妙甚當時天子不迎師列國不賓

士皆緣人主自挾其貴而不知賢之可尊故友德之風不見于天下

孟子論忘勢之交明尊賢之義以等貴也亦有以哉下天位天職

天祿天字甚重此皆為友賢大本領否則折節亦何益孟子見時若

不能用賢故論友及此不覺淋漓扼腕然終于此而已矣是穩一章

須知友德從
不扶生末不
挾却當不得
友德

轉話頭非獨少平公也。上文自孟獻子。叠進一步說來。文勢直趨末節。當以克辭節為主。云友德不挾貴者如此。今時說欲護平公。將天位數語。作輕拖帶過。甚是見小。又謂本章只重交友。後溢衍及天子。總是極言富貴之不可挾。拘儒板煞。果不可與說夢。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節問友 友字重我。去友人說。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如世家關閱之類。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李南黎曰。友德自然不挾。亦惟友德自不可以有挾。故韓子有云。何可恃而傲。則挾者皆生于有所恃者也。是說人易情他三者挾貴為甚。故下面單承貴挾為

時君不能用賢故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節獻子 此述百乘邈到天子。皆不挾貴而友者。王觀濤曰。無獻子之家者。視之若無也。然不重五人。重獻子。樂與忘勢者。友。近指獻子自無其家說。如鄭申甫云。此本重在貴者不挾。何為說出五人。無獻子之家來。蓋重勢者不足友。則忘勢而足友者。必不可挾友也。亦可。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致韓詩外傳云。晉平公遊于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舟人盍看對曰。君惟不好士耳。何忘乎無士也。

公曰吾門左
石客千人可
謂不好士乎
晉曰鴻鵠一
春千里所恃
在六翻耳今
若之食客千
人有六翻之
用乎將背上
之毛腹上之
毳也公于是
造亥唐稽康
高士傳云亥
唐高恪寡素
晉國憚之平
公與唐生朋
痛足痺不敢

郭青螺曰惠公是不挾小國之貴者舊說以王順句帶過不重則
此句為利語矣惠公不敢降王順長息於師友之列正其尊子思顏
般慶假令濫然師之友之得無絳灌為五之羞乎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
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
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晉平 裴旨云晉平公是不挾大國之貴者造亥唐之廬慕其賢也入云
三句見有未命則承奉顏色已命則趨奉意旨終于此是轉閑語勿
抑平公謂平公之敬賢如此亦可謂不挾矣然止于敬賢者之命而

仲唐出叔向
入公伸一足
言之向不悅
公曰子欲貴
乎吾辭子欲
富乎吾祿子
大夫先生乃
無欲也吾非
正坐無以養
之子何不悅
乎公此言亦
惠公之意
也然而公卒
不能用唐豈
云質唐六翻
之用乎其云
無欲則大可

止矣天位天職天祿皆士之所無而王公之所者平公不以此待亥
唐故曰非王公之尊賢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陳慧生曰舊說帝館甥于貳室是堯主舜賓亦饗舜亦有時而就
饗於舜是舜主堯賓故曰迭為賓主時說嫌其褻謂館甥貳室是接
遇之盛饗舜是款洽之慈非就饗于舜亦者又詞既居之又養之耳
迭更也更若臣禮為賓主禮也愚意亦字迭字照舊解甚順饗舜作
就饗於舜亦無妨後世久主臨幸大臣家上觴進食其歡洽亦有然
者但賓主字迭字要活看如宋王岐公被恩遇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此就是賓主累去各分交相往來此就是迭為賓主只不要分那時

宗。所謂無獻
子之家者也
賈不傳有云
使神龍可保
而羈今亦何
異乎。六辛有
欲無欲之間
士貴賤決于
此矣。孟子看
此一句。大占
地。亦看眼。
私古曹允大
曰。此直以尊
賢。顯。顯。貴。
從何處看。未
曰。沒。天。位。天
職。天。祿。天。字

看來輔世長
民莫如德。非
與共位治職
則政失其理
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矣。故
曰。友也者。友
其德也。不可
以有欺也。本
天以論友。此
千古未有之
談。與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
天意相發明
孟子眼孔直
如許大。

賓。那時主耳。若以迭訓更謂是更其君臣之禮。字義終梗。且諱却迭。能諱却賓主乎。古君臣之義甚朴。不嫌褻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節。用下。過云。古人有德而無所挾如此。亦有見于義之所在耳。故用下敬上云。此因當時但知貴。為義而不知尊賢為義。所以表出個義。一當側重尊賢。敬非空。儀文在心。字意。契說大抵以有德之下。敬有爵之上。叫做因其爵位之貴而貴之。用上敬下。以有爵之上。敬有德之下。叫做因其有德之賢而尊之。搃之敬上。固見在人之勢。宜忘敬下。亦見在己之勢。宜忘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其義一也。惟尊賢等于貴。此友德所以不可挾也。要在友德上說。義字。陳與頌云。以

之行敬於己。即王公之折節。非加于臣庶之傾心。何也。義不見其有可恃也。以之見敬于人。即賓師之尊顯。非忝于君父之崇高。何也。義不見其有可凌也。最講得有分曉。

交際。陳氏說書云。通章重事。道上。交際之受。正以為行道之機。當時諸

侯亦以下士相高。第下士之誠則非也。然惟其机可殺。風氣之所趨。机緣係之矣。舍此一途。寧有可遇合焉者乎。此當日情事也。故孟子亦乘其折節之虛意。以為接言通情之階。而寬論其餽問之所從來。與孔子為兆同一苦心。章以時主不能行吾道。而交際無益。不却何為者。故狠着受樂一難。以伸其必欲却之之見。孟子則與論交際而忽及于孔子之事。魯下論孔子仕魯。而并及于際可公。養若窈。以自

了案朱爾兼
曰通章大旨
以事道為綱
以義字為眼
以孔子微較
為証而中得
血脈全在諸
侯猶禦一既
前四節是翻
案語后二節
是旁証語反
後只是一意

况者委曲苦腸吞吐大半章則以為隨順世情於道之行廢何關不
知天下事原不可以徑情行遇合机緣非委曲其莫有濟故遂備言
為兆三仕處則交際之不應却明矣時說直以際可公養挽足受交
際意却太拘迫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
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

故弗卻也

節問交 徐九一曰劈頭問交際何心似笑鶻寔不笑鶻章見時主已不能
行吾道徒用此不義之物來相交際是直為甚麼蓋以為習套而可
卻也不欲受之意已寓矣孟子答以為恭淺就事論事然亦見得

是時主有敬賢之心這個机緣還有可乘不欲卻之之意亦已寓矣
節之 存疑云交際亦有卻之不受者卻之不失于廢以持已之道何便

以為不恭何哉承恭字來章疑交際固恭辭讓亦恭也孟子說個尊
者賜之見其來禮甚恭吾心竊計其義不義必義而後受之若不義
則却之矣以是窈計之心是鄙其物而輕其人故為不恭此不恭就
却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所以可受則受不必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請無 湯霍林曰其所取之者我乎不義乎數句亦是心却意思萬章認
做辭卻了故有他辭無受之說交以道是恭之大意可原處接以禮

萬章

提眼陳伯玉
口以心却而
托之他辭費
了多心轉折
斯孔子受之
斯字何等直
截世情中反
費周旋禮道

是恭之節目可觀。處禮即道之節文。是一套事。斯孔子受之。非是把
聖人辭受。歷倒他口。正伏後事道之根。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
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人

周季侯曰。亦可受。禦與。謂禦得之貨。交以道。接以禮。亦可受之。欬

正明其不可受。非疑而問之也。不可決言。無可受。禦之理。孟子引康
誥。極言其慘暴。極著其為王法所不容。正隱之以影別。夫取民不義
者。殺越謂殺人而顛越其尸。以取其貨。罔然昏頑。不知畏死。凡民無
不怨讞。是不待告戒。而當即誅者也。豈惟昉于康誥。庶以法受之于

夏周以法受之於殷。犯此即殺。不待費詞鞠問。至今尚為嚴憲。則禦
得之貨。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
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猶禦

周光甫曰。章見孟子不欲徑却。又不欲婉卻。故借猶禦數言。難之。

意。今諸侯橫征暴斂。取民猶禦。胡為君子受之不卻。何為者。孟子亦
復就事論事。原法原理。謂不若是甚。故舉子以為有王者。五句詰之。
令他自去原情。不是為諸侯分鮮。總見得諸侯之貨。非禦得之貨。不

研直吳駿公
曰既曰兆足
以行矣又曰

害為可受耳。禦人是真盜。諸侯取非其有。豈真盜乎。若以此為真盜。是充不義之類。律之到義之至。精至密。盡頭去處。而後見其有類於禦人耳。若從常論之。非竟諸侯不是盜也。既非真盜。則彼交以道。接以禮。又何疑于孔子之受之也。且孔子不為已甚者。也不獨以道以禮而受之。即取物不以禮如獵較。孔子且從俗為之。獵較猶可。而况受諸侯之賜。獨不可乎。着一賜字。見得尊者之賜。尤無不可受者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然則馮五王云。然則二字。分明頂上獵較來。但宜渾說。因下有奚獵較

而不行而後
去。譬如不起
之人。良醫用
好藥。亦必輕
得。二三分竟
是。不起的。張
伺初云。吾兆
本足以行。而
世人卒不能
行。是以二字
乃自反。死。則
之詞較好。

語則此句為引下耳。第然則口氣章已知孔子專為事道。然未免多一段委曲。孟子曰事道也。句最重。說孔子正以行道為事。則交際自不可却。原非委曲求售也。奚獵較以道主矯俗。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了奚為從。此為事道計哉。不知當時以孔子為道大莫容。若再加已甚。吾恐孔子不能一日安其身。道可復行乎。不知獵較正是欲行道。蓋魯人獵較。只因祭器未正。故爭取四方雜繼之物。來供祭器。孔子則先立簿書。以正祭器。使器有常數。如太廟該籩豆若干。群廟該籩豆若干。凡器中所寔之物。只是常品。不以四方雜得之食物。供簿書所正之器。彼獵較者。知異物都無用。不久將自廢。是雖不急於變俗。而俗卒以潛革。此正是聖人作為妙處。非事道而何。章又以不能

華俗是道不可行便去國也罷何乃委曲陰商如此曰為之兆不必
 指猶較謂孔子欲行道而急于一去亦誰知吾道之果可用故機會
 雖或不投必從容商回把吾道端緒少示一二天行之机或在于此
 然兆既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不能行
 而人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已而去之速未嘗三年淹是又因魯事
 而槩其所仕之國不輕留也是以二字承為之兆四句來兆試而道
 無可大行豈容終三年淹也淹則便非事道了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了蓋揚伯祥
 曰通節事只
 併說勿偏
 任行可
 三仕都是委曲將就去做去見行可原不是十分好底但看於季桓

重下二句見
 孔子委曲事
 道如此則交
 際之不當卻
 明矣且此章
 原借交際以
 發明事道之
 深情非以任
 止明辭受也
 融會了然

子三字便見時說誤以為大行不知此正是上節孔子仕魯時也孔
 子本仕于定公而茲言于季桓子何也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
 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此等仕
 路既不是逐流隨波亦不是操戈入室從地跌者漫地起也是于季
 桓子之意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晉接猶殷亦遇合之一時也于衛
 孝公公養之仕禹養猶陰亦遭遇之一造也何莫而非為道之心哉
 一說有倒重下句者謂際可公養正是諸侯之交際正與交以道接
 以禮三句互相發明蓋論任之正局只有個行可乃孔子在當時則
 行可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諸侯苟善其禮
 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之心何必回却以絕

研言張洞初

曰此舉抱關

擊柝作例者

恐卑貧不極

行道之責猶

洗割不盡也

孔子之為委

吏乘田是其

準也兩而已

矣舊說訓易

行道之机此孟子頌學孔子處參

為貧孟子見當時之仕者居尊享富而不行其道藉口貧任以自解故

發此論言欲貧仕則當辭尊富欲居尊富則當行道首云仕非為貧

也明見仕原是为行道的一口道破了末云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此句最重是發論本旨與首句應責入行道不是為貧任

致詳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節仕非李南黎曰仕非為貧句重看言仕果徒為貧乎哉非也暗合下為

道意特未露出有時乎為貧亦其出于不得已耳蓋道不得行即宜

引去但世亦有不得不仕不可槩責其去者故先為開此一路而後

貴之娶妻伴說輕看註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是兩事為貧全重

道與時違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辭尊馮猶龍曰辭尊居卑正為以辭富居貧辭字活看為貧那有尊富

節何用辭為此主擇仕之時自審當如此君子之仕以為道也至不得

已為貧須擇處卑貧於為貧之中而不失為道之意乃可居貧二字

是祿薄與為貧之貧不同抱關井大莪曰開柝之職不重在得祿濟貧重在此職易盡不至虛糜

此祿即是隨位以行道之心益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

稱言此外別無他事特說作着定能事較好然兩意俱兼得

研旨張侗初曰駟馬高蓋其憂方大命之士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孔子不鄙委吏不羞乘田謹覺嘗時季息無職不舉無事不修正

之理。證。焦漪園曰抱閔擊柝是一事。閔所以禦暴而守閔者莫重于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必泥。只是舉此為例。見不苟祿已爾。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眾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子曰義云此節見居卑貧之官莫如孔子孔子嘗為主倉廩委積之吏矣。彼其意蓋曰委吏之職惟在出納之際。提會分計之數。得其當則職盡矣。即道盡矣。亦嘗主乘田芻牧之吏矣。彼其意蓋曰乘田之職惟在高養牛羊茁壯長盛而職盡矣。即道盡矣。可見道與職俱。即位卑猶然。况高位乎。張彦林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即與

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官亦大官之積也故為朝廷做事者要隨分即盡苟失職望龍得龍望蜀念頭全不在行道即小官且不可居况大官乎真切可玩

了案碩太初曰士之分別

下言高言字相照必會計當總是委吏必牛羊茁壯長總是乘田此孔子之盡職處便是盡道處然為委吏止論會計為乘田止為牛羊此孔子之不言高處正是行道處可見朝廷之上無不屑為之官亦無有一官可以苟且為之而不必盡職者吾輩讀此當三覆思之。位卑表石浦曰位卑言高不先于罪者正以不盡本職之道而言超越于位外始難免侵官之罪即為貧之夫辭尊居卑正以此耳若立朝而道不行則位不卑而高文不能言廟堂之上豈齷齪之士所糊口之地故曰仕非為貧便有素餐之恥時說不言高正是行道未妥這只以言高句陪說

不託陳慈生曰通章責君待士重舉不重養曰不託諸侯曰不受賜只

祇也。德則皆也。若而祇之上不敢自同于君。下亦何敢自同于臣。君而賢之不惟當有養之之道。又當有舉之。道能舉之。則不必借名于周。能舉則又何必借名于養哉。故終之以堯舜而示則說痛快可釋。

折義節切玄曰。未為臣而受賜于上。如何為不恭。蓋士既未仕。方儼然以賓師自處。若受臣之祿。而又存賓師之體。却不。是倍傲了。固非分。未為臣而以臣臨之。君亦大倍。其有受有不。受分明不受。

是一不受祿。此一常祿也。自君之與士。曰賜。自士之受于君。曰託。非有二也。本章問答。想是居齊不受祿時。孟子之不受祿。實以君不能用。而以祿廢之。竟是要去。終亦不受其養。其答萬章。雖曰不敢當。請侯禮。與臣禮。分是如此。其意全在悅賢。不能舉上。及章再問如何。斯可謂養。因說繼餽。不將命而遂。及于堯之舉舜。主意露矣。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是孟子稱堯舜意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我。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以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不託。鄭太。白曰。諸侯出奔他國。非臣也。而以客禮自。及食主人廩餼。故曰。託不敢也。且。虛士無爵土。託出游人國。而未委質。則僭擬諸侯。犯禮之所禁。故不敢。○章以餽。即託。故因其不可託。而疑其不可受。不知士特有道之民也。若有周祇之禮。士當受君之餽。夏曆公曰。祇字。從亡。從氏。謂流亡寄寓之民。上孟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祇。字亦如此者。士比于流寓之民。則可比于流寓之君。則不可。註君待民之禮。以祇為民誤。○周季侯曰。章又以賜。即周故。因周之可受。而亦疑賜之可受。豈知賜是待臣之常祿。即託也。以尊惠下之名。餽則平等交際之名。士無常職。而受賜。便自僭擬于臣。故為不恭。而不敢受。

張彥林曰。此上三節。孟子之意。以為當世諸侯。既不能用我。就不該食其祿。其不欲受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比君。賜則比臣。便岐作兩層矣。不恭即非禮意也。

研直羅新所曰。子思不悅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此是大賢也。

立為仍慶曾子子思孟子皆是如此氣象。郭峰山曰。大馬畜役為不可明說出。君命勞已意。至下節孟子始代為發之。董思白曰。帝使數句。與前章不同。此處句。要點養字。九男二女。是養子內者。百官是養子外者。牛羊倉

張彥林曰。此上三節。孟子之意。以為當世諸侯。既不能用我。就不該食其祿。其不欲受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比君。賜則比臣。便岐作兩層矣。不恭即非禮意也。

曰若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若餽夏惟熙曰。子思見士雖止受餽。亦要人君餽受有道。乃肯受之。不然若繆公之亟問亟餽。子思必麾之而不受矣。見得餽若常繼。又恐勞賢悔而不餽。却又廢禮。總是不能養賢於卒也。卒字見發之。不

暴慶前此猶望其悟也。標使只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大馬在徒養上。稽首再拜。何等氣象。澁容自是。臺無餽愧。或有之。悟則未也。黃光甫曰。數將君命。固不是。絕跡不餽。亦不是。悅賢字虛。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養。今穆公之於子思。始則亟餽。終則無餽。非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安可謂之悅賢。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國君楊孩松曰。章疑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于賢者。必如何而後可。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且開其個人役供給件

虞是養之之
具上向是養
之之人俱重

數也。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却餽之意。以明已之所言為養君子之道也。全要見委曲尊賢之意。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

畝，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馮猶龍曰：以上只說養未及舉，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束以

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能養能尊，又見其能悅。只一意九男二女

百官則廩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備則繼粟繼肉不足言，舉而加

之上位則養又不足言，上位只說相位即徽五典納百揆之位，所謂

共天位也。若作禪帝位言便非常道。

證脈輔慶源
曰觀卷陳代
事知不枉道

不見。余謙吉曰：通章雖說士當自重，為士饒廉隅，寔重君不可召士上

在士則有禮有義，以役往則可以見往，則不可在君則為多聞為賢

以官召則可以賢召，則不可故首云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牒個禮字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牒個義字後以義路禮門

雙縮俱就不往見上說，所以曰是路是門。孔子往召時為臣也，以其

官召之與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文法正相照映，正發明士不

可召意俱是由是路出入是門處。徐自溟曰：中間所引子思是正說

所引虞人是借證意，非兩對通章。穩是明不可往見而責君不可召

意，循重不得分某處是士不可往，某處是君不可召。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送人之義觀
若公孫丑章
知不為臣不
見之義觀此
半則知賢者
行不可召之
義楊維斗曰
禮義只一件
守禮而行便
是義觀首節
問何義而孟
子答曰禮也
次節往見不
義而註云不
往見者士之
禮可見義於
禮門路門亦

是一件事由
與出入豈是
兩樣工夫

在國章疑士亦諸侯之臣何為不可見之不知以德則士以位則庶人

二臣字輕只重譖天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未赴彙征之途也如此發揮方有氣象禮也只是以布井草莽之分自安且謾說是自重此章問義而答以禮者禮之宜即是義之當處即是禮非兩件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二臣字是庶人自稱不敢見乃守為下之分而不敢踰越故曰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庶人王觀濤曰此庶人指士言召之則不往見之只在一召字生出下文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之役二句不平重下句

往役為義者君不知其為士也以庶人待之見以賤承貴役使之分得庶人之宜也故曰義往見為不義者君明知其為士復以庶人待之若往見便以道狗人失為士之宜豈得為義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且君陳慧生曰何為也哉根上君欲見之句反詰以欲見之意這一唱之節甚高大不則拘之於往役不往見之辨經之自守士氣亦不揚也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斷宜作萬章答語章所見不低而孟子遂接去大展門風語云士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就他欲見心事拆之此議論最發揚處也多聞與賢統就一人身上說自士之博學可倚碩

問則曰多聞自此博學去輔世長民曰賢當側重賢邊下文不賢人賢人只承賢字口義云孟子意以既為多聞便當師雖天子之貴猶不當召師何況諸侯既為其賢便當就見吾未聞諸侯欲見賢而反召天子之所不敢召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况可召與

繆公袁石公曰何以見士不可召昔繆公慕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曰古千乘之君能友一介之士何如蓋誇其能友士也子思氣槩甚

偉曰古之人有言且說是個事之云乎豈說是個友之云乎猶俗云汝曾見人是怎樣講來灑氣全在兩乎字這兩語游神曠遠若對繆公若不對繆公大似拄笏看西山爽氣時也孟子先着不悅兩字妙得其神若屢以事友爭反酸腐矣衍明云推子思不悅之意豈不自負于心曰以位言則子是君我是臣尊卑有定分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德言則子當傾心師事我方能取善受益何可徒與我友此子思意也夫千乘之君求與士為平等之交且不可得况可召多聞與賢使往見而反卑之與吾知賢者必不往也顏壯其曰求友不得二句非占地步泰山岩氣象可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通第之旃取
其質素而象
庶人之幽貞
也交龍之旂

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

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景公過云士若往見不惟抱愧子思且出虞人下矣昔齊景公田獵招

節 虞人以折羽之旌虞人守分不至景公怒其違命將殺之孔子美之
曰志士固窮雖至棄在溝壑之時其志不忘勇士輕生雖至喪其元
首之時其勇不忘搃只是辨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

夫孔子奚取虞人贊之以志勇哉取非其本分之招不往也此節是
借非招明不賢之召斷不可加于賢人耳重非招不重虞人勿以子
思虞人並看

皮冠 翁一獻曰此節以皮冠一句是答其問中二句對說招大夫句另

取其變化而
象士之利用
也折羽之旌
取其文煥而
象大夫內具
文明之德外
煥羽儀之業
也

點如云皮冠者田獵之冠虞人之所有事也故漫其所事者招之而
旌則非其招矣自虞人外有未仕之庶人招之則以旃庶人而上有
已仕之士招之則以旂惟招大夫則以折羽之旌耳旌豈虞人所敢
當哉要得聯絡點通法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改按通象曰
旃周尚赤通
用赤色之帛
別無文飾也
取質素之義
旂與旌亦是
用赤帛為之
但旂則畫以
交龍而旌則

以大夫黃貞父曰自繆公亟見至此節引証歸重而况可召欵與况乎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句餘俱輕看今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守
死不敢往以此推之若以士之招庶人庶人又豈敢往哉况乎一况
字要振得醒雖知以貴而招賤猶不失為尊其身也以賤而應貴猶

標以折羽帛
如加之飾焉
交龍者畫二
龍一升一降
取變化之義
折羽注于干
首有華采取
文明之義用
之各有攸當
又此士是已
仕者上中下
士之士非上
文未傳贊為
臣之士未為
臣則庶人也
有辨

曰這禮義即
是吾本心但
就制事上說
謂義有行止
意義切于人
事不能外
外此便一步
行不去禮門
就檢身上說
謂禮有防閑
意禮關于人
時不可遠
以此便出入
無所措但要
開說惟君子
惟字是何等

四書千百年眼

萬章

五

十七

未至於卑其身也。但苟非其招即優以異等而不肯往况乎弓旌不
貴於岩穴而欲馳一介之徒坐召豪傑而豪傑肯趨闕下乎
證脉 柳河東守道論云守道不如守官非聖人之言也官也者道之
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
各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以行吾道云爾未有守官而失道守
道而失官之事者也評虞人
以知道真淨孔子取之之意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
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欲見過云招賢本欲見之也欲見賢人當必有道或近而就見或遠而

聘幣可矣苟不以其道而召見之遠以阻其見猶欲其入而閉之門
遠以拒其入也此非士自高亦以禮義在耳就天理之宜曰義所以
化裁乎進退者猶路然事不能外此便半步不可行就天理之
節文曰禮所以防閑乎出入者猶門然時不可遠此便出入無
所措周季侯曰義路禮門者凡市井草莽大夫士庶人傳贊未傳贊
有官職無官職皆率循于此中而不容他託是曰路皆範圍於此
中而不容他置身曰門惟君子能由出入者惟其多聞能辨禮義之
幾也惟其賢能守禮義之正也小雅大東之詩云光明正大周行之
道即禮義大道其平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以為行即小人所視
以為法初未嘗睽孤絕俗但不肯輕往見耳這引証都是稟說大意

地步堂皇
絲毫欲假
借不能也第
此內都有盤
旋迴蕩千變
不離其宗之
旨蓋禮義中
然有許多周
折在引詩只
重君子所履
句正於明上
文惟君子三
字不必在禮
義上分疏

泥着路字側承便痴視者却顧之義禮義之為世坊也如此
子黎左嚴曰孔子非與見不俟駕豈非禮義與此不重疑孔子為非
重在因孔子而疑士意見孔子決無非禮義士何為以不見為守禮
義與當仕謂當仕魯現在為官之時召以官非召以士而孔子之不
可召復如故全要于應召處發士不可往召意只一個禮義官可召
士終不可召若說守已固禮義守官亦禮義則二矣表若思曰禮義
無定體亦無定用當為士時則以不往召為禮義當為臣時則又以
往召為禮義總要門路勿走錯
章一鄉
吳因之曰此直揭出友善全神不可橫一足心此章是友善圖也
圖欲表個凡例不得不畫層次其實無層次圖是死的機是活的善

泰異鄭申甫
謂此章論取
友之道全在
志氣趣向上
說我志向做
何等友便友
何等友志向
愈大取法愈
高如我之志
向欲做一鄉
善士則去友
一鄉之善士
矣欲做一國
善士則去友
一國之善士

會之則方寸中羅萬象一室內活千秋矣豈曰由鄉與國與天下而
漸進之以友古人者乎渾看勿析看斯得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
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一鄉 其大哉曰依註善蓋一鄉然後能友一鄉之善士云是同類相
求終其身不獲一勝已之友矣於斯字神情不合且蓋字全不妥細
玩本文斯字何等快捷還泛統人之有善者說一鄉一國天下而曰
之善士是善士自為鄉國天下利器斯友鄉國天下善士亦急就其
品而親之決不以我足心拒彼善机不是真要盡天下尋箇天下之
士來蓋就其人善之大小論也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如貪賈入市見

矣天下做此
重在我欲與
友意照下文
以交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
向者來鄉國
天下善士皆
其心中注切
望想如此等
人也此說本
疑問補其自
一鄉遂至天
下亦有不自
足意李南黎
亦謂以友天
下為未足向
正是立志處

與一鄉之善
士持身是一
例之法似破
的可從參之
證脈表了凡
曰昔孔子學
琴于師襄五
日而不進襄
曰可以益矣
子曰立得其
音矣未得其
數也又五日
曰立得其數
矣未得其理
也又五日曰
立得其理矣

物便收看斯字極妙此斯字直趕到尚論古之人方往提是取善不
自足之意漸進之說甚

辨曹允大曰此非教人友善要廣乃寫出友善神情迥現無已處以
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句是的眼明說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則其神
情直接往古來今可知矣余夷庚云此是孟子學孔子志願如是最
有參悟朱註謂善蓋一鄉方能友一鄉之說於斯字未免看喫力了
陳慧生有云細玩本文斯字以身取人是其理也門內有君子門外
君子至是其神也本文只就現成光景說得如此不介而寧不謀而
合標出神而理在其中矣非眼明手快不能体贴出也下節上論古
人處亦有個把柄正照着斯字關通自家人品不到此即與聖賢

觀面亦自當面蹉過了也上下節照映上要寔皆虛之口氣既澎拜
練實中不要沾滯下要虛者實之口氣既迴翔翻空不要浮泛能
反覆映看舊說亦無病但為通其得可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以友張彥陵曰首說個尚論古人下不知其人人字正打着古之人人
字論其世論字正打着尚論字知人論世不出誦讀然不論世不
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尚論字非評品有自相參求自相印證意
古之人三字當味古之人往矣詩書皆其糟粕而非其人也我不徒
頌讀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則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千百

未知其人也
又五日曰在
知其人矣願
然而長黜然
而黑眼如望
羊有四國之
志意者其文
王乎襄遜席
拜曰此文王
操也夫琴小
物也孔子因
而知其人心
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
豈稱能尚友
哉

世以上之人如同一堂精神意氣初無間隔而直與之俱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此之謂尚友而非止一世之士也尚論世亦在詩書誦讀上審究只是教他于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也尚上同是上交古人也不可作進其取友之道秘項仲昭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若以知其人為知其行幸之寔又是讀書考究矣先曰又尚論古之人則誦詩讀書皆是尚論中事然由誦讀而潛神冥會度包千古而陟降往來無時可輟直與古人覲面親炙于曠世之前是不徒取考究而直取其曠世之感矣噫微矣哉時說有以取法言者亦腐淺

問鄉

通章重反覆二字必忠君愛國之心可信天下皆神明終可易位

以延守祀去國以悟君心不則猶未可也蔣楚珍曰此固是論為卿之道然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胆蓋懷諫之朝自謂惟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不聽而致使重臣保易位之議忠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

齊宣王問鄉孟子曰王何鄉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問鄉

陳慧生曰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惻直到無可用情處然後可以議易位議去不則猶未可也又貴戚卿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亦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

意也。大過必是關於宗社存亡之過。易位正為宗社計。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李卓吾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以驗其善養浩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是用為善

勃然馮猶龍曰勃然變色訝其已甚之意。○權而謂之正者宗社之職。合當如此不敢不以正對所謂勿欺而犯也。○雷念菴曰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且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于張材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曹峨雪曰去亦所以感悟人主處即反覆進諫之心。

下孟十七卷終

